

佛

影

禁

刊

勢
望
寫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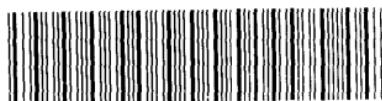
甲子春日

佛影叢利

李鍾珏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4581B

1612856

上海图书馆藏书

著者



泉 唐 陳 翠 娜 女 士 題 詞

一現憲宴 奉題 紅梵集

遼海負龍江天鳥鵠吐懷都左未跡文章寄
到茂陵扇特裏秋魂琴弦自嘯寒痕尺批

辰而是香早輕駕銅瓶前棘住人庭春

居戶紗來處向飛拂垂楊尚餘罷吹禪心清

習德既竟看如許斟漁涼大瘦玉箇傳人

吟作消魂語瘦付他商女年年一唱劉鶴江

詩題：春冉起紅梵集

躋蝶花大盈鵠舞海雲渺被春黏住叶入

屏山萬里晴天風暖春深誰道言詩意禪心商

吳劉雙宿白雲間東風大還春南懷天臺

垂下珠雨愁心向空空其一才華例受人

塵埃疾苦寒稀固陽升晚晴向料開明

才民与懷所付与向情威勝絕葉白面

河西山南射虎

翠亭書畫卷之三

泉 唐 陳 翠 娜 女 士 題 詞

金樓曲

奉呈

仲衡先生叢稿

徵
歌
詩
中
傳
有
美
也
羅
物
奇
字
通
一
微
摩
局
瘦
海
掌
上
乾
坤
一
尺
局
不
出
滄
海
今
昔

南
國
相
旦
紅
豆
東比西
兩
牛
頭
大
王
騎
桃
之
花
雪
宣
子
色
二
而

一
醉
東
向
脣
叱
叱
狂
風
顰
面
垂
鬟
嬌
言
李
白

千
年
仙
不
去
因
倚
詠
者
唐
辛
夷
華
竟
是
煙
懷
詠
釋
此
雙
城
青
女
歌
頌
殘
多
千
巒
直
云
石
莫
比
微
子
由

翠

翠都東望



佛影叢刊目錄

小蓬窩詩草

紅梵詞

橫波曲

箋衍叢鈔

紅梵精舍筆記

畫竹記

盜窟記

焚書記

懷福記一

懷福記二

易囚記

燈唇說集

韓愁杜嘆錄

鬱金堂上

郵袋中之祕密

如此西湖

教育家的嘴巴

神祕青年

我爲俠客

一夕狂歡記

剪裁集

序一

余涉獵詞章。鮮窺靈寢。曩在年少間。一爲之。每苦心手舛。迕弗諧於聲音。調拘綴。動乖乎律辭。與意相違。反長與短。相雜糅。久久弗工。垂垂將老。遂焚子雲。少作並芟。東澤綺語。匪避庭筠。詭名實同魏收藏。拙停楮。輒墨。亦旣有年。比者哀樂因人。飢寒驅我。長安索米。執戟自憐。風雪長途。星霜漫易。不無淒感。之懷。用有呻吟之作。偶將耳食。薄寄心聲。變亂以來。文字淪替。天地頓隘。啼笑胥乖。新體勃興。舊遊睽。目每念空。梁燕落。輒嘆庭艸。無人自願抱殘。誰爲起懦。近聞海上顧子。有佛影叢刊之輯。詩詞歌曲說部筆記。彙爲一編。李陵握手便是。河梁桓伊邀笛。未須子夜以彼例此。殆同一轍。昔孔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盛衰之感。當有知音。我所思兮。豈惟並世。爰書短引。以稔當來。甲子春。桐城劉蟄叟序。

序二

我友佛影雅善琴書。嗣音元歎。覃精經史。繼業甯人。賦鬻長門。聲蜚漢苑。辭陳香草。豔啟楚騷。由來久矣。茲次其所作彙爲一編。顏曰。佛影叢刊。長楊羽獵。上戒畋。遊亡是憑虛。下述居邑。詩成桃李。汝士才。

高曲辨。琵琶季倫義遠固已。文華錯比詞采。昆皇又復托雲龍說。迂怪吾知鳩鳥媒。娥女有似緣情豐。
隆求宓妃無非寄意。嗟嗟士不能選入圭璋治襄君后。賢良對策政事陳疏復不能檄豫州諭巴蜀。耀
並日月。奧爭鬼神。徒以魯殿託情擬豪家於西都。洞簫流詠侈甲館於東儲。亦可哀已然秋聲解賦早。
擅鴻詞湘澤工吟復馳鵠譽。後有著述當益恢張。此特泰山一毫芒。江河一支派。云爾闕逢困敦之歲。
姑洗月。朔古邦。鐵冷謹敍。

序二

夫文章者不朽之業也。微論經史子集足以徵世運之盛衰。闡事理之精靈。卽詩詞野乘里巷歌謠亦必有可存之道。其至者紀事方物。窮神盡相。可以驚天地泣鬼神。次亦本其喜怒哀樂發而爲聲。百世之後千里之外。讀其書如見其人。然則天下至貴者無文字若矣。顧學者殫畢生精力成一家言。豐於才或嗇於遇。遂致淹沒弗傳。大可悲也。下走有鑒於此。特與小麟子。褒諸子創刻心聲。雜誌於海上。並延顧子佛影爲撰述所著。諸稿極爲社會所推許。近復集其舊作詩詞歌曲。說部譜談詩話筆記之屬。輯爲叢刊。推行於世。使好學之士得一觀摩。參考之資料。紙貴洛陽。固可預卜。不亦盛哉。不亦盛哉。甲

子仲春桐城劉豁公序於海上哀梨室。

序四

情必達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我友佛影癡人也亦趣人也其爲文章恣肆洋洋不衷家腐儒見之舌撓莫能下若夫詩詞小品則又悱惻姍麗十九皆閨幘兒女之言近聞其稍親梵典而仍未能免於綺語之戒則情之累抑才之累也甲子春又有叢編之刊爰弁數言周瘦鵠序

序五

少年讀書而著書可乎曰可少年著書而刊書可乎曰不可夫吾人讀書不能無疑疑焉而不折衷羣籍以定其是其爲疑也終不釋矣吾人讀書亦不能無思思焉而不獨抒已意以求其安其爲思也終不達矣故欲釋疑而達思者固有取於著書也雖然天下之學業無止境者也今日視之以爲是明日視之以爲非矣今年視之以爲工明年視之又以爲拙矣若有所作卽以付梓他日雖悔而欲改又奚及乎此古人之刊書所以有待於身後也顧子佛影與余同年同學且同嗜詩古文詞暇日出其所著詩文雜著數萬言問序於余余曰子將刊書乎佛影曰否我將就正於有道耳離羣索居無所師友疑

無與析奇無與賞故欲藉鉛槧之力以收切磋之功也余曰若然固以刊書爲讀書者也持此志也讀書可著書可卽刊書亦無不可遂樂而爲之序朱奇大可

自序

紅梵精舍在扈水之陽星雲貼楣花竹塞戶上人年十三四挾啼笑以居之上人讀書栖栖抑抑撫燈輒呻展卷若忘然其冥也百靈與之徘徊歛息忽聞齊梁之馨隱几若有風霆之聲孤芳入襟瑤愁媚枕萬籟號竅蕩焉而弗甯於是六賊氏之星精過而憐之曰甚矣子之憩也我聞西方有聖人者眉如重黛目如流星莊嚴寶相現金粟身厥名如來如來身高八萬由旬其顰有光曰智慧光上九天下九淵莫不燭也幽仙之民莫不浴也維子窒於情勞於物塊然以喜憎然以憂如蠶繞箔莫得其緒此無明之病也無明不明微斯人其誰與歸上人聞之曰嘻我將籌諸我守尸之神然而守尸之神弗能爲上人決也則春之花之秋之月之焉則上人著書書不盈尺而有啼笑之痕或曰上人障矣乎或否法喜上人自序

題詞

題佛影姪紅梵詞

顧冰一

詞人老去吟红豆（芷卿伯祖以红豆句得名佛影爲伯祖之曾孫）又喜文鈞試鳳雛爲誦當年工部
句汝身已見睡成珠

題紅梵詞

許醉侯

九曲珠心一縷隨春蠶織繭成絲泥犁馬腹甯辭却舊夢零星寫已癡

題紅梵詞

張恂子

練裙百幅界朱絲玉怨花啼到處癡已是薄魂銷不起珠喉猶唱顧家詞
空山法雨洗鉛華不逐纖兒事狹邪祇恐仙人來丈室袈裟容易著天花

題紅梵詞

謝林風

靈氣龍庭鬱未開鮫人有淚月初胎女兒冰雪聰明語都到詩人腕底來

霽北香南底處尋玉纖飛怨上瑤琴讀騷飲酒尋常事歛抑狂心拜玉岑（君論詞推吳蘋香爲清朝

閨秀第一玉岑蘋香自號也)

瑣窗寒

陳翠娜

題紅梵詞

遼海黃龍江天烏鵲壯懷都左末路文章寄到茂陵眉嫵裏秋魂琴絃自淒淚痕一尺桃花雨是香草離騷銅駝荆棘佳人遲暮庭戶愁來處問幾樹垂楊尙餘飛絮禪心綺習濃豔竟看如許料淒涼吹瘦玉簫任人聽作消魂語漫付他商女無愁唱到隔江去

綺羅香

前人

再題紅梵詞

騎蝶花天盟鷗萍海夢影被春粘住卅六年多在情天深處漫打點詩意禪心商略到鬚雲眉嫵暮東風吹起春潮漫天咳嗽下珠雨秋心何必重數一寸才華例受一分淒楚淚點依稀圈滿斷腸詩句料淵明無限高懷聊付與閒情一賦也勝他頭白關河西山閒射虎

金縷曲

前人

題佛影叢刊

顧況詩中佛。有無邊羅胸。奇字盈箱怪筆。騎象鳩摩。看渡海。掌上乾坤。盈尺。看不出滄桑。今昔南國相思。紅豆雨比西天禪。夢桃花雪空與色。二而一。醉來忽向蒼虬叱。怪無端狂風驟雨蠻箋嫌窄。李千年仙不去。因綺語者番重謫。畢竟是塵懷難釋。斷髮一緘青女淚。負奇書千卷黃公石。莫比做子由瑟。



小適窩詩草

南匯顧憲融佛影

孤憤三章

好人莫若街頭丐。好色莫若鳩盤荼。好劍不斷佞臣舌。好酒肯飲相如爐。贈君驅石之鞭兮逐日之戈。
濯足滄浪兮晞髮陽阿。祖龍猶視八千歲。鬼民之血腥綠不飲呼。荷荷恩仇白日午。開門大笑青山多。

遺山一死梅村立。兩代妖氛產詩傑。咄咄董史之筆偏不容。令我仰天顙首拍案嘆奇絕。我嘆未已奇更奇。忽然豎子成名千載垂。大筆搖搖小筆舞。虜廷長跪稱觴作賦不知數。

因果因果。因果奈何。妖魅殺人佛點首。崑崙雲王高峨峨。今日明日寂寂去。眼底英雄亂如雨。君不見歐西禍水浸天下。帝網重重刦東亞。

題顧旬侯宗丈梅村雅集攝影

香光一去三百年。小樓月淡青娟娟。蓉屏寂寞鷗夢冷。荒城流水空潺湲。春魂一縷東南至。臘破前村。

遠妍媚。小砦雞聲仙吏還。矮牆鶴影詩翁醉。詩翁者誰虎頭公。嘉賓東閣如雲從。白鬚紅鳥坐長嘯。拂衣手展南華筒。提籃提畫有二子。少年豪興如花穠。陳君陸君共趺坐。子聲敲落南天鴻。蹲者觀局立觀畫。三子胸中驪珠挂。局中人共畫中人。風雲腕底爭存敗。少遊公子子喬仙。竹葉一杯詩百篇。幼輿三弄石髮瘦。東山紙帳生寒煙。尙有數子被花裏。花前小立花底坐。或者攀樹或折枝。古鐵輪囷壓纖朱。霧鬢風鬟嬌不成。玉簫金琯吹無那。嚴氏雙珠興更賒。笑憑花擔煮雷芽。銀鑪火沸雞蘇佛。仙仗香挑萼綠華。更有傳神耀華客。能攝花魂與詩魄。鏡裏鬚眉拂拭青。畫中枝葉離披碧。爲感鴻泥誌盛遊。題名再續蘭亭席。况復花開一刹那。俯仰往事皆陳跡。回首薰風到六橋。年年風景又蘭橈。村城六月無煙雨。紅藕花中試晚潮。

蘇州聯合運動會祝詞

吳天月落胥潮迴。姑蘇臺下圍場開。錦靴窄袖好結束。離菊怒綻秋雲摧。銷煙吐碧雙鴛子。塘外輕雷呼夢起。拔山客去蒼龍啼。亞東睡獅今醒矣。君不見赤城霞落三山頭。霓裳雲錦天孫愁。花蠻小部森行伍。鳳簫鼉鼓軍容稠。鼓掌鼓掌復鼓掌。但願千年萬年無時休。

輓金陵中學校長美在中

風雨滄溟勵十洲。卅年此地寄蜉蝣。長遊好練先生瞻。說法能顛頽。豎頭歸路戰雲愁。墨絰荒山仙祀嘆。箕裘秣陵魂返桐廬道。松柏年年聽未休。

奠玉華最是悽風撼檜鐵。虛堂猶誤曉鐘譁。

江口

雲晦片帆還。風遞一雁寒。秋聲警羣壑。雨陣困孤巒。王氣慘如血。天痕青入欄。夕陽工繪事。染得釣竿殷。

殷。

秣陵懷古

釀秋風急雨絲斜。碧殿悽涼吊暮鴉。湖上豔魂啼夜月。井邊古恨著春花。棋從勝後偏多劫。國到亡時祇出家。千里壞雲愁極目。屠龍志願向誰誇。

大雪用東坡北台書壁韻

散花天女舞腰纖。裝點江山試妙嚴。詠絮人家微中酒。餐蔬風味勝調鹽。橋頭去住依棠暖。驢背勾留借笠檐。何處紅樓眠未醒。羅浮夢裏曉風尖。

淒涼梁苑喚寒鴉。不見君王駐綉車。新味籬邊肥蕨菜。冷香屋角瘦梅花。孤山鶴冷忙營壘。四野鴻哀慘喪家。填盡嶮巇嗟未得。懸崖百丈路三叉。

周孝侯讀書臺

三吳靈氣鍾姬周。前有公瑾後孝侯。公瑾揮麈赤壁赤。孝侯拔劍蛟龍愁。天生膂力未弱冠。爲州曲患一無賴。閭里爭傳三害名。乳虎南山蛟北瀨。異哉鄉人敢一言。孝侯聞之耗精魂。解鈴還是繫鈴者。謹謝父老歸故園。沈吟慷慨拂衣去。虎穴龍潭勿容慮。手殞二憾補前愆。從此折節守我素。太息屠刀放未能。兩朝恩澤一身膺。艱難早已辜先帝。忠孝何嘗許。貳臣絕頂聰明絕頂癡。鴻毛一死寸心知。縱教卻敵能如意。那及東風破魏時。吁嗟乎。風流神勇兩千古。生氣家門亦虎虎。入洛文章誤。此身先生作俑真。何苦風雨荒台瘦。繭魚入門展拜我。欵歎人生憂患。何所始。最是英雄誤。讀書別有嬪娟近玉宸。年年裙屐此親親。合教民國椒房傳。添個生龍活虎人。(時宜興旅甯同鄉會即設其址)

七夕詞

紅牆邇迤花冥冥。天風戛夢愁瓊玲。芙蓉五萬墮空碧。絲魂織出雙鶯靈。雙鶯宛轉靈槎去。微雲疏雨知何處。別意何如銀浦長。香盟尙憶驪山語。傷別悲秋仙夢顰。紅蘭開落女兒身。可憐帝網多專制。何奈天心更不仁。璇機雲錦三千幅。不織鵠鵠織孤鷺。綠綉圍成碧漢寬。紺綾桂比秋雲薄。朱鳥窗深種台歡。合歡舊跡記依稀。人間偏說天孫巧。作嫁年年計已非。陳來蝶盒真癡絕。天妒機心不如拙。細鬢花顏儂自憐。瓣香祝罷秋魂溼。秋閨兒女悄憑欄。手把輕紈淚暗彈。樓上腰肢新樣瘦。柳稍眉嫵去年彎。一年容易黃金少。不怨逢遲怨逢早。除却今宵一度難。月明滿地將離草。螢影涼摧絡緯喧。瓊墀立久黯無言。盈盈一水清如劍。不斬離情却斬恩。九州大錯三生鑄。相思鵠背天涯路。修到神仙鐵石腸。神仙况被聰明誤。銀虬泣露露脚寒。犧背小搘青瑣玕。三十六天夢何處。千年萬年啼闌干。

百花生日過鎮江登北固山遊甘露寺天風冷冷大有仙意歌以紀之

夸父驅山山北走。百折蜿蜒逼江口。五丁一怒來鑿之。剗作巉崖指牛斗。軒徐石磴路百盤。長風跌蕩天門寬。青琳重疊壓山脊。白雲如絮粘危巒。佛珠冷化天酒湛。當年漢殿羣臣歎。甘霖如雨赤眉至。昭

華銅輦俱灰塞。一台突厄俯天半。萬古秋濤瀉浩漫。山川四望相鬱繆。紫髯大耳逐鹿亂。雀屏一矢定三分。押衙鹵莽坐長歎。阿瞞翹指周郎愁。大錯奇緣鑄神算。我今吊古思渺綿。豪情直欲排座綠。李唐趙宋慌忙盡。此峯前勞猶歸然。登臨極目烟水遠。金焦左右相娟娟。英雄兒女潤禪意。笑我詩筆空糾纏。詩人千古亂穿掘。六字平章勢亦崛。彭郎指點小姑看。如此江山合首屈。（寺壁有天下第一江山

六字）

大慧

大慧如春風灑然。綠萬化冥漠。義皇人厥心好。以暇而乃滄波涼。而乃白日夜圓饑。一點血禪風擾王。霸得失啞然笑。此夢幻且詐。心靈世界開。黃金世界謝愚者。惡者喜禍福。謂可嫁禍福可嫁耶。帝嘆曰。嘆嘆。

洒酒一首

洒酒淋漓玉骨涼。春霆跋扈萬花狂。繡旗大將邊風夢。細柳神蹄野蕕香。冀北星辰常厯厯。海西肝膽益荒荒。郎家鐵淚兒家血。灌出相思豆子雙。

丙辰雜感

手撥紅雲懶。紫闈願齋簫劍試。仇恩河山沉。瀝胎靈氣宇宙歲。渺鎮國魂萬劫千生作。情尉癡風頑雨掠。香樊筆花舌血都無恙。如此蒼生敢憚煩。

自搨銅琶唱懷儂。泥犁多少可憐蟲。殘香憑弔誰家淚。情史收場昨夜風。白菡萏參清淨相。紫羅蘭發自由。紅書生奇氣消難盡。醉摘春星繆碧空。

歲除

華燭金樽醉幾回。懵騰簫底廿年來。隨車殘草歸鴻夢。當檻奇花去鶴栽。懽喜我廬非骯髒。蒼茫彼岸尙徘徊。明年但祝高堂健。手酌春風第一杯。

到家四首錄二

迎門弟妹笑相呼。入室傾裝喜氣酥。五妹聰明忙問道。南京板鴨帶歸無。圍爐午夜共忘眠。活火銀鑪煮雨前。一種離情言不盡。依然鄉語十分圓。

竹垞詩意四首

小瓣梨雲染額鮮。長眉畫出月娟娟。銀鈎字膩減雲葉。金樓詞工響雪絃。種到文蕪微醺。拈來紅豆
鎖纏玉鈎珠箔。低低護昨夜春寒被酒眠。

茉莉香膏淺淺敷。無端雙醫總凝酥。偶提隱語回頭笑。陡憶伊名脫口呼。掩抑每憐瑤瑟冷。娉婷可奈
舞裙紵琳瑯。一幅桃花紙。小閣拈毫記。得無。

清愁打疊鎖眉根。雨雨風風怨幾番。春水羅裙湔酒污。香沉繡帕搵啼痕。珠簫寶瑟悵悵夜。碧醴紅梁
淺淺溫。滿院殘芳鸚鵡睡。自攜鴉嘴瘞花魂。

荔蘿如雪誤微詞。絕代莊嚴七寶姿。下謫霓裳珠絡索。上清法曲玉參差。雕闌雨細看花久。畫閣春寒
放燕遲。洛水驚鴻空想像。陳王賦筆總堪疑。

寄淑羣滸墅關

春星簪髻上征驂。風雪頻年翠袖譖。有壻才如不羈馬。知君心是未眠蠶。戲搜今古成眉史。細敍庭幃

作塵談夢裏。家山無限好。夕陽萬樹擁柔藍。

紅樹青山遠接天。危樓倚罷一潛然。畫眉兒女空前輩。照眼干戈憶小年。小住飈輪相悵望。分飛霜翼

各纏綿。遙知別後腰圍減。忍把羈愁寫錦箋。

輓安亭朱仲夔

汝泯愁魔比道高。禪關不破不能逃。淋漓真氣留詩筆。大隱先生亦自豪。
清談滾雪古鬚眉。記得論詩跡。偶隨惆悵人間幾。青眼寒窗忍檢舊題詞。

(去冬先生題拙作紅梵詞)

有香到寒窗。雪壓梅句。)

此鄉文獻凋零矣。令我高思歸震川。側耳畏壘亭下水。晚風衰草獨潺湲。
平生未讀憇窩記。明鏡非臺悟者誰。奠翁一杓六泉水。爲翁說偈翁聞之。

天台橘枝詞四絕即呈山農丈

江上霜風暝色催。千林誰羨火齊堆。十年飽識瓊漿味。那及天台橘數枚。
解識文園病可醫。小窗纖指費尋思。沁心一縷微酸好。正是香銷酒醒時。
山人久不餐烟火。如此園林自足誇。飢鳳來時應有約。分將一片赤城霞。
風味自然殊竹肉。坡翁當日最思之一。瓢潤我詩腸否。更爲先生唱橘枝。

綠珠怨

犀鉤戛玉敲玲瓏。蹙金孔雀銀屏風。春風吹入羅綺囊。海棠欲睡嬾惺忪。綺筵照花花顏紅。捲簾露出桃李容。側身交步迴鶯鴻。春衫鬢錦承玉葱。欲笑不笑流雙睞。聊爲君壽進一鍾。霓裳妙舞來蟾宮。主人豪興如酒濃。長鯨一吸四海空。太白已死君何從。千年一醉猶忽忽。吁嗟盛宴難再逢。笙簧月冷閒煙蒙。滿地殘蟬曳晚鐘。

將進酒

天風沸雲雲欲墜。南山種蘿東山醉。紅牙女兒十三四。銅燭無聲夜光膩。酌君酒君莫愁壺中春滿人。間秋揚雄老死新莽哭。劉伶不作承平謳。君不見御廚白鹿調青酥。酡顏天子籌兵符。又不見沙場月黑將軍臥屠沽。燕市拔劍長嘯歌烏鳥。

偶得

時事四首

蕭瑟霜華老。酒樽薄。寒猶自怕黃昏。茗旗歇。後爭堂靜。一片殘鴉欲掩門。

北風獵獵捲旌旗。落日湘雲有所思。故國自濺花鳥淚。舞亭誰動兔狐悲。天亡垓下驍。焉逝寇逼睢陽。鼠亦飢。寶界三千塵劫過。繁華消歇雨如絲。

眼前白日去。堂堂堠火乾。時萬木僵。金粉河山餘。棘莽蓬萊宮闕散。牛羊亡。秦浪說存三戶。誤晉終難恕。八王一片寒潮作。嗚咽重溟西去月蒼涼。

爭把秦州作汴州。風雲雙闕接高秋。臥龍車騎猶堅壁。擒虎樓船在上游。豈有桃源供避世。更無蟻垤可埋憂。成名豎子今安往。忍令神皋有脫甿。

哀猿千里夕陽邊。極目惟看鳥道懸。久說珍珠棄嶺海。又教金鼓滿漁川。閨牆面目恬無恥。磨盾文章老更圓。如此年華太蕭瑟。何當散髮曲江船。

題秦亮人先生花間攜竹圖

竹山山下竹林竹。夜夜籜龍叫寒綠。阿誰攜之步瑤天。晉宋風流更絕俗。祇疑稍稍綠尾騎。里兒何期扶出太古之鬚眉。芙蓉芳蘭開窈窕。粉陣香園最妍妙。翁之來兮顧而笑。翁言花開花落自年年。何如此君瘦骨凌秋烟。虛懷自沐德。勁節風霜堅。金樽檀板非我意。只此青筇醉堪倚。花者膩友竹師誼。竹

指心禪花在鼻爲翕圖出看花攜竹之仙吏

澧溪秋柳詞

躡地煙絲與恨絲。村溪處處費尋思。分明門外風和雨。寒食梨花燕子時。
樹猶如此我何堪。點點歸鴉落水隈。一自鄉園怨蕭瑟。誰青眼送行來。
粉綿飛盡板橋荒。瘦影長堤列數行。已逝韶光未歸客。不堪又蘸四蹄霜。

輓濂溪岳母賀太夫人

笙鶴忽忽返玉京。萱幃香冷月空明。人間血淚泉臺笑。一樣嚶嚶喚母聲。(內子淑羣沒已二年)

東床情話憶喃喃。省識慈顏幾日纔。半子深恩終負我。傷心綾餅有空函。
定有雲駢迎阿母。願將消息語嬌兒。爲言薄倖平安者。只被秋風明鏡欺。

雜感

簫聲欲哭霸陵原。牋有殘陽下宿垣。掩面西風作何語。天南猶有未銷魂。
蒼江雲葉碎於愁。散髻何人號狎漁。已有西施歸越網。將軍何苦不扁舟。

寄婦

崇蘭閼幽馥。紱珮渺湘漢。雛翮亦未舉。神鷹笑佛幔。桐風忽驚心。諸籟盡煩亂。大塊偶噫氣。此氣一何
悍。老杜腕疾動。歐陽耳力貫。碧篆颺瓶笙。紅簽卸几案。青鳥遲不來。妙心苦難按。攬鏡自唏戚。顏色去
弱冠。弱冠多殷憂。飢驅獨流竄。吳霜促華髮。京塵染征襟。流光一以逝。蕙氣變昏旦。相彼枳棘叢。何爲
久羈絆。天涯有園宅。歸去足棲玩。園亦匪精幽。宅亦匪華奐。門前秋水闊。門內春花爛。物態俱蕭閒。生
意自流漫。署此借隱券。守之樂衍衍。

斗室

斗室狂塵老。薰香薄異名。亂星隨筆走。黃月擾帷驚。之子宜青史。而翁有綺情。東南金粉盡。一笑眼波
橫。

妄意復起更得一首

寂寂仙雲散。中庭鳥自啼。悔垂紅燭淚。誤約碧山樓。惜誓文都冷。飛花誅亦悽。拚將珍重意。銷與兩眉
低。

無絃琴

相對東籬十指寒。調孤欲覓賞音難。義皇以上人應解魏晉之間客。始彈伴我酒懷宜更淡。拓君詩律儘容寬。奏來別有冷冷意。海水天風一例看。

醉袖攜來不染塵。石床霜重一橫陳。菊花無語真知己。嘉客忘言是解人。剗盡六根知妙趣。息除萬賴悟形神。從教參透淵明意。吩咐良桐作爨薪。

題許瘦蝶衣金粉雜橐

著到莊生劫後書。惜春心事十年疏。斜風院落春歸處。猶夢桃花扇子無。
零香墜粉送華年。瘦影春塘合自憐。想得探寒深巷裏。盤鴉鬢子曉風前。
飛瓊本是太常仙。褪盡金衣嫋未眠。欲寫彩雲詩百首。自研珠露研紅箋。

丁巳長夏香光樓宴集兼祭邑中前輩詩人賦此記事

繡佛樓頭啓綃軒。清流滿座共傾樽。庶羞再拜諸靈笑。沙雁孤彈此味玄。竹葉杯澆名士家。藕花香顫女兒魂。可憐鴻爪千秋會。記取銀塘舊月痕。

範金

範金合鑄女蘇秦。點屐何緣接笑嚦。我向南雲重稽首。蠻花蠻水一時春。
軟紅簾畔話滄波。親許天涯耳鬢磨樸朔。一雙筆雁小誤爲比翼。便如何。
亭長亭短費商量。複壁輿圖特地張。我比東坡更蕭瑟。謫來僑耳又何妨。
夢中雲水太迷離。畫裏花枝宛宛垂。聞道藐姑仙子語。後車薏苡惹人疑。

雜感

燈火殘宵忽自嗟。一痕粉淚曙星斜。無邊歲月催黃葉。有限心情數落花。濁世誰憐羊叔子。青天苦憶
婉凌華奇才如海。隨金盡又聽荒郵動曉笳。

再過吳門有訪不遇

空塘夜仄鯉魚風。咫尺吳天誤綺蹤。桑柘別來仙子宅。天桃新建女兒宮。綠蕪淺夢愁千疊。細雨輕寒路幾重。卿是張星儂。是角玉繩。低處怕相逢。

簫史台荒不可臨。花簾燈火待追尋。囀來荳蔻兒時味。展到芭蕉病後心。寒食梨花無奈節。送春杜宇

斷腸吟。金闕門外東風急。吹瘦蕭郎淚一襟。

遊仙

雲車星架兩迢迢。一角紅牆夜寂寥。最是霓裳歌舞罷。碧蟾如斗墜簾腰。
百丈銀河瀉碧虛。偶擊蘭槳盪飛蘆。釣來東海雙紅鯉。腹有仙郎尺素書。

題百美圖

清露瀼瀼月滿庭。低鬟何事立伶俜。琵琶欲語忽不語。怕被枝頭乾鵠聽。
記得休文六憶詩。樊山補闕憶行詞。絡珠小繖銀羅袋。都在臨歧一瞥時。
迷藏牆角悄無聲。女伴來時嚇一驚。惟有檀郎儂不嚇。天生小膽是書生。
些子柔魂不可扶。昨宵初試祕辛無曉幃。一晌惺忪處。便是烟籠芍藥圖。
南浦春波接蔚藍。送春留影亦何堪。儂身若化玻璃片。要把郎心一例嵌。

壽朱粥叟七十

燭燭南星照斗躔。養空誰見地行仙。駐顏大藥雙弓米。壽世高文小硯田。百里耆英推軾轍。兩朝貞隱

數光宣者。番樽酒懷京兆。燭頂蟲祥發古妍。

三百篇餘甲乙詞。詞壇白戰一偏師。染髭禹錫聞微嘆。散髻東坡見逸姿。繞戶芝蘭雲自在。杜門風月鶴相知。二廉亭外秋如錦。喜約嫦娥進一卮。

壽顧蘭洲七十

杯底龐眉綠。花前笑靨紅。橫江聞鶴唳。入座有松風。腰脚老逾健。金錢散不空。我宗誰可慕。卓卓此仙翁。

南極星如斗。奇光射海隅。鬚眉濡酒綠。肝胆照人癡。庭戶榮蘭桂。林泉入畫圖。黃花同一笑。開到傲霜株。

甲子新正第五夜與恂子聯句

夜雨梅花帳。春燈燕子箋。洗愁憑酒力。挑蠱有詩權。佛影屢粉香初褪。鬟雲夢自煎。屏風三十六。抵死不成仙。恂子

且祝長生果。休闌薄命花。酌春披卯酒。銷夢煮丁茶。佛影翠墨舒。眉繭紅絨壓。鬢鴟低迷。華燭下。飲袖

答陳小蝶三首即步元均

藏山舊願壯無成。抵死難爭一隙名。酒市騰驤才子筆。倡樓歌哭女兒箏。畫屏春水難爲別。明鏡秋霜大可驚。忽憶東南奇氣盡。低眉我欲話無生。

旃檀香篆散窗棱。多念彌陀我未曾。司馬可憐猶作賦。東坡何事不爲僧。黃蘿苦筍要妻守。豔想穰愁惹。佛憎夢裏華蓋天。一尺扶搖肯許借南鵬。

誰羨神鷹羽翮豐。於今忽做信天翁。薄魂歟那依金粟。紅淚蒼涼瀉玉鍾。儘把佯狂逃世累。漫將短計悔途窮。造諸苦業由身意。但願來生作晒蟹。

附原作（惆悵詞三首即佛影）

未經情劫佛難成。無計捐除薄倖名。北寺聽鐘宵見月。南樓催燭夜調箏。花間有約期常改。身後無名夢亦驚。潦倒樊川舊來意。青衫何以慰平生。

男兒生世本觚稜。如爾猖狂得未曾。未必能爲三語掾。何當去作十方僧。士安窮達能知命。人在

風塵便可憎。世味猪肝原是累。看他籬雀笑鵝鴨。

屠沽從古起新豐。幾輩能爲折臂翁。劉伯生前惟酒德。王贊老去是情鍾。官嫌五斗都爲累。才有三升便易窮。駿馬美人來有例。天公竟可作癡鶯。

薤露曲

外戚盛建權女士南匯大閘鎮人蚤歲肄業上海啓明女校卒學校執教城東女校及馬良將軍家塾癸亥春與余同受新加坡南鐸報編輯之聘束裝待發忽復以故中止旋應立羣女校教職下秋又改就南京暨南大學受任未逾月肺疾大作歸後益縣憊延至今春二月初旬竟卒年二十三歲女士工畫精英詔尤長於交際性絕亢爽有丈夫氣南都士夫固多稔其名而欽其行者英年殂謝殊可哀也爲作薤露曲以弔之

瑤臺一夕豈風起湘瑟冷。冷怨春水挑燈欲賦斷腸詩。惆悵桃花守紅死何處飛樓弱水西蘭因。翠果說低迷銀奩却月眉初畫金柳梳雲髮未齊。書堂姊妹誰清異女兒生帶男兒氣。蚤歲能知燈蓋聲髻年偏識怯盧字寫韻臺前筆滿箒慧心更擅畫圖工玉梅淡冶紅蘭蒨點入吳縫總不同。纏徒小鳳初成翼蛾眉便有飛揚色油碧朝朝文讌多。眼前國土皆相識。拚擋圖南又。一時蠻荒風景費凝思。看山。

合共徐霞客。一舸琴書載。夢隨夢中瘴。熱蒸林麓多。買銀羅製裙。幅複壁與圖。取次張地名。一一都溫熟。漁陽忽報戰。雲馳消息傳。來雜信。疑解道。青山愛留客。漫拈小草怨。將離將離花謝。青山瘦。漸漸雙眉失奇秀。藥裏文簫各可憐。南枝何苦生红豆。红豆春深到白門。白門煙月太愁人。鶯聲院宇頻催夢。柳色河橋易斷魂。飛龍骨出纏綿透睡淚。淋浪滿襟袖。息影還隨海燕歸。捧心祇向東皇咒。續命湯乾沒藥煎。曇花小劫廿三年。輕塵短夢疑何世。碧落黃泉亦幻緣。幻緣應悟蓮臺偶慧業。銷沈餘短碣。一點無明帝網張。春蠶作繭悲難脫。我懺空王法。自參菩提金鏡澈。中邊爲君多念彌陀佛。來世應生無想天。

輓安徽程學慈女士代俞韻娟作

楊柳書堂夢似煙。爲誰揮淚聽鵑玉棺便是紅蠶繭。終古春魂自起眠。（女士爲江蘇省立女蠶校畢業生曾任安徽女子職業校蠶科主任）

繡螢來時月未闌。越山青對越羅寒。可憐擁髻煎燈夜。猶當西湖小極看。

珍重彌留一語酸。傷心鳩鳥總欺鶯。豈無同氣親。兄弟叔寶心肝亦大難。（女士臥病於上海某醫院

疾革時其好友某與其弟夜竊衣物遁去)

憔悴江湖一病休。女兒身世怨靈修。不須再作招魂賦。碧海青天我已愁。

敬題外曾祖盛可圃公遺像

翁畫竹。風蕭蕭。翁去遺萬竿。六月霜風寒。兒來外氏竹未殘。護兒魂夢俱平安。夢中偷折一枝去。呼龍種向瀟湘渚。

敬題外祖小圃公遺像

兒瞻翁容兒心忡忡兒若肖母宜肖翁願翁福兒長無終

代夢笙舅輓從妹建權

天涯兄弟渺愁予。蹤跡頻年比雁疎。我自風塵老車轍。難忘一札大雷書。
天將磨折付蛾眉。朔漠南荒運屢奇。數遍我家諸姊妹。木蘭原是好男兒。
秣陵花草秣陵愁。一夕飆輪一夕休。太息蔣山靈氣盡。黛痕如夢不成秋。
空齋壁鏡認真吾。遺翰猶留一畫圖。回首冬閨呵指夜。人天辛苦爾何如。

介紹心聲雜誌

心聲雜誌爲寒雲林屋鈍根豁公四先生所編輯撰述者尤多當代知名之士卽不佞亦爲擔任長篇社會小說一種按期刊載供諸君子車唇馬腹遺睡之需（佛影白）

心聲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
「心心照相館」

每期三角

半年（十二期）三元

心聲價目

全年（廿四期）六元

紅梵詞

南匯顧憲融佛影

鳳凰臺上憶吹簫

寄鴻範杭州

綠草西湖豆紅南國。懵騰兩度春殘記。鬱金堂畔打槳人還揮手。江天如夢盈盈處。小袖雲霞平生願。
銀河雙穩壁月雙圓。慳慳錦魚風急。千萬字相思寄也徒然。只丁甯珍重勸道加餐。有日桑麻難犬更攜取眷屬神仙同消受烟波畫船竹石林泉。

長相思

風滿欄雨滿欄。一樹殘花啼杜鵑。不啼難上難。情綿綿意綿綿。夢裏行雲去那邊。小屏山外山。

疏簾淡月

丁巳八月初四余二十初度桐露乍零桂香欲引懷人顧影百感紛集遙想胥潮迴處汽笛鳴時定有人斜倚紅樓爇一瓣香爲儂祝嘏也賦此寄之

簾兒疏處笑天亦懸弧蟾牙乍吐彈指年華還被西風吹誤香名未飲琴心住數蘭因幾分悽楚牀頭拊劍燭邊掩淚雁聲如雨嘆何日雙棲雲渚圍棋賭勝綵絲分縷酒餌茶糕付與粉羹親署只今旅夢多蕭索苦難尋楓江桑墅係稀見否花陰羅襪瓣香初炷

眼兒媚

題畫屏秋思圖

輕簾半截上鈎纔蕉葉響瑤階屏山當面闌干背後人自天涯支願何事懨懨甚玉腕懶慵抬雁兒消息夢兒憑據一地胡猜

蝶戀花

初過滸關

一角情天媧笑補打疊眉彎攔住愁來路奇福是天私付與分明苦盡甘來處覩見傾鬟前又竚低澀鄉音坐並蘭肩絮約種柔藍三萬樹青裙縞袂消魂汝

慧舌犀心都已許妙曼言詮合是莊騷註朱鳥窗前花半舞含羞聽到寒暄語拋我流光容易去去

歲來時鉢約恩恩誤辛苦今番須記取橫波盼斷斜陽路

臺城路

再過滸關

村溪不分流紅早遊馳再番來繫麥薺新塍桑楸舊徑換了桂花天氣屏山縱蔽想牡蠣牆頭儘伊凝睇漸近珠窗樓心縹渺篆烟細頻年雁郵忙遞笑司闈奴熟訝儂名字大雅宜馴鶴嫋能舞漫道蓬山雲祕茲遊塘記總別後思量見時驚喜今夜歸鞍夢魂何處避

浣溪紗

蠟殼窗寒鏡閣虛淺吟側醉總憐渠羅衫紅凝淚模糊斑管修簫閒譜令冰紋炙硯夜臨書迴文消息近何如

彩鳳裙飛誤曉霞四禪天遠碧雲遮屏風柔曲夢些些卯酒魂銷蝴蝶縣丁簾春叢牡丹箇小詞新

選浣溪紗

水調歌頭

買得七香組。只是繡嬪娟。蘭因麝果多少。撥起舊情禪。花滿茶檣。酒幔月滿江橋。水柵便欲刺。吳船暝色拂鷓影。燈火鳳城偏。山水癖兒女福。儘纏綿。前塵草草三載。紙帳夢魂牽。好趁桑津蠶月。待把蘇船米筋。仙眷畫圖添。且囑青鸞去。佳約莫輕傳。

浣溪紗

花壓簾櫳酒滿壺。斜風小院半人無。紗衣天氣雁兒疏。種出綠楊低似柳。結成紅豆小於珠。薄魂銷盡病相如。

高陽臺

淑羣由家赴校道出梁溪以手製鵝油糕見饋作此謝之

綵縷繩鬆銀彊匣緊。紅酥細透春香藥裏文。簫問誰搗與瓊漿殷勤如玉煎。茶手料呵寒一晌忽忙要安排渴病文園餓病劉郎。食單親檢翻新製。道調脂粉總費商量。巧樣玲瓏可憐紅比斜陽天涯難辨愁滋味。盼雲厨甘苦同嘗甚時間雙勸霞觴共醉柔鄉。

洞仙歌

峭寒幾日滯天涯。行色鉢約勞伊苦。相憶怕鬱天。劫換鳩鳥欺鸞還。寄與一簡梅花消息。姑蘇城外住。夢醒江楓重。畫旗亭酒家壁。倚枕餓飄零。碧海青天這豔約。怎時圓得。只燈火樓心預先尋試。招取離魂小屏風側。

到門嘶騎。乍鴦衾寒破。明月懷中霎時墮。道相逢驀地。乍見翻疑却不信。昨夜夢兒真個。笑啼渾不憚。小握柔荑扶入雲房並肩可方寸。小韋囊替整歸裝。還幾度。詢儂勞麼更搜索。柔腸話寒暄。只陣陣銘魂口脂風過。

瑤臺鳳侶是人天佳偶。攜酒園林此番又。向朱欄照水翠檻眠。雲消受那劫後鶯花梅柳。沈香亭上坐。欲借丹青畫取鴛鴦永廝守。未忍拂郎心半晌遲疑。終究是賴伊點首只軟語叮嚀。要珍藏。怕春水池塘又教吹皺。

將離花發悵空桑三宿。自寫蠻牋已盈幅。替虞姬作傳謝女鈔。詩祇博得巾幘才人轆。服翠樽勞苦勸。一疊陽關樂譜新。翻斷陽曲願化作菱花長伴妝台儘。消受眼緣眉福。怕別後相思沒人知。拚醉倒羅幃盡情歌哭。

高陽台

題雛伶黃翠芳演少華山劇爲朱大可作

鶯舌能圓。蟾眉解逗。十三疊錦韶華。小朵癡雲。何心緣到天涯。筆邊世界。僭騰裏。况梨園一剪柔懷。燐香點點。銀星逼吐瓊花。芙蓉帳外。春魂冶。怎東風薄倖。吹老胡麻。搓粉光陰。自憐。還自憐。他金爐永夜。同呵手。恨靈娟牒譜參差。最消凝。朱十風流。倚醉紅莎。

賣花聲

端陽

池柳倦拖黃。低護魚倉。粉綿吹盡。暗萍香。燕子多愁。鶯又病。沒個商量。樓館晝初長。蜂影敲窗。生涯忙煞小蠶娘。梅子大酸桑。太薄無奈。端陽。

南樓令

巧樣小霜紈。晴峯千萬攢。試覩毫玉鏡臺寬。仙寺松陰留一徑。待明月照歸鞍。離緒惹無端。圓絹自寫看。怨銀床。鴛夢清寒。莫道今宵閒半刻。聞不過是闌干。

臨江仙

春送送。春人去。後苔痕綠上迴廊。繞廊竹子近瀟湘。窺人廊外月猶明。雪衣嬾。惆悵褪紅窗。六扇爲誰掩。過昏黃。書籤針匣耐思量。橫波留一寸。不管斷人腸。

滿江紅

蘭陵寓次作

燈火層城煙樹外。我來何突。償不盡詩逋。酒負情場風物。客裏吟懷如水嫩。晚來醉醫思花渴。想眉痕應有幾分同。窺檐月消不盡。相如渴歸夢杳。梵音歇。曠河山容我苦尋生活。玉雪修成才子婦。細桃妬煞東君妾。只鴛衾一樣怯。春寒宵來魘。

南歌子

烟雨春將息。園亭客倦迷。隣家蝴蝶也。雙飛欲買今宵好。夢賤如泥。影事翻新曲。私衷託縵詞。庭前開遍野薔薇。便是不成憐愛也。思伊。

浣溪紗

柳抱湖樓倚碧虛。看山谷與人俱。墨羅裙幅歛還舒。旅記三宵勞擘畫。郵箋一載費臨摹。恁般字

跡。肖郎無。

絲雨絲風抹畫幙。銀燈如雪夜厭厭。笑啼無計諱雙尖。角枕溫存花朵一臂紗。疼惜豆痕三十分。幽語被池絳。

釣船笛

致臉暗涼侵。風咽語香如霧。坐近湘妃榻。子背小年詞賦。窺人月子未曾圓。替把流光數。閒過批杷時節又十三四五。

多麗

己未春暮過白鶴江有晤

小江村粉牆絡滿紅蘅柳絲邊。獸環靜掩降階乍識飛瓊話。鄉閭新蹤共寄傳。名姓舊跡猶繁煙絮迷離。風燈厯亂少年羈旅此時情莫不是天寒翠袖一例也。飄零空惆悵。荒溪有鶴孤館無鶯。記年時容娘語我讀書曾共深更捲湘簾清吟攤卷挑銀燭幽怨調。等愛國芳心拿雲奇氣河山織手許同撐。

怎禁得相逢此地。疑夢復疑醒。還留待畫眉歸去共話前盟。

行香子

春水歸船。香雪征袍。又恩恩節過櫻桃。相逢一笑。莫負今宵。話匡廬烟瀟湘雨。廣陵潮半墮鴉脣。半顫蘭翹嫩光。陰薄茗初燒。離愁一點。何處輕拋。在綉床肩銀燭背。畫簾腰。

消息

電話

縱隔紅牆。能傳碧落。蓬山非遠。響到鸞鈴。移來鳳牒。耳鬟嘶磨。慣小纏糊。處迴身重閼。祇怪春雷驚斷。甚相思無從說起。還賴一雙牙管。分明當面愛而不見。多事紅絲牽糾。囑付千回。因緣一線。做個同心功願。尋消問息。如蘭吹氣。應般幾番留戀。只防伊些兒道着。惹人覲窺。

望江南

支離骨。一陣峭寒驚。病似秋潮常有信。藥如春雨太無憑。愁理玉韁笙。

祝英台近

夜沈沈。雲漫漫。悄起看河界。暗祝心期。拜罷又重拜。生憐露屨欹花風鬟側。月怎禁受嫩涼如海。鉢盟在。試尋一帶銀塘。蓮葉未全敗。雙槳來時。衆裏有人暎。只今朱雀窗前玉鵝屏底儘寬褪研羅裙帶。

蘭陵王

小窗格。塵滿茜紗怨嘶。閒庭外疏星耿涼。數點悽花忍重摘。玉笙和恨炙。遮莫瑤情減却。如今不思伊怎休。幾個黃昏沒將息。依稀小眉碧。記坐近蘭缸。清話難得。灑香霜袖勞親擘。更繡被烘罷。狸奴去後。僂人淺笑自脈脈。這歡悰都擲本寂伴愁客。牋嵌影單彊尋夢。雙屐簾鈎顛處斜風入。誤環珮歸也。迴身猶覓酒醒燭。施淚暗搵袖已濕。

醉太平

塵埋鳳靴。香銷翠窩。柳花庭院。風多正獨兒睡那。芳華半蹉。心期半訛。丁甯燕子尋他道。清明又過。

卜算子

寶瑟十三徽。泥撥紅酥子。生怕梨花情性偏密。語溫存久。飛白騎人歸否。幾兩試茶風半臂。新添後笑問。西家蝴蝶。

浣溪紗

桂帳餘陽熱未殘。橫陳珠襪褪雙鸞。癡蚊纖掌避應難。
半熟茶端唇外試。半薦花卸鬢邊看。生憐偷得幾分閒。

三姝媚

錦囊駄細馬聽鶯簫聲長。好教遊冶小柳迎人便學他青眼解窺簾罅。別後光陰添了你幾分嬌雅千種離情。半盞茶時怎生勾卸。惆悵芙蓉拋謝。感一片蘭言向儂溫藉水樣浮名漫累伊貶了明珠聲價。帳轉思量總不是相逢未嫁。惟把無題詞句歸來細寫。

江城梅花引

那人從不解相思。比紅兒勝紅兒抱月飄烟。一尺小腰肢。堂下簸錢輕似燕。禁不住坐人懷暈雪肌。雪肌。雪肌費猜疑。簾又垂燭又移。問也問也低問。與玉漏何其。今夜長卿渴疾要聊醫。銷盡柔魂多未得。還只倩筆尖兒供養伊。

浪淘沙

二弟自法國來函云巴黎城上飛艇飛機往來如織偶一登之其樂無窮因賦二詩寄呈阿兄
并索和也羊角風輕駕片槎亂穿雲漢轉天涯月明滄海留孤影風急星河犯玉華紅葉秋江
驚宿雁夕陽春樹墮殘霞何年飛降桃源境雞犬爭喧電部車輪機穩速近來精式樣新添齊
柏令雪閃高山探虜窟雲橫古壘動危旌虹橋露重五銖冷月殿光微片翼明回首茫茫烟霧
綠不知何處是瑤京報以二詞

隻艇大洋西笑汝能飛冶然列子是耶非指點綠楊城郭近道是巴黎雲壓小眉低回首淒迷吹簫
拔宅待何時我本大羅天上客何限依依

銀漢晚潮收料汝曾遊神仙終古恨難休試摘白榆錢十萬借與牽牛何處響颺闌玉宇瓊樓高寒
願汝少勾留轉棹若逢丁令鶴寄個詩郵

金縷曲

唁沈山靈悼亡

溼透青衫袖最無端鸞離鵠別敍分鏡剖從古寶囊雲易散何況瑤台佳偶悵春到荼蘼開後一片紅

鶻留不住。遍青山。啼得東陽瘦。酸切處。怕回首。年時我亦傷春夠。數新詞。弔花哭月。十之八九。須信才人多薄福。更不如君還有。只幾見白頭嘶守。嚙淚看天。何夢夢試相攜。同把靈關叩。返魂術可知否。

高陽臺

庚申春莫重過游墅關作

劍淚彈空。琴心負盡。餓紅又墮鬢。天瘦馬殘衫。劫來何處。留連遊宮卅六容。人叩盼銀牆。險陡依然。只年年窄綠雙鴛。不到苔邊。嬌鶯記共芳姿。小怎書聲一串。觸耳清圓。忍俊蘭姨誤他裙褶。都向夕陽紅。慣飄零樣隔房山。螺髻猶偏。問人間宿草春芊。可似蠶眠。

憶舊遊

九月十八日獨遊惠麓寄暢園

正苦魂剗碧棠。淚堆紅蝶病銷黃。寂寞登臨感。縱名園秋好。已過重陽。坐我知魚檻畔。萬綠靜生涼。記作對蘭輿。冷泉去日似此風光。紗窗試齊拓。鎮濶葉無言。紛撲琴床。莫認分攜處。怕野雲古柳。還寫明妝。牋把一襟愁思收拾到詞囊。更旅店今宵孤衾醉覓癡夢長。

遇陂塘

送冰畦伯之吉林

讓離情嫩寒如酒。替人又餓秋去。銅章一吏金河外。十載鬢絲吹絮。南滿路看雁底。關山信美。誰之土塔名甯古。問一集秋笳。黍禾唱徹。消得醉魂否。江鄉事付與故園鷗。侶逐初且自休賦。車唇掣取雙鷁影。添得膝前笑語。應惜取只倦羽天涯。別有悲秋句。何時重聚向蘋島。溪頭縑塵浣了。商略荳籬雨。

減字木蘭花

有寄

紅妝季布敢問別來無恙。否得壻休瞞燕子來時我已諳。蘭言在耳。那料心期成逝水。北香南苦憶狂花十丈縹。

戀繡衾

戲示肖梅

山頭月子黃。復黃倩魂馳。燈火那廂嫁一個酸和靖。笑梅花太欠主張。眉峯檻外悽然綠。比當年褪了遠長。找蝴蝶低低問。帶簫聲飛在隔牆。

壽樓春

用梅溪韻

惹蜀箋餘芳。正輕綃約釤微響。芸窗記送素心人去。衰柳殘陽。緘鸚舌。拘蓮腸。怨何戡。年時清狂。看兩
翅頽雲半襟零雨。薄病不勝妝。江南路。屏山長。逗相思寸寸。吹漏簫腔苦。念低篷短燭。有客神傷。辜
佳約。拋柔鄉。嘆不及月子隨郎。且醉倒爐頭。風來黃花搖暗香。

蝶戀花

慘綠春華如逝水。漠漠孤蹤。嘗遍辛酸味。酒國邊陲。騰鬼氣。澆愁那覓靈均淚。自古侏儒能飽死。如
此頭顱碌碌因人耳。斗大長沙何足齒。安能鬱鬱長居此。

浣溪紗

人似幽蘭得氣先。不將脂粉污清妍。薄寒况是養花天。願化汝箋瓶一個。一生廝守鏡臺前。黃昏時
節鎖相憐。

蝶戀花

萬樹垂楊垂不得。若個紅樓燕子曾相識。月膩風纖無氣力。有人樓上初將息。一道銀河清且窄。天是男兒也有憐花癖。我本情場無閱歷。年來做了王安石。

青玉案

清明歸途用東坡韻

濛濛一徑楊花路。是流水隨儂去。野岸荒灣誰與渡。幾拳癡鷺那時曾識。立在春歸處。家山容易看。
春莫驛壁模糊舊題句。欲浣青衫愁不許。斷腸聲裏者番重聽簫鼓前村雨。

南歌子

艷詞

腰裏鵝兒帶。眉間燕子巾。笑語畫堂春。木蘭原不是女兒身。座上人如月。筵前月似銀。坐久作微呻。
一庭花失色。纏爲薪。

衣是秦紈製。衾宜蜀麝薰。放誕恣相親。莫愁銀燭短。儘館魂。名士論斤賣。於今值幾文。此語酒邊聞。
樊川同一笑。舌教捫。

定西番

擬溫庭筠

秋信長門金闕蓮漏定。翠帷開響宮槐。訴與海棠休發。綉伊雙睡纏。此意隔牆黃月不能猜。

荷葉杯

擬顧夐

金雁遼陽初到。書渺陌上柳差。玉兒愁小解。相思知。摩知。知摩知。
一片空江烟浪。春漲江上好行舟。楊花作雪打人頭。愁摩愁。愁摩愁。
翻瓊那回低勸。嬌媚淺笑整羅裳。微開茉莉鬢邊香。狂摩狂。狂摩狂。
正是雛雲覆額。初覲不語背香篝。粉光融處臉波柔。羞摩羞。羞摩羞。
宿淚暗銷金縷無緒。門外亂鶯啼。綠陰如幄鬧紅稀。歸摩歸。歸摩歸。
欲剪離愁難斷。春半差夢去。相尋梅花無恙。報書臨吟摩吟。吟摩吟。
錦帳嫩寒如水。休起枕畔。驛香肩。夢中猶是倚郎眠。憐摩憐。憐摩憐。

彈冷。一等金柱纖指燭影亂如潮。玉顏紅隔酒觥搖。嬌摩嬌摩嬌。
白袷征人年少歸了。酌罷送春杯。鷓鴣山下畫船回來。摩來來摩來。

三字令

擬歐陽烟

春草草。事綿綿。晚涼天銀燭下。鏡屏前引簫風窺。燈月共無眠。忽然惱。有時憐。是瓜年相思夢。嫩如
烟。雁程長。鶯路闊去郎邊。

祝英台近

酒微消。燈欲晦。兜上夢中事。拂拭吳霜。清淚亂星墜。遡來颯颯雙眉寶。等樓下。夠幾度沈吟憔悴。感
知己長鄉賣賦。金多未要十分貴。洗盡燕支花草。有真媚。便教鳩鵠欺鸞。泉麻誇錦。更何處惹伊裙袂。
一鳶風三尺絮。鷗夢忽驚破。踢臂來時垂柳爲低舞也。應嚇鼠名高典驕懷惡。儘顛倒悲歡情緒。和
卿住門前。草似人長。門外白雲古。收拾詩巢猿鶴不輕侮。分明桃粥餳蕭忽忽過。却又聽到數聲蛙部。
紫羅臺青雀硯。楚鏡臺畔拘煞檀奴安置不容亂。興來幾筆騷蘭數掌頑石試補上繡窗同看。乍

來。慣。此。鄉。幽。似。溫。柔。流。光。暗。中。換。捉。搦。迷。藏。鸚。鵡。隔。簾。喚。輸。他。屢。小。欹。鴛。巾。長。綰。燕。笑。一。樹。好。花。狂。顫。
暮。雲。輕。人。影。小。相。對。峭。寒。峭。天。樣。紅。樓。明。日。隔。烟。森。歸。期。纖。指。頻。掄。月。圓。月。缺。有。雲。外。嬌。嬈。偷。瞧。太。
熒。焯。閉。門。竹。影。蕭。疏。瓶。笙。沸。茶。鎋。私。語。些。時。瓊。姊。不。來。擾。妙。嚴。寶。相。無。方。珠。嬉。卸。了。裝。一。個。漁。姑。能。宵。
掩。齊。紈。拋。楚。簾。薄。病。鑄。依。黯。嬌。怯。心。情。妝。罷。翠。眉。歛。殷。勤。杏。酪。牛。羹。郵。車。頻。饋。更。無。柰。不。教。多。啖。
髮。垂。鬢。瘦。來。抱。月。纖。腰。一。尺。幾。分。欠。盼。遍。音。書。菱。鏡。只。愁。攬。漫。言。客。裏。狂。奴。今。番。憩。矣。負。幾。許。蛾。眉。肝。胆。
好。花。殘。明。鏡。缺。廝。守。已。三。月。情。更。改。場。春。事。到。鶯。鵝。傷。心。嬌。喘。沈。時。斷。霞。明。處。剩。數。語。丁。甯。長。訣。泪。
空。咽。負。心。不。斬。男。兒。天。意。復。何。說。夜。夜。蕭。齋。啼。遍。杜。鵑。血。從。教。焚。硯。椎。琴。拗。蓮。搗。麝。怎。解。得。這。重。冤。結。

溪溪紗

南翔古猗園題壁

竹。樹。屏。圍。一。座。幽。紗。衣。人。上。小。茶。樓。浮。生。半。日。可。容。偷。 飢。鳳。不。來。春。草。草。涼。鶯。欲。睡。夜。悠。悠。徘徊。細。
覓。舊。風。流。

金縷曲

金陵道中

瘦馬還相識。又馱來。清霜古道亂。烟斜日馬上。征衣西風冷。欲控青絲無力。細認取個人顏色除却眉棱些兒地。早平生。英氣都消失。鞭指處。古城黑。年時湖海傷飄泊。好金陵山溫水膩。久違遊屐是度重來山靈笑。風景何曾異。昔只何事獨成悽抑。一把柳絲垂垂老。向漁陽集裏愁難拾。襟上淚不須拭。

蝶戀花

登清涼山掃葉樓題壁

萬綠藏山藏不去。樹樹西風逼出秋無數。一座危樓山托住。米家畫裏無尋處。眼底幾重城堞古。六代興亡說甚憑。和據掃葉僧來應。不語蕭蕭樓外聲如雨。

惜紅衣

將入楚作用白石韻

送鵠迴潮教鶯避日。一箏風力拂拭春空。愁來兩眉碧。紅塵冠蓋誰解憶。江關詞客岑寂。萍底舊漚滯樽邊消息。羣芳巷陌粉履銖衫閑歎。亂塵藉。烟帆忽渺故國洞庭北。料理楚蘭悽調付與雁奴親歷更夢中。纖手低指大姑山色。

惜紅衣

入楚不成羈滯甯垣心魂依黯更成此解

禪味逃虛雄心蹙日淺消醒力萬變滄波征衣飄愁碧遙山暝赴奈幾樹鵠聲留客魂寂涼雨短燈墮阿蠻香息十年繁陌何事狂踪浮名一時藉天涯咽念水國路南北強把一痕詩夢歸語白雲尋歷怕寶箏樓下悽損玉梅顏色

解連環

用清真韻

錦緘遙託憐荒波稚柳冷春綿邈掩網戶欲對清樽恐江上杜鵑怨情啼薄舊院秋千晚風打夕陽繩索記高樓暝語碎剪夢雲療別無藥洲邊怕生蕙若况飛霜鬢底飄雨眉角肯忘了簫局溫香把水樣孤衾待總推却多少相思拚寄與故山紅萼猛天涯遍尋不得斷鴻下落

朝中措

茗花扶影散虛廊簾波流夢長危欄烟柳墮昏黃翠樽雙淚涼叢笛老畫父荒羅帷生玉霜十年衰感向殘唐何人知斷腸

阮郎歸

蕙爐香裊曲屏邊。閑夢繞秋千。粉管擋殘芳訊。碧簫悽損華年。羊燈收盡珠簾下了一種懨懨忽憶辛夷風底玉纖彈瘦鷗絃。

洞仙歌

曲瓊窗底覲嫩晴光射蘭息猶沈錦帷罅把獮兒喚去。嬰母稍回却不禁翠尾一朝閑話十分憐惜處羅帕新痕晾在花陰舊時架擁被幾惺忪綺夢回時放一桁簾波如瀉道做了檀奴要勤修便掃地焚香有何疑訝

菩薩蠻

玉鉤顫綠雙溪霧鈿蟬釵股凝香墮斗帳熟紅櫻嬌眸膩似鶯明眉痕宛轉清

夜鶯啼綠雙溪霧鈿蟬釵股凝香墮斗帳熟紅櫻嬌眸膩似鶯薄禡遮翡翠替卸訶梨子燭焰斂風纔鏡屏無數山

蟲蟲涼結。缸花冥。瞻娘生小。聞秋病枕角。惜餘歡微馨。護若蘭。歡多銷病骨。欲避還癡絕。千二百輕鶯教他一例瞞。

落紅記得秋千底。綉鴛涼露濃於水。今夜抱伊眠。^{入懷教細憐}。媚蘭香乍醃。却惹維摩感。取次祝眉稍。工愁要福銷。

八聲甘州

隔紅簾啼損畫眉兒。開簾暮雲垂。有茶煙弄暝。桂香惹夢涼。月絲似藥爐。當日半臂忍寒時。無限銷魂意。銀燭能知。欲問碧山舊約奈。蠻娘悽怨吹入參差。只江潭柳色何事總依依。祝簫心再休惆悵。怕淮南雞犬爲伊癡。還凝聰有秋聲處。都是相思。

齊天樂

雙十節感賦

南雲湖雁都疑夢。關河未隨秋老。蜃市嬉燈鰲山走馬贏得歡遊多少。重陽尙早奈幾度銷凝。洛塵盈帽指點樓東冷。楓葉葉情誰掃。庚郎暗繁愁抱中原迴望眼。一髮青杏岡上花黃。隴頭月白解說長

眠也好。生涯草草。怕明歲依然砌蛩能料收拾。雄心酒罍和淚倒。

小重山

高髻當門耐晚涼。一雙箏雁小傍伊。行湘蘭媚絕楚雲狂。金樽底重與訛殘妝。密徑暗塵香。臨邛歸計。左悄商量含嚙指點遠山長。誰家瓦。今夜有微霜。

浣溪沙

南城半閑社錢秋雅集

偷得浮生一半閑。東籬容易晚香殘。韶華惜取再來難。
共雁同還。

綠鬢欺人宜白墮。黃花笑我也酡顏萍蹤喜

小重山

小小珍叢小小枝。是他親簡與去鴻知。四廂黃月似當時。襯桂薄愁絕。露華滋夢重。覺來癡江南垂柳爲君垂。柔波遠流不斷相思。

掩斂鏡中眉。蘅蕪香

減字木蘭花

藥煙歛夕隔雨蠻春眠小極箏語樓西夢裏梁園曬蝶衣滄波瀉淚滯我塵樊終已已何處孤蓬悅鳥猶花路萬重。

高陽台

春遊

芳艸黏裙遊絲冒鬢荒溪不礙春陰酥雨前番鳳轡挑菜曾障狂鞭拚逐東風遠奈珠鉗零落難尋蹠園林啼遍紅鵑喚遍青禽沈沈欲問春消息怎楊花繆淚吹逗簫心望極吳波斷腸人在江潯解鞍莫負金樽淺換韞裘且自抵斟漫愁吟扶醉歸來蝴蝶橫簪

沁園春

新美人足

仙子凌波愛好天然娉婷畫中愛壓金斜疊瑩瑩六寸傍簾淺露楚楚雙弓羅襪宜寬霞裾不礙束縛何嘗到個儂銀燈燉怪香釣情眼刻擬偏工花前量取春風道比並檀郎總不同只月台聊步一般輕健雲鬢點拍直恁春容屏角憐娘爐唇讓姊馳上金梯帶乍鬆凝思處問幽階昨夜底事苦封。

綺羅香

詠紫羅蘭化妝粉

碾月成硝烘霞徹絮幾兩暖風春透。迎團鑾珍重綉匱之右漫挑撥驚燕釵梁怕沾惹舞鸞衫袖最憐他纖掌搓融晚妝樓上兩眉門妝成何限嬌舊記取芳名好色香俱有笑說渠儂也似紫蘭花否消受到寶枕橫時收拾起金盆饋後驀忘却鏡履星星阿侯搬弄久。

高陽台

梁溪楊令弟女士塑製大觀園模型

裝點烟霞剪裁鶯燕春風縮了柔鄉小樣亭台繞伊尺咫銀牆絳珠枉道歸離砌相思猶住瀟湘認啼鵝綠瘦紗窗黃褪斜陽分明一掬梁溪水問溶溶底事學做迴腸幾日深閨費他心手商量個中結構知何似似齊梁短豔文章怕傷春吩咐蠻娘移過西廂(此型將歸美國博物院)

鷓鴣天

白日開箋報翠禽斷腸芳草滿江潯薛蘿苦作家山夢蘭杜空爲水澤吟茶味釀酒痕深暮愁如髮

動簾陰長鴻往跡和誰說悔盡鴟夷一夕心

浪淘沙

自題斜陽烟柳錄說部

側帽暮雲黃老我詩狂飛花和夢撲空江劍氣簫心都莫問一例迴腸往事怕思量草草柔鄉翠樽咽淚四絃僵况是危欄憑不得烟柳斜陽

凡中堂 叟鬻書例

劉蟄叟將軍以名將兼爲名士（前清優貢民國陸軍少將）書法尤得北碑神髓世有慕將軍名而願得其法書者請視下列潤例

聯

四尺以內兩元六尺四元八尺六元

條幅

每兩條作一聯算

中堂

加倍

匾額

每字兩元字大逾尺者倍

冊夏名刺扇面

每件兩元

潤資先惠半月取件

收件處上海北京各南紙店

橫波曲

南匯顧佛影

南南呂送內兄周鴻範返陽羨（用桃花扇眠香譜）

臨江仙

一夜蓮塘鴛夢逗。醉鄉輸與溫柔歸。心如水向東流。不須桃葉槳。便上木蘭舟。

一枝花

客魂銷已殼。昨夜還憐戀腰圍。都只在今春瘦。細數歸期。恐落雙星後。料應開笑口。織女牽牛細把相。

思根究

梁州序

陌頭楊柳春深紅。豆算你不會辜負誰憐王粲。今番獨自登樓攤書清晝。剪燭深宵寂寞君知否。何時花底重攜手。莫忘天台舊阮劉。且飲盡樽前酒。

前調

青衫紅袖多君成就做了一家郎舅人生福分算來絕似拈鬮偷香韓壽玩婦高柔衣鱗勞親授謝庭
風絮年年有可許天涯互唱酬憑仗你雲情厚

節節高

休嫌絮不休且勾留。勸君更盡樽中酒。分襟驟無限愁。難寬宥。青山兩岸眉兒鬪。一聲珍重還牽袖。只
我今宵擁孤裯。屋梁落月相思透。

前調

荒鶴動遠隙。且歸休。畫樓早有人停繡。迎門候珠嚮羞嬌懷逗泥兄。偏說兄言謬。清風明月郎家富。恰
喜柴門枕清流。湔裙水學他年皺。

尾聲

填成一套維摩咒。舊愁中又雜新愁。簫譜勞他弄玉修。

南仙呂入雙調有序

玄武湖爲秣陵勝地湖中五洲多植櫻桃每屆立夏前後櫻實俱熟千樹離離火齊星燦名媛雅士

輒買棹來遊。洲人卽摘以供客。蓮萼洲有湖神廟。湘鄉曾氏所建。風亭水榭勢極幽邃。今茲亦稍稍替矣。樓上下皆設茶座。尤慕履所萃。集僕自丁巳以來。萍蹤飄泊。不獲與湖神把晤。忽忽五年矣。是歲毫筆重來。又逢春暮。生涯老草。風景依稀。湖水湖雲相見。有可憐之色。樽邊按拍。黯不成辭。

步步嬌

一幅湖光如圖畫。春去難留也。鶯花夢短些。忙煞遊驄。日日無閒暇。辭別過莫愁家。四蹄兒又早到鐘山下。

醉扶歸

你看漁舟個個泊汀沙。禁不住洲邊語鴨譁。罨長堤一帶綠陰賒。嫩年華怎忍把東風嫁。摘不盡離離紅豆遍天涯。早難道樹枝兒也有些相思者。

皇羅袍

好是斜陽欲下。去湖神廟裏喝盞清茶。疏疏簾子捲晴霞。迴廊屈處欄干亞。春山一抹雲霧斜。春人一簪花。遮柳遮小眉峯。同把那愁來卸。

好姊妹

多少個女書娃容裝。鬪華薄羅衫。暗噴蘭麝。問前頭。胡蝶幾時認得他。相逢乍。你珍珠十斛。今休打。俺早是覆沒了潘郎。果一車。

尾聲

耳邊廂聽熟興亡話。好湖山不堪遊冶。只索要拜上湖神歸去也。

南正宮

錦纏道

月昏黃。聽譙樓良宵未央。悄地下華堂轉迴廊。前頭便是柔鄉。慕瞧見仙人。那廂不分明離合。神光挨近墨羅裳。又索要幾番偎傍。把玉貌細端詳。真個是可憎模樣。更銷魂在幾縷口脂香。

朱奴剔銀燈

吉丁當風搖珮璫。是家常淡淡梳妝算。今夜相思願定償。莫再說良緣多謊。幫忙謝花陰。臥龍情凜儼。些兒聲響。

雁過聲

紗窗月光明亮。照香閨癡兒一雙奇歡。吹得心旌颺。解羅裳。卸珠璣。霎時間。醫可風狂娘。行枕頭旁。把山盟海誓。休重講。只怕那花牆鷄又唱。

小桃紅

場。

南商調代某女士輓女弟子周淑羣

金絡索

魂從客裏銷淚向春前。稿風雨蘭閨撥起愁資。料嘆紅顏沒下。稍似落花飄。便哭碎天心。也不肯饒。從來是返生香冷。無人燒續命湯乾。沒藥熬難丟掉。星星影事嵌心回。對着那燭暈兒搖檀字兒消。要填一曲招魂蕪。

前腔

你爲人志氣高下筆才華妙生小聰明。况是如花貌。芸窗憶訂交。絮叨叨每話盡長更和短宵道師生禮數且休拘了便姊妹稱呼原有甚遙還癡禱青雲有日換珠翹載丹青一隻書舫補藤蘿一個詩巢同踐那神仙約。

前腔

怎拔開戀愛箇放下須彌掉大刦完時草草姻緣了朱顏頃刻凋忍輕拋有多少惺惺淚似潮第一是玉臺憔悴癡溫嶠尙有個絳帳淒涼瘦玉簫空悲嘯人生萬事有收稍一任你烈轟轟幾個英豪豔亭亭幾個嬌嬈誰跳出這天圈套。

前腔

離魂何處招遺蛻從今杳收拾胭脂替畫個嬪娟照心香默地燒向夜台邀願你夢裏常來瞧一遭更他生須打就歡娛稿切莫似今世再投來離恨巢可知道我茫茫身世兩飄颻好年華忒也蕭條好湖山忒也昏靄爭似你長眠早。

雙調湖上修禊詞

新水令

碧桃花落晚風輕。卸吳棉。不須愁冷。湖山行樂地。煙月可憐。生上已清明。捉不住春情性。

喬牌兒

任他簫管鳴。撥我舊遊興。春波底事閑廝併。却教人恨怎平。

風入松

你看穢裙人去水盈盈。繫幾個小蜻蛉。把芳林韻事重修省。有山靈含笑來。迎翡翠。蘭苕舊約烟霞。鶴新盟。

撥不斷

俺這裏一層層記星星。有多少馬背天涯黃塵猛。樓上春宵紅淚凝。吟邊社日青樽冷。儘消受我衫兒一領。

一定銀

俺這件青衫浣不青。要打疊。閑情俺不是呵。薰香苟令索負你個俏西施。媚頰霞頰。

離亭歇拍煞

楊花薄煞。楊花命書默。自有書默性。欄干獨凭。早只見白公堤畔畫船迴。蘇娘墓上遊覽遠。南屏寺外
羣山冥。高歌落日明。長嘯疏鐘應。酩子裏興亡。誰省那越王台。燕子飛昭忠祠。蝶亂風波亭。鶯兒醒。
俺呵傷春短句。成弔古幽情。冷收拾。起兩袖烟雲歸舊徑。別過了小東君。又回頭說聲請。

謝庭雪雜劇

(外巾服雜扮院子隨上)

(北新水令) 東山舊夢冷琵琶。好林泉未容瀟洒。江山塗血淚。風雪送年華。卸了烏紗暫偷得片時暇。
熱血冰心早歲誇。朝衫襯裏。朔風斜。長安十萬新蝴蝶。都在烏衣宰相家。下官謝安職居太保。望
重黎元歎莽莽中原。妖氛正熾。看蕭蕭華髮。柱石猶撐。且喜自淝水戰後。胡虜驚心。偏安局定。老
夫遍相兒輩。尙多英俊風流。箕裘克紹。日後這許多掀天揭地的奇功。都待一一交代他們。老夫
便得養息田園。聊償素志。正是

(南步步嬌)宦味渾如春。寒怕可罷無妨罷。(作聳肩畏寒介)呀好一陣峭寒也。俺只覺重裘薄似紗。
庭院憎惜珠簾難掛。(推窗瞭望介)原來是天女散瓊花。莽園林一白地如圖畫。

怪道天氣恁冷。原來已下雪了。待我把姪兒姪女喚將出來。大家圍爐賞雪。消遣則個冰兒。(雜)
有(外)你可準備茗殘去請公子小姐同來賞雪。(雜應下)(外行介)

(北折桂令)你看那度平林幾隊昏鴉。林角僧菴。林背人家。滯春光春在天涯。隣院淒簫古戌哀笳。滴
零零是檐牙鐵馬。瘦亭亭是牆角梅花。老夫今日呵要借重你六出瓊葩。試試他兒女才華。喜的是繞
庭幃玉映珠輝。暫拋起碎江山雪片風斜。(虛下)

(生旦便裝同上)(旦)

(南江兒水)淺笑堆眉黛。濃春逗臉霞。向梅窗剛把吳綾研寫新詩。待作圍爐話。怪鸚哥偏把人催煞。
別過薰籠寶鴨。出了密帳重帷。便來到鬱金堂下。

儂謝道蘊。正待和俺哥哥論茗聯詩。消此冷晝。恰聞叔父傳呼。則索前來隨侍。呀哥哥。你看這
庭好雪也。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映窗紗似月華填階砌如塗蠟俺只怕粉花兒沾污了孔雀裘露珠兒溼透了
鴉頭襪(旦延姪介)(生)妹妹你怎又站住了想俺叔父呵早安排活火煮新茶侍兒曹樂事天倫話
你看繞迴廊幕未遮靠東閣窗齊拓來呀莫惹取高堂罵(旦)羞呀似官僚催上衙

來此已是怎不見叔父(外轉上)好將三尺雪且試六班茶(相見介)(外)你兄妹二人來得正好俺已分付冰兒安排茗瑣賞這一天好雪你二人意下如何(生)叔父正是雅人深致姪兒理當侍坐(旦)姪女也合追陪(外)既然如此你二人且坐下了(外生旦各坐介)

(雜捧爐具上)(外)冰兒你向梅花枝上取些雪來泡上一壺好茶你便自去打睡毋庸伺候(雜應捧雪介生旦外圍爐煮茗場上撒碎紙作雪片)(外起立介)妙呵這一天好雪愈下愈大好似催人詩句老夫且出一句看你兩人可聯得否(吟介)大雪紛紛何所似呵(生旦同起立作瞭望凝思介)(生)叔父姪兒想來呵

(南僥僥介)瀟瀟風卷下密密亂交加似括骨吳鹽紛紛撒只合把鹽花比雪花

所以姪兒想接一句道空中撒鹽差可擬呵(外)也說得像如今要輪到姪女了俺料你綉口錦

心定必別有妙喻。(旦)叔父過獎了。只是姪女想來方纔哥哥說的呵。

(北收江南)他却憑空比擬差一味裏亂胡拿。(笑介)敢則是天廚灶婢起喧嘩便把個鹽缸粉舖相拋打他貪圖自家他貪圖自家只待試和羹手段啖梅花。

(外生笑介)(外)既如此你且說來究竟像什麼呢。(旦)依姪女想來呵。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撲銀櫳逗碧紗撲銀櫳逗碧紗一點點趁風斜恰似三月春風吹柳花雖然賞鑒家也難辯是真假。

所以姪女想來這空中撒鹽的比擬畢竟差得太遠我想續一句道未若柳絮因風起也。(外)妙哉柳絮才高不道醜愧煞你哥哥了。(生笑介)如此說來那春日的梨花秋風中蘆葦豈不更肖。(旦)哥哥你不想呵。

若說是梨花開也怎的會飛遍天涯若說是蘆花秋夜怎的在南簷窗下。(生)好好算你比方得是(旦)休波說甚麼醜呀絮呀總惹得梅花笑咱負了圍爐閒話。

(外)是呵茶已沸了天也晚了却這聯得四句白話可不被那梅花笑人冰兒你把這些茶具收

了進去。俺們且向燈底圍爐消遣。則個。(雜應收拾茶具下)(外)

(南尾聲)千秋韻事傳佳話。(旦)笑俺步障談詩是慣家。(生)只把我幾輩鬚眉都愧殺。(同下)

篋衍叢鈔

顧佛影輯

上海黃式權前輩別署夢曉生。蚤歲任申報館主筆。與易實甫李芋仙高太癡秦虯雨江建霞諸人遊。文名籍甚。日本人招之去。稱曰江蘇大名士。一時聲價誠無與倫。今年過七秩。僑居我邑周浦鎮。青旗白社。吟興猶豪。所著有鶴窠村人詩稿賓鴻閣艷體集等。客歲續選海曲詩鈔三集。搜輯綦詳。我邑百年文獻。累茲弗墜。先生於詩頗講家數。而柔情旖旎之作。實所夙擅。未刊稿有賓鴻閣小品兩卷。其中如滬濱花影諸贊最爲出色。留仙裙杳。影事成烟。乃讀此文者猶可想見其玉笑珠啼之盛。此外小詞若干。闋咸輕雋。浣溪紗云。夜半寒潮沒釣磯。臨風揮手片帆飛。一聲珍重復牽衣。暗祝趾離圓好。夢生愁。少女誤歸期。柳絲欲折更依依。綺夢灰殘忍再溫。峭寒獨自掩重門。風風雨雨又黃昏。晴雪白粘詞。客養宵燈紅瘦。女兒魂不堪聽。唱鮑家魂浪淘沙云。風雨滯寒葩。繡幕低遮自描清影。對菱花怨煞湘絲。無着處送盡年華。漂泊在天涯。萍水爲家。向人弄筆學塗鴉。莫被斷腸吟。一集誤盡才華。憶江南日。

本紅葉館席上爲諸麗人題扇同森槐南祕書孫子與大令作云。個人好出水似紅蕖。小字鑄苔噴客
喚。低鬟侵月泥嬾梳。浴罷晚涼初。(初子)芳年小袖薄不禁寒。肯與嬌花爭豔麗。願爲慈竹報平安。獨
自倚闌干。(安子)鶯花主只合住蓉城。增一分愁顰愈媚。到三更月魄尤清。一笑也留情。(增子)風流
夢蕉鹿證因緣幻。想願生無欲界。前生悔住有情天。頂禮法王虔。(鹿子)風塵老衰柳泣寒潭。夢影可
能尋倦蝶。情絲猶未斷。春蠶花事憶黔南。(可南)銀箏弄美景。憶當年短夢輕。塵如隔世落花飛。絮誤
前緣心事託春鵠。(美子)真堪愛。一笑頰生渴明豔。乍疑珠照夜鮮瑩。差似月舒波欲別奈情何。(愛
子)銀燈畔相對語喁喁。紅褪嘶痕防姊問。青裁魚子爲郎縫。合喚有情儂。無人處默默訴芳悰。才子
文章原錦繡。美人顏色勝芙蓉。作合願天公。(縫子)字繡君山崎氏子。與深相眷愛故特倚雙調以寵
之)醉花陰云杏花寒重癡雲殢屏角春痕膩方寸。小紅牋摺就同心遍寫鴛鴦字。沈檀几掐葱紋細。
曲付紅紅記眉角遠山棱半是情天半是相思地。浣谿紗喜兒詞云綠曲屏闌鳳脰明紅氍扶上態盈
盈。乍聞花底一聲鶯眼轉暗飛波一瞥眉稜橫鎖恨千層絕無情處也。撩情可是江皋解珮仙。閒來花
下春秋千萬年剛好月初圓。未慣濃妝微臙媧偶因薄病鎮淹煎不成歡笑只堪憐娘娘婷婷下玉墀。

上頭斜插碧霞笄。偶攏蟬翼露柔荑。韁袖春痕籠蜥蜴。兜轎紅暈上蠅蝶。爲郎特地啓瓠犀。慘綠豐裁妙絕倫。散花偶現女郎身。褰帷一笑亦前因。翠樓戲填新水令。青琴閒譜望湘人。畫樓昨夜感星辰。銀燭當筵目乍成。怕人嘲謔故含情。暗中低喚一聲卿。爲惜落花添懊惱。偶吟飛絮感飄零。惺惺祇合惜惺惺。蕭瑟蘭成鬢已斑。空將詞賦動江關。得卿乍可破愁顏。不分奇香薰繡被。更無妍唱付嬌鬟。早年綺思已全刪。善薩蠻折花云少年愛惜花如命。老來漸識花情性。折得一枝回舍。苞纔半開莫燒銀燭照。怕被紅妝惱。呼婢下湘簾。護伊香夢甜。

丁巳之夏夢曉先生選海曲詩鈔三集竣。我邑風雅諸君約集香光樓同祭前輩詩人香光樓者。我邑城勝地。昔董思白讀書處也。是日余以子安作序之年。附參末座。曾憶夢曉先生有北商調曲一套。追錄於此。(新水令)猛無端乾坤龍戰血玄黃。眼睜睜看神州板蕩。殘春啼杜宇。敗壁絮寒螢。酒社詞場一例的草蔓烟荒。增滿眼淒涼况。(駐馬聽)鶴渚波涼萬軸牙籤。淹宿莽琴軒草長。一編心史泣斜陽。幾家錦繡好文章。只落得馬蹄蹴踏。蛛絲網真悽愴。聽青楓夜雨哭秋墳。(沉醉東風)俺呵采靈珠招來象罔。撥殘灰檢出縑絹。有的是清才玉筍聯。有的是豔體金荃仿。更有那睡絨窗繡罷鴛鴦七字。

吟成翠墨香都收入珊瑚鉄網（折桂令）趁今朝暢好時光月滿銀塘露滴吟床燒一鑪篤速名香曲奏霓裳杯奠椒漿邀天上詩仙隲降向人間花國相羊花也麼芳風也麼涼管甚麼世界滄桑且消他花月壺觴（離亭燕帶歌拍煞）亭台歷刻仍無恙天付與閒人暫主張莫懷古憑欄惆悵你看那招鶴軒琴尊歇放閑亭瓦礫高狎鷗池煙波漾只香光一角樓有繡佛疏寮敝容我輩詞人跌宕便月來時弄蕉陰笛風來時披柳外襟雨來時打花邊漿瓜浮碧玉缸酒淪青甃盎上虹月米家詩舫製一曲弔吟魂向荷花深處唱此外同人賦詩誌盛者更數十家以黃退盦五古一篇爲最佳詩云我宗有叔度生平最耽詩采詩遍海曲三載神弗疲闌發及幽隱滄海珠無遺先哲馮墨香選樓何巍巍迄今百餘載惟君實繼之丁巳夏六月甄綜斷手時言約同心友嘉會毋愆期古人不可作設祭禮所宜黃蕉與丹荔清罍共碧匜爲位董樓上升降肅容儀祉畢展文讌裙屐相徘徊卻看酒盈斝况逢花滿池歌罷隨所適濡首亦不辭斯會非尋常豈曰耽娛嬉芳軌企前哲韻事昭來茲風雅道日微賴此稍維持

先曾祖趾卿公諱麟丁卯科孝廉著蟠溪吟稿臨池小草雙紅豆館詩存各如干卷總宜居詞稿四卷
蓮窩牘錄二卷皆未刊張嘯山先生跋其詩云細膩熨貼清麗纏綿於近賢頗近芙蓉山館其超邁處

儼然船山太守云云。黃夢晚先生續編海曲詩鈔。選公詩至七十餘首。又於詩話中錄其斷句云。枕雲。
選。夢。梅。花。暝。囊。露。傳。方。柏。葉。香。飛。丸。綠。漱。催。調。馬。貰。酒。紅。亭。約。聽。鶯。旨。參。栩。蝶。南。華。夢。偈。設。翻。詩。北。澗。
禪。玉。茗。香。詞。絃。解。語。金。荃。豔。曲。笛。飛。聲。飽。餐。松。子。斟。雲。液。冷。抱。楂。花。漱。月。魂。斧。借。吳。剛。勸。月。恨。盞。貽。倩。
女。瘞。花。魂。又。有。激。昂。慷。慨。作。變。徵。聲。者。如。潦。倒。文。章。沈。矮。屋。亂。離。身。世。記。長。蠻。干。涕。淚。籌。邊。策。文。字。
因。緣。選。佛。場。遠。道。風。花。堆。鬢。雪。名。山。棟。莽。等。身。書。

公詞長調辦香稼軒。胸襟噴薄。小令豔體。則有足追蹤彭十者。因錄數闋於此。蝶戀花。閨夜云。沈水慵添。金獸冷。紅豆融。研團作相思餅。明月小闌春院靜。有人斜倚樓頭等。記品鸞簫肩玉凭臨去。殷密把佳期。訂莫是楊花。蹤不定。隨風。逗空無影。清平樂。詠綠綉軟云。綉窗黹。兜上無絲縫。戲蹴香球裙底弄。掠地一雙。么鳳花。輒色混苔錢。可憐豆莢纖纖。間向藕塘小立。影添兩朵青蓮。蘇幕遮題玉樓人醉杏花天。圖云賣餳天。調鶯地。花氣薰。樓上人兒醉。弱柳絲長眉葉翠。細雨江南恰好郎歸矣。亞欄斜疏窗啓。風動文簾渺。渺湘波細。多謝畫師休錯意。不是情多奈此春光麗。鵲踢枝閨情云簾颺茶煙波細。皺雙燕無俚底。事窺儂。綉間數花枝。春暗逗。牡丹芽短掀泥透。眉嫵青低蘇夢柳。柳影如人人。

比三分瘦。况是宵來風雨驟。嫩寒添却些兒嗽。蟬錦地衣金縷。繡睡碧痕妍。香染雲華袖。懊惱春鵲啼。
冷畫閉門不管梨花瘦。把蠶旗亭歌折柳。刻意留春無那春歸驟。細數蘭因眉暗皺。南枝何苦生紅豆。
盆種魚苗針細逗。彈爪蛆紅清水添斂斗。飛磴欄扶藤綰。壽一簾花韻烘晴晝。淅淅銅蠡蓮轉漏。翠被
寒輕蘇合香薰透。昨夜愁濃眠不就。粉渦贏得菱花瘦。又暮春有懷云帳額文綾灑鶯鬪抹麗。越香小
盒銀絲鏤一把。柳絲青太瘦。和煙搭住雲蘭袖。憶共紗櫳歡握手。冷落而今別思濃。於酒屢指歸期歸
未就。子規越樣啼清晝。一剪梅風雪歸舟云。拾得殘篇當槧划。不是枯槎却是枯槎。天然蓑笠沒欄遮。
雨趁風斜。雪趁風斜。剪破琉璃綠半窓。小泊蘆花貪訪梅花。圍爐古屋話桑麻。快了田家苦了船家。過
龍門題張梅生梅窗讀畫圖。老樹玉苔魂冷伴吟身。紙窗竹屋淨無塵。眉月一彎風弄影。人倚黃昏
宗子臥遊情四壁。丹青恍疑飛夢過嘉陵。疊巒巉山濃抹翠。小李將軍。

寶山蔣劍人先生爲同光間一代詞宗。其詩亦魄力沈雄。天才豔發。偶考邑乘。先生於道光中游學來
南。肄業惠南書院。才情富有。而性行殊僻。歸後再來。已爲僧。改號鐵岸。住荷花隱知止庵。故其集中多
有與我邑諸名士酬唱之作。海曲詩鈔選其詩歸寓公。余最愛其擬三十六體四律云。瓊華遙駐七香。

車芳草城南日又斜。碧月幾時圓。好夢黃金情願鑄。名花曲中絳樹春人怨。洞口紺桃玉女家不分。相思復相別。鬢絲容易感。天涯墨會靈簫定。幾生芳犀脈脈復盈盈。白描鴛翼疑無色。紅饑蠶絲尙有情。金粟如來空說法。玉卮娘子自呼名。畫堂南畔聽春雨。第一銷魂是此聲。鶼鷀刪誓記忽忽。依約銀灣路未通。春水工愁名士。鯛菱花吐氣美人虹。荒唐雲雨青樓遠。飄泊鸞凰碧落空。修竹蕭蕭愁日暮。越羅衣薄不禁風。香草前身總可憐。空山誰與致纏綿。愁生西月東星外。人在南北邊蠟燭明明如此夜。覓裳疊疊奈何天。瑤池亦有三青鳥。不信東風只杜鵑。此外雋句如春夢。半床嬰武地。秋娘一曲鷓鴣天。蘆蕪細雨兼愁長。楊柳東風盡日斜。碧海尋鷗詩夢冷。青山捫蟲霸才羸。詞場跌宕呼青兕。市酒悲涼換黑貂。畫閣一燈簫語隔湘簾。三尺劍花飄往日。春風紅豆子今生。明月白梅花人間錦字回文少。天上瑤花受刼多。均足嘗鼎一鬱先。曾祖趾卿公集中有放歌星蔣劍人一首。想爾時固有交誼。詩錄於下。君不見江湖散人甫里翁。筆床茶竈撐詩蓬。又不見隱師掛錫龍山中。松花荷葉栖禪蹤。人生到此樂。何極野蛾赴火悲。燭燭我昔馭。氣遊鴻濛。倒騎蒼鶴嬉樊桐。忽被風吹落海東。衣襟猶帶天香濃。縛茅跔伏藜藿叢。書破萬卷琴三終。登高長嘯驚碧穹。醉舞明月披清風。如是妾便了童韋家花。

樹。春。釭。紅。桃。源。絕。境。繚。而。曲。老。漁。鑿。空。槎。難。通。不。夢。雌。龍。夢。雄。蝶。日。高。懶。臥。蟠。如。弓。此。樂。問。君。同。不。同。掉。頭。不。應。君。豈。覺。

上海謝珩林風女士樊山齋老詩弟子也。前晤於海上亦社林風方新自南通返錄示葬花二什有小序云日前去東奧（東奧山莊爲齋老別墅）但見拂面垂楊漫空飛絮而向日之醉眼紅芳不知底歸何處欲問殘英殘英若泣欲追流水流水無聲欲叩東風東風不語欲尋蜂蝶蜂蝶無蹤欲覓惜花人惜花人若個未若搜拾殘香瘞之淨土而哭之以詩詩曰后土輕埋一瓣香哭花無淚斷人腸自開自落尋常事不恨東風恨豔陽此去逃虛若悟禪無生強是受人憐東皇倘厚紅顏命忍勅羣芳下九天余和其原韻第一首云瘞來玉骨亂瘞香草草花花各斷腸如此青山青不得更無人處有斜陽林風頗賞以爲工又云不得可易未了益覺纏綿不盡矣。

林風舊讀樊山集而慕之因修書請業願列門牆雲門先生復之云海上紅霞飛度遠隨於花葉郢中白雪同聲迥異於揚琴就維林風大家東山嬌女西池玉真剪秋水於淞心遊春申之林下不圖敝帚易以兼金就燭低吟隔花緩唱慧心婉轉長薰篤摩之香倩醜吹揚遙識如蘭之氣題句則言言漱玉

清照復生。揮毫而字字簪花。菴漪避席。僕蓬心未化。桑蔭幾何。毛生暮年。引昭華爲都講。周庠愛士願崇嘏。作男兒緣辱瑤箋。藉申瓊報。林風得書。更以小影寄呈。附書云。前奉蕪箋。聊伸私仰。是以付郵之日。瞞之家長。勿敢使知。以爲先生天。上文星豈屑移光於幽閣。夢中彩筆甯容借耀於紅闌。詎料玉札頒來。遙章疊賜。逾情獎飾。許列門牆。幾疑伏勝晚。年經思傳。於女子周官采錄詩首。重於宮人惟珩材非玉。樹名慚詠。絮之家聲。胥傲紅梅。想作絳紗之愛子。春風有意栽小草。於江南桃李無言。仰慈雲於薊北。恭修短簡。并呈陋影於菱花。慚和陽春。遙答鈞天之逸響。

林風以所作詩文稿寄呈。樊山報以詩云。和凝那解賦香奩。想見青編粉指霑。蚌處似曾施鳥爪。書來何以報。貂襜斯人料比梅花俊。有味應如荔子甜。郭樸彩毫張協錦。夢中同寄女江淹。秋水瞳神睞盼初。松江嫩綠剪刀餘。好音覬睨鳴黃鳥。沃脣清涼得玉魚。雪絮久逢今道韞。瓊花爭及女相如。紅閨索我瑤華報。勝讀昌黎宰相書。林風卽步原韻答云。老眼澄於月。一奩居然程雪得輕霑。頒來珠玉春無價。分到江南錦。有襜仰慕心情萎向切。憐才風味蔗根甜。絳紗許我稱都講。歲月從今不復淹。南飛青鳥受恩初。折向紅閨喜有餘。雒誦花前香引蝶。低吟池畔聽遊魚。文章獨潤江山色。慧福兼修佛。

壽。如何。日。春。風。來。海。上。蛾。眉。及。第。乞。親。書。末。句。蓋。因。樊。山。舊。有。作。詩。寫。字。俱。成。就。斯。是。蛾。眉。及。第。時。之。句。故。云。

林風極愛讀樊山詠紅梅諸作。樊山因贈以一絕云。廣平鐵石轉風華。妙解紅情屬大家。若遇當年郭功甫。有何不可。贈桃花林風答之云。從此人間數物華。冷香不復屬林家。癡心願化紅梅樹。開作江毫得意花。

樊山以近影寄林風。林風題四絕云。不諱閑情絕世癡。樊山集外幾人知。情天倘許公能主。定有珠獻玉。笑詞不羨三軍挾纏恩。書來絳帳有奇溫。禪參色界清無染。筆返名花已死魂。信有人間不老春。舍公風趣更誰真。可憐一代圖麟貌。閑作荒江拾翠人。人生頭死隴土碓輕。一樣江山兩樣情。光武英明憐故舊。盡將風月付先生。

辛酉之春。林風三十初度。樊山齋庵及亦社同人。均以詩爲壽。一時名作如林茲錄其自賦感懷一首。云爲持小劫。卅年身力掃。媧天石上塵。丸可解愁甘。和藥果能成。佛願留因容。修月府三千。札拌負秦樓。百世春欲識。較量珍重意。此心終不與人倫。恂子和作云。未許方平見。此身厭看三度海。揚塵清名。

當世應無匹。仙夢前身信有因。苑雪白飛天不老。流霞紅鎖樹長春。臂鷹莫笑張充憤。甘讓嬋娟藝軼倫。上頭才調掃眉身落日。輕波涴靨塵一度。情天重厯劫。卅年濁世未迷因。淡宜秋水休迎夏。冷抱冬心不愛春。脫却鬚釵投却筆。功名王儉倘同倫。

林風在通與余沈壽雪君夫人交至莫逆。雪君夫人以繡畫爲林風祝嘏。林風謝以詩云。纖指頽來總入神。幽禽幽意盡堪珍。頓令飢鳳成依竹。(自注畫中喜鵲並翠竹故及之)便是瑤台絕世人。一代如君方不朽。半生憐我負青春。啞恩同作濠陽客。慚愧無才步後塵。濠陽亦南通別墅也。又重至南通感贈雪君夫人。并呈嗇師云。又放蓬山棹。重臨玉女窗。深談見肝膽。幽素寄蘭茳。願共三年度。頻挑五夜缸。程門有楊謝。巾幘不嫌雙。又對雪有懷。雪君夫人云。費盡相思別後腸。遙聞病起喜成狂。冰天莫捲珠簾坐。恐被飛花損額黃。

辛酉秋間雪君夫人卒於南通。林風復哭以詩云。君先問字向玄亭。我復匡詩許共聽。愁絕他時頤解處。笑渴省識只丹青。情場三十蛻門闈。畫繡勞君姊妹看。昨日詩篇今日淚。何因更問竹平安。隔水榴花吐火時。熏風又啓授徒幃。已憐鏡裏人銷減。不是妍華配色絲。一篇綉譜百年文。天下聲名沈。雪君。

自立精神傳不易。傳真應有薛靈芸。從今怕過舊窗櫺。藥合香奩與淚空有名。垂中國史。奈何人幸北宮嬰。聞君遺語葬南山。愛女無憂祭掃難。松下梅邊應自在。穹碑方有萬人看。

歐陽子倩在通演繁玉葬花。林風輒往翻之爲賦一律云。嬌小依人弱可支。惜花那不淚成絲。補天既乏媧。皇石絕世何生是。女兒埋玉賸埋千古恨。忌才還忌後人。癡曲中無限傳神意。甯爲殘英哭借詩。字字有絃外音。悼紅軒主有知亦當嘆會心不遠。

林風錄示晉公題周女士海上背坐小影云。負海坐奚爲。湛湛豈有思。在山清自得。流水逝何之。閉戶圖成史。橫經姊是師。澄懷言亦贅。無事羨能詩。又七月十五夜對月二絕云。月到當頭徹四邊。昨宵明夕便微弦。嫦娥正爲癡兒女。不肯盈盈一晌圓。圓水滿汀洲。月滿沙望中。消損白蘋花。亦知菱耦秋都早。愁絕周南季女家。

林風七夕詩云。靈鵲成橋歲又周。賺他兒女上針樓。錦機空織絲千縷。銀漢誰消萬古愁。滄海有珠虛照乘。支磯無石問牽牛。祇應身化蟾宮桂。留與嫦娥殿。好秋絕倩麗可誦。

齋老七十初度。林風祝以詩云。卅年新舊戰乾坤。別白中權見一尊。江北北宗禪比漸。斗南南極氣如

歟。久推忠信孚蠻貊。况有文章被子孫。侍側未能隨綵舞。小才慚愧立師門。頸聯爲嗇老改作。然瘦硬如是。又何取焉。

孫瓊華女士爲馮超然先生畫弟子。與林風相契。林風每過滬。輒寓瓊華處。七絕寄贈瓊華云。小字呼來靜益憐。如君才貌總宜仙。綵毫得繫春長命。心地光明月一天。又十五夜懷瓊華。云良宵好景去無痕。遙想空庭亦斷魂。如此月明深院靜。可無人共立。黃昏又對月。有懷瓊華妹。云月好。如人好。今看比昨。遙鏡容隨我。淡花影爲誰。嬌滄海明珠淚。長天碧玉簫。姮娥知有意。珍重復圓宵。恂子和云。薄暝吐秋月。天空玉宇遙隔烟螢尾。溼照水蚌胎。嬌緩唱黃河曲。還吹碧玉簫。所思在何許。惆悵是今宵。林風幼以父命字於清河。清河固紈袴子。鵠鷁同心夫人。而知其非偶矣。故其詩有薰蕕到底難同器。蘭蕙天然有素心之語。其師樊山贈詩云。桃蟲家難忍。居間欲降仙。輒却引還紅紙。何勞疊方勝。金錐容易解。連環旣爲詞。女甯歸駔。倘變男兒也。願解火宅蓮。花能解脫不登佛地。亦仙班未成六禮玉無瑕。天意難教鳳逐鴉。事等留侯銷漢印。詩吟元妹補天花。獨居甲帳鸞無偶。別覓雕梁燕。有家月姊蟬娟。倚青桂斧柯來伐。計原差依然紗幔坐傳經。才比宣文志顯英。桃李垂條知哲學。冠巾加首即書生。

一時聲價尤增重。兩害權衡貴取輕。天厚名花非薄命。不然墮溷若爲情。鎮西長逝獨無依。林下行吟
又一時。未嫁已消天壤恨。傷心怕誦雪庭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林風和作第二首云柳條猶幸未藏鴉。依舊江南桃李花滄海許珠歸合浦恨天無石。
乞靈娟既非玳瑁雙棲地。怕入尋常百姓家。火宅青蓮在方寸。問人冷暖計終差。讀此頗足覘林風之志矣。

南通張薺老以梅曉華所贈夏布轉贈林風。林風報以壽字綬被面附詩云不取鴛鴦繡錦衾佐公擁。
被獨閑吟諱書別後相思字只示添籌一寸心香火靈山事正長仙緣塵劫兩無妨只須字數如公算。
我亦麻姑髮滿霜。薺老亦報之云昨者贈子雪色絲。報我錦綬光陸離。絲薄綬重比不得。况爾四角中。
央壽字織感子祈年歌吉祥護我魂。夢錦繡香字多二百九十九一字一歲壽同長。字亦不多壽不長。
十年國事飛電光。足抵麻姑話滄桑。姑髮過腰鬢不霜。倘能及時方平生。

林風自南通寄示張薺老與沙健菴唱酬詩亟錄之。健菴春雪云幾日暄陽百草驕一寒旋見雪封條。
逗橈春事知何意。點汙泥塗亦自召。已恨杏遲仍約素。儻憐梅謝與裝瑤。東風故借玄毫力。待得詩成

取次消。嗇老和作云。沙暖雲晴柳漸搖。驚風一夜雪橫飄地慳。花信甯還凍江縮。魚時不上潮城闕。虛空何羽葆。河山片段入瓊瑤。早知取次寒將盡。未礙夢騰付酒消。健菴嗇翁約過東奧山莊云巖戶遙。波海日蒼倚。樓鶴息客心忙。五山兼領東西壞。百尺雷分上下床。向老事功趨寂寥。更新草木借輝光。由鄰許卜知何日。滿路風來結願香。嗇老和作云。翦水裁林村事忙。料量果蔬到牛羊。主人偶出春風健。佳客肯來山意長。當時隣僻度蘭若。他日故書溫草堂。夙約已違招沈鄭。（自註謂乙盦太夷）遜思可勉企裘王。

同社諸子如林風恂子之詩。醉侯安圃瓊華之畫。石禪之書法篆刻。不問其造詣如何。總之爐火之功。均非一朝一夕。誠不欲淺嘗以媚俗也。若僅以詩論。則醉侯奧澀。恂子妍麗。林風超邁。石禪灑逸。安圃年雖最稚。而機緒偶發。輒獲妙解。斷句如柳三變句。歌清逸馬一角。山圖贋殘固警健可誦也。

醉侯近掌教於上海圖畫美術專校。爲言有女生裘德輿能詩。一日攜稿見示。爰錄其春夜一律云。班燭敲窗瘦影橫。香消寶鼎欲三更。盤鴉微蟬衣重換。丫烏無聲燭自明。芳草池塘香夢穩。梨花庭院晚風清。無端杜宇催春盡。贊得飛花已滿城。又送別七絕云。纔得相逢又別君。東風回首可憐春。不須惆。

悵長亭路。流水青山是故人。均佳。又鷓鴣天詞云。牕外頻聞燕語柔嫩。紅嬌綠慢盈眸。惱人天氣春將暮。幾日簾波不上釣。臨寶鏡。黛眉愁半偏。雲髻懶梳頭。惺忪病起渾無力。花落東風倦倚樓。韻致自不俗。惜略有語病耳。

陳翠娜女士爲錢塘陳蝶仙師之女。近體詩如仙露明珠。奇彩煥射。往往眼前尋常景物。一經寫出。便覺警絕。最近西湖詩夢影諸作。皆傑構也。斷句如。燈花煮夢。顫幽碧落葉。打窗聞雨聲。倚檻自凝。船上坐。踏莎人似夢中行。慰我病懷。惟燕子描人瘦。影是斜陽。盥面自收荷葉露。墮鬟人擁媚梨花。人因太嬾交遊少。心不能清亂。夢多繡被薰香濃。似酒畫簾吹絮。膩如雪。俱佳。七古則瓣香長吉。秋宵吟云。星河歷歷生涼波。嬌雲抱月靚青娥。簾中美人擁秋坐。小夢如烟抱愁墮粉窗。咽香凝空青。相思薰透芳。蓉屏疏桐辭枝趁風舞。幽素花魂夢中語。非孕月爲懷刈花爲舌者不能道也。

西湖詩夢影者。與其兄小蝶同遊杭州時所作也。車中云。遠路伸腰去似蛇。倒迴天地入征車。黯然各有還鄉夢。顫瘦銀瓶一瑞花鬥草雙丫。事已非。十年衣布此重歸。一聲長嘯劃然住。兩岸雲山皆倒飛。湖樓云晶窗四面拓空明。鏡檻波光漱飈生樓。東風樓下水衣香。如霧不曾晴。綠楊樓閣女兒家。

帶紅欄抱水斜。照影春波人似玉。纏初綴白山茶。遠山分翠入雙蛾。時有微風送櫂歌。橋外漁船剛。
起網落花紅比白。魚多山行雜紀云。日色淡於水。江風入暮逾山浮。天地外。雲入大江流。石壁潤如雨。
泉聲冷。到秋凜然不可住。怪鳥夜啾啾。登高極目盡荒榛。壞盡長城此水濱。萬里風濤尙如此。我來不見射。潮人凌虛山路滑。於苔足底灘聲瀉。急雷人與瀑流爭。一線兩山如斧劃。然開小隊藍輿下水濱。
浪花吹雨濺衣巾。危崖險極不可渡。一路江濤來。捲人萬竿修竹上。雲栖夾道人爭誦善詞。我神靈。
無所涉。不相崇信不相欺。大野風聲虎力迴。萬松掠地起。風雷危岩欲墮。未曾墮千丈。藤蘿花倒開。
大江風健帆如馬。小艇帆輕客似鷗。我亦長房工縮地。江山千里鏡中收。古寺無人盡綠苔。石陰和影晝徘徊。
上方鐘磬悠然寂。萬壑風聲暮雨來。灘流似雪淺。仍急好景如詩險。始佳我愛雄奇勝。幽媚此來原不爲。
桃花舟行偶占云。奇峯倒插不到地。春水如雲綠。上天一種桃花學。人面隔離偷覲酒。人船田家人罕見衣冠稚子聲。呼立釣灘我自羨渠渠羨我。兩邊都作畫圖看。草長江南燕子飛。蝶痕黃似美。
人衣山村別有新詩料。春筍初長野菜肥。策杖閒行意渺然。綠陰茅舍起炊烟。郊田日暖無人跡。一路菜花黃。
上天閱盡荒蕪意。若何野遊休唱懊儂歌。西谿兩岸陳人墓。新鬼年年比舊多。嗜好雄奇各有。

偏我於塵世。願爲仙。何當分作詩人宅。各領名山五百年。江樓云山瀑凌喧。仰屋聞小樓橫占大江濱。
夜深剪燭不能睡。自起開窗照白雲。溼意吹空月。倒飛萬雲如馬逐。旌旗前山欲雨後。山黑秋氣滿窗燈。
火微詩思如潮夜。不平定公奇句駭。山靈宵深不敢高聲誦。恐有蛟龍出水聽。蝴蝶莊周事。豈真仙家。
從不解傷春。一生私淑陶彭澤。淺醉閒吟老。此身周拜花持示翠娜近作閨詞云。曉來庭角負斜暄。
病體真須六月綿。儂愛靈烏勝。明月愛他千古總團圓。綠陰深處晚來涼。微有吟聲度碧窗。隔着一重簾。
影子好風吹送媚梨香。又高陽台雨夜云帶眼移春。琴心瘦雨等閒負了花陰影亂風鐙小樓簾幕寒。
侵惱人春夢多於草。纔朦朧夢又相尋。殼沉吟幾度驚回溜。却欽簪關山眼底磨旋過信天涯未遠。
只在鶯衾羈旅飄零。十年老了書蟫淒涼莫厭梧桐語。替離人訴盡秋心總難禁。一夜簾織小院苔深。

翠娜女士詩近體則淵源家學而蒨豔清新獨闢異境所作散見於報紙雜誌者夥矣。獨五古則見者絕少。近得其擬古三首。沈鬱頓挫一片蒼莽。又居然昭明上選也。亟爲錄之。其一。泰山有孤竹。霜雪凌其姿。一生自孤直。落落無旁枝。豈無勁風節。狷潔世所遺。念之傷素心。泣下常沾衣。其二。月色下林薄。流光驚宿鳥。豈無百歲心。勞生常草草。幽谷淒以風。商音發林杪。入世即網羅。憂心常悄悄。種蕉莫近。

窗栽蘭莫當道。不見西郊木無材。得長保其三。茫茫者大地渺渺者蒼天。我從何處來。忽然。強其間。杞人抱古愁苦吟。彫朱顏。荒村二三月。十里無苔錢。飛霜斷人骨。出戶皆危巖。豈是樂幽獨。近郊多烽烟。黃雲蔽白日。餓鷹相盤旋。下有垂死人。戰血猶猩殷。今歲戰塞北。明歲收桑乾。卽此彈丸地。無令寸草獨閑。舉杯松石下。一醉自頽然。卽此可終古。何必蓬萊仙。翠娜又有七律。罡風一首。亦迥異常格。詩云。罡風力大起。春寒滿眼花未忍。看塵海。飄搖雙鬢短。天涯風雨急。衣單身能殉國。談何易。骨未成灰死亦難。無限牢騷一杯酒。更無餘語祝平安。如此才豈復呢呢。閨閣語耶。

愛國女校生陳文娟。粵東香山人。年十八。有詠白梅花斷句云。夢到羅浮最深處。半山明月半山霜。警絕林風云。

樊山題林風詩集云。早將江錦割絲絲。一集香奩擬本師。釵澤總含煙。水氣宮闈原是性。靈詩燈前織。素方成。匹夢裏餐花不論枝。珍重襟榆投贈意。莫嫌昨夜報書遲。

前見林風爲恂子書便面錄樊山千秋歲引二闋。頗愛其音節委婉詞華雋。歸檢樊山集。竟不可得。

近又見其送孝若一扇更書一闋諷詠低徊益不忍捨一一錄之綠波南浦一段銷魂賦怕見江南合
歡樹梨花影似娉婷女娉婷淚似梨花雨曲欄干深院宇愁來路妾自傍鴛鴦湖畔住郎自向鳳凰山
畔去試問銀河幾時渡有情總被無情負負情悔被多情誤欲往訴休往訴天憐汝蓬山青鳥枉寄相
思字勞燕東西等閑事儂情深似桃花水郎情薄似桃花紙白頭吟秋扇賦休相擬了不羨朱翁他日
貴更不望連波今日悔身似井桐別秋蒂玉環領略夫妻味雙文通達夫妻例笑不是啼不是難爲計
叮嚀明鏡莫放朱顏老人壽月圓花更好紅蘭卽是相思草青禽卽是相思鳥玉璫投團扇寄難爲報
願金鳴一雙含瑞腦願紫燕一雙棲玳瑁願擲黃金買年少桃花面對桃花笑蛾眉月寫蛾眉照萬祝
告千祝告相逢早

林風壬戌中秋云青天碧海淨無波欲爇心香問素娥月色不愁今夕好冰魂消受阿誰多觀天奧亭
玩月云萬里清光儂亦主未妨常在客中看山亭今夜真堪愛花影扶人上曲欄觀天奧亭亦南通別
墅之一勝也。

林風詞不多填余僅見其虞美人一闋云曲欄怯把閑庭繞猶覺春寒峭捲簾凝欲問嫦娥畢竟今宵

圓處爲誰多畫堂。紅燭輝金嶂。照得春無恙。東皇原不浪情癡。可是春陰都在海棠枝。

朱罕才亦亦社健者。祇以蹤跡參商。未獲一面前見。其小極獨坐七律三首。脫胎定庵而極排宕縱橫之致。詩云：好證婆提觀自在。醉紅一偈懶多情。遠山雲起千峯動。大海秋空一月明。處處花枝爭欲笑。陳陳心事未能平。閒窗小極焚香坐。眼底紅塵又一清。清唄金經似定僧。天花空際耀於燈。中年哀樂尋絲竹。心事蒼茫託友明。一夜滄江虹貫月。眼前世界谷成陵。雄文最易妨庸福。畏放新詞似鳳騰。藥王去後大丹微。靜到二生病自違。夢裏瓊枝和月瘦。雲中鵬翼負天飛。無端酸淚如泉湧。誰遣靈根似馬糲。慙借禪情懶英氣。嫩紅點點又沾衣。

醉侯邇來攻詩益苦。而學亦彌進。錄其聽雨云：花雨春城夜冥冥。息萬塵海潮通枕上詩。夢隔塵懸屋漏垂痕直。鐙溫暈壁圓。吾懷何獨惱。頑鐵彊磨穿。初秋云秋侵涼乍。覺撫景客心殫。江影帆檣渺。天風領袖寬。登樓孤月大。啼夢百蟲殘。時事甯容惜。浮沈一羽看。上已日偶書云：旅跡羈縕似孤生。未有涯江城飛燕子。春浪捲桃華。白日攤書過黃塵。對眼遮蘿蕪。歌徒倚顧影。若爲嗟。又雨後龍華觀桃花絕句云：十里天桃帶雨明。龍華路闊灑繁英。匆匆馬背看花去。別具傷春一段情。瘦勁中清氣。盤旋而又。

一筆不落小家數。蓋苦鐵老人之稱賞爲不虛也。

袁安圃於今春赴通亦請業於齋老之門更於更俗劇場歌崑曲三日清才玉貌譽滿一時齋老贈詩有吳中多美男云云新得佳句曰芳草江南北浮雲客去來通人稱之爲袁芳草

我邑城南女校爲徐耐冰丈所創設丈嗜吟咏尤好填詞課暇輒爲諸女士講授聲律娓娓不倦師範生程度較高者咸樂就研習一時引商刻羽勸翠雕紅幾於人人以斷腸漱玉自許趣事亦韻事也而其中尤以莊慧因女士者爲最佳女士以畢業生就教母校蘭心蕙質秀慧天成月前錄示近作因爲錄留數闋於此昭君怨別意云一自春光去後惹得離愁盈斗鎮日雨綿綿斷腸天欲把春光喚轉只奈遍尋不見無語問東風恨重重如夢令云窗內燈光如豆窗外風聲如吼小雨滴遠停疑是深秋時候儂憊儂憊教我怎生消受生查子云蛙聲和雨聲攬到黃昏後遙憶意中人風貌當如舊瓊簫何處樓吹出離懷透無語對菱花底事龐兒瘦三令雖句欠工細而妙造自然不可謂非天籟也

張恂子詩雅近碧城仙館七絕如夏日家居云睡棠無力枉嬌春依約風簾月似銀一事古人輸與我未涼天氣已歸人朝調螺子夜焚香八尺龍鬚臥象牀藕白瓜青渾不念朱櫻微破玉魚涼七律如酒

樓卽事云遊女如雲盡翠鉢春江燈火自年年六街暮色迷車馬隔座春風動管絃萼綠華來珠照夜海紅簾外月飄烟主人情重猶遮客不惜黃鱸貰酒錢題醉侯所集諸女士書畫尺頁云錦囊深護赤絲條璧月闌風墮鳳毛珠閣飄燈摹粉本晶盤挹露潤霜毫畫圖分得銀奩黛釵鉢調成玉合膏芳杜香蘭都絕世瀟湘殘夢憶離騷佛影寄示遊玄武湖曲題後云徵歌選夢向湖堤無數青山壓帽低七寶樓臺春燕語六朝城郭暮鴉啼紅牙按曲秦淮海錦瑟牽愁李玉溪可有雙鬟能解事新聲傳唱水東西無題云眉痕爭似墨痕新鏡裏平分一角春小印記鈴楊妹子細書親彷衛夫人不愁繭紙難勝腕爲愛螺丸欲點脣誰續玉臺書畫史寸縑尺素盡堪珍七古則絕似高青邱如美人梳頭歌云蠟烟散入銅屏風畫眉人起羅幃空鸞刀三尺剖明月鏡波濕影搖芙蓉迴身自抱象梳立銀盆水注胭脂澀一握吳綿軟似雲鯫人潛匿紅蠶泣玉纖跳脫聲丁當紅絲手綰螺髻雙眼波遙擲向何處天孫一笑傾銀潢沈檀香重蘭膏膩妝罷還愁枕邊墮癡心祇識博君憐何當解散常垂地告君一語君莫忘妾髮爭似妾情長

恂子填詞較少然偶譜小令亦頗有花閒風致如更漏子云練裙輕羅袖短出谷早鶯聲軟纖指甲小

眉梢青禽何處招休迴避無猜忌不識相思滋味狂杜牧葬劉楨一旁愁暗生壬戌夏余挈內子就醫吳門。恂予以金菊對芙蓉一闋來訊云燕翦春謫蝶衣秋冷畫樓閒了疏簾更愔愔微雨銀燭搖烟香桃骨比黃花瘦賺劉郎幾夜無眠食單商略杏兒嫌酢梅子嫌酸侍女扶上花轎去采香涇畔鄧尉山邊便裁紅貼翠換卻懼懼長圓月照鴛鴦壽儘看伊酒面霞添玳梁夢穩對調玉軫同理冰絃。

亡室周京字淑羣宜興人髫年穎慧頗解吟詠民國初元其次兄鴻賓任南京某團團長遂與妹翊同讀於甯城模範忠貞院其翌年張軍南下甯城失守戎馬倉皇中改裝作日女出走得脫暨復肄業蘇州女子蠶業學校庚申秋以肺病卒年甫十八遺詩秋懷七絕云西風一枕聽蕭蕭愁絕鄉關客夢遙最是今宵明月下天涯何處不無聊曉起云起來曉霧淡於煙一角西施鏡外天愛看陽山山色好妝台移出畫欄前落花剗地曉風尖萬縷垂楊似繡簾一種風光誰識得自調螺子寫吳縵又呈某師云雙角山頭舊夢空華年簫底去忽忽瑤清嘗遍傷心味來作人間女畫工置身曾約到冰壺粉本天然好畫圖拚買吳綾三十丈跳珠聲裏住西湖（原註師約余於暑假時同往西湖避暑并從之學寫生畫）憐我嘔心女長吉春江十日賴關垂他時帳額留題處定寫癡兒感舊詩（原註余病肺來滬就

醫寓。師家十日。師有自畫帳眉囑余。俛佛影題句。藥爐半月。未曾閑。病裏春光半已殘。寄語同堂。諸姊妹者。番辛苦。赦紅蠶。（原註余離蠶校來此養病已半月矣。遙想校中姊妹蠶事正忙也。）餘作尙多暇。錄存之。淑羣之死。余爲徵集哀輓詩文。歎曰。鳳臺縹渺。弄玉之瑤席初溫。蟾窟滄涼。結璘之錦輒返。香天小劫。開殘一現之花。仙樹恆春。爛盡長離之葉。蘭心薰質。曾鬼妬之難逃。膩理靡顏。固鳩媒之莫避。此亦今古同揆。人天一例者也。惟是宛宛彼姝。落落此世青梅。歲月絕少。酣嬉黃卷。光陰更多。磨蝎偷閑。染翰莫禁。稚妹之啼。刻意趨庭。罕獲阿翁之暇。幸而堂前簪筆已解。頰容座上。攤書也知傾耳。是以茵憑甫接而已。藐茂昭然矣。當民國之肇元。恰十齡之初度。維時兩兄英武。方秉鉞乎江東。一室排擋。遂卜隣於白下。厥有寶宮。名標忠裔。雙雛嬰婉。曾爲入幕之賓。小朵玲瓏。亦作登壇之將。無何而孝陵風雨。變起倉黃。大陸龍蛇。釁開南北。已城危而似卵。將民爛其爲魚。於是洗南國之胭脂。效東隣之結束。婀娜過貔貅之隊。背上生芒。笑談出虎豹之關。眼中有鐵。蓋以笄前嬌女已成。劫後餘生氣足豪也。遇亦酷矣。則有關稱辭墅。校曰蠶桑。謨觴室啓。種植傳氾勝之書。羣玉峯低。教育聚吳儂之秀。繫其有聞。投所夙好。一肩行李。再爲出谷之鶯。雙袖飄蓬。欣作逢羣之雁。於是夕陽巷陌。常有素手。

以同攜而春雨簾櫳。略少愁腸之自掬矣。若夫鉢盒齊開。錦機共織。飼圓螭之新絲。金釭二等。則又會心別具。胼手不辭。是以師長輒嘉其勤劬。同學盡欽其婉娩焉。先是憲融以鱗生之菲才。獲鮑兄之青眼。紅爐傾蓋。意氣如潮。彩鵠銜盂。鬚眉欲舞。猥以弱齡好弄。小技堪驚。鯉尾未燒。鷹瞵不賤。巴人之唱。方遍於旗亭。越客之吟。亦籠之僧舍。遂乃松柏成盟。絲蘿允附。生愧彩鸞之壻硯盒。荒荒不嫌碧鶴之妻。香囊叩叩。夫以待闕之鴛鴦。作隔籠之鸚鵡。秦嘉集裏。自多寄婦之書。漱玉詞中。盡是懷人之什。梧風館小。魂舊欲銷。梨雲帳新。夢長可鞠。况乃者番跋涉。幾度寒暄。珠能記事。痕留西子。湖邊草號合歡跡。印生公石畔。香肩小並。六街之油碧。曾馳媚暎。羞七夕之霞觴。曾勸固乃。望之如仙。修來疑佛。方擬俟畢業之期。舉結鵠之禮。鯨天比翼。共研滄海之奇書。鷄旦同巢。一變家庭之舊例。苟或不能。則烟波一舸。當泛宅於南沙。梅柳千株。或買山於陽羨。可以學陶令之耦耕。可以效梁鴻之偕隱。而孰料病能見其肺肝。禍乃起於眉睫。李長吉嘔心狼藉。薰質何堪。薛靈芸唾淚淋浪。舜顏難駐。重以蹉跎歲月。憔悴風霜。雜劑誤投。時邪襲逆。求醫滬瀆。反來催命。之符采藥。西州不見。長生之草。周季貢問。神何補。苟奉倩。熨體徒勞。幾日飛龍祇。愁藥店數聲。別鵠遂上琴。絲夕陽花影難留。

倩女之魂夜雨靈床空搵安仁之淚迄今華鬢市上絮語誰通阿耨池頭蘭因莫證於是拾故劍於空箱集遺翰於塵几附以百緘煮夢之言一寸薰香之象將欲加以甄綜付之剗鐫播於藝林傳諸文囿焉則異日者玉臺有續此其一鱗形史誰修當留片席倘荷學中師友族外親朋或以硯席情深或以人琴悲切遂乃感我惜花之緒觸彼詠絮之才寵錫宏辭遙頌鉅製則靈香紀述無別章裁瘞玉銘旌不拘文格而九原滯魄匪不增榮五濁辱軀尤爲銜感者也妄抹蕪箋敬爲粧導敢謂情生於文無非歌以當哭臨辭怒擣不勝懊憹奚似

時其同學許蟾仙輓以詩云少時蠭落呈千劫金玉真全未嫁身志業區區等閑了識塵轉轉未來因重泉珠霧迷無質濁世心香向故人氾勝有書誰續者琴絃哀痛不堪陳蟾仙女士卽松江朱鴛雛君夫人此詩亦鴛雛代作也

韓紫若省長詩流傳絕少余前於奉賢朱昂若姻丈處見其五律贈昂若同年二首渾厚闊大誠長者之言也詩云大隱朱元晦風流我不如百城真自樂二頃可能餘嘯傲成新咏循環買故書茫茫千古意炳燭在遽廬有識憂方大無營道更尊薛蘿秋已暮蘭蕙夢猶溫契闊燈前影迴翔却後魂莫輕開

醉眼龍戰正乾坤。昂丈和作云。契闊思風采。仁言接靄如一綻。冰署到三復。草堂餘搨。挹勤求瘼。迂疎媿上書。憐憊欣有記。吾亦愛吾廬。保赤誠懷衆。垂青度降尊。江山經戰苦。草木及春溫。日照南樓咏梅蘇。東閣魂天心占見。復陽氣動潛坤。

昂若姻丈爲丁卯科孝廉與其兄粥叟同工詩。辛酉春余遇二公於京兆戚家。頗蒙引爲忘年之交。剪燭談詩。不覺終漏。二公白鬚紅鳥。望之若仙。誠我鄉之軾轍也。歸後郵筒時相往還。憶昂丈和余斗室狂塵老。二律云。斗室一翁。老人間未有名。元黃動羣感。歲月尺波驚。樂地埋憂地。無生悟有生。與誰獅子吼。魔劫正縱橫。天地無終始。人生有笑啼。慙慙憑蛟自舞。枳誤鳳來棲。起滅煙圖幻。盈虧月寫悽。故應善薩意。眉爲衆生低。粥叟一律云。吾佛何多趣。詩將斗室名。能超三界妙。不着一塵驚。解脫無遮會。分明太瘦生。莫忘歐九句。枕畔玉釵橫。

辛酉秋余執教南匯縣立師範學校。內子肖梅書來述我邑栽桑育蠶之利。時適恂子爲浦東旬報徵稿。答答無以應。即錄內子書寄刊。書尾附以一絕云。話到桑麻吾未忘。披紱一語一思量。蛾眉別有千秋意。料理青山課夕陽。書旣刊出。昂丈郵和四絕云。密字珍珠語不忘。小貓失尾耐思量。(肖梅書中)

語。好教陌上桑。添蔭聽徹晴鳩喚。豔陽珍偶甯教徒宅忘。桃花潭水不須量。語君好檢幽風讀。打點求桑日載陽。我已悠悠老健忘。索居歲月漫松量。睡餘一卷參同契。欲叩當年魏百陽。（原註近看參同契不甚可解）相逢東道快難忘。燭影樽前幾度量。真覺秋光容易老。一天風日近重陽。

余任職師範課簡多暇。輒與徐耐冰姻丈研究詞曲。耐丈任南匯縣教育局長。亦我邑名宿也。齊天樂和余雙十感懷云。十年前事胡廝鬧。西風又催人老。劫後沙蟲驚餘弓鳥。算是愁多歡少。避秦趁早。奈脚下黃塵慣黏衫帽。莫上高樓。攬槍昨夜不曾掃。杜陵怎增恨抱。簡書懷遠道。雲外鴻杳。井底瓶沈。坑邊灰冷。枉說河山大好。侵階蔓草做野史。亭間幾篇文料。淚墨模糊。金壺拚一倒。又八聲甘州。涉溪夜宿。用余韻云。儘閒情付與畫船兒。蓬窗倚風垂舍櫓。青苔碗小紅檯板爲惹愁絲。有一襟秋緒。孤枕夢回時。除却娟娟月。斯意誰知。問訊河橋舊事。牋幾株病柳碎碧。差差怪水邊雙鷺。白首尙相依。奈天涯栖栖倦旅。更年來憔悴不成癒。渾無計。沒啼鵠處也。動歸思。

賁湖許漢助先生。世居我邑之大團鎮。詩才高峻而性絕疏狂。綺歲選夢花叢。晤詩妓李蘋香。豔迹噪海上。三十而後青樓夢醒。意興頽唐。日惟以阿芙蓉自娛。見人輒佯狂大噱。人稱之爲半癒子。一日隆

冬大雨先生躡絲履著狐腋裘雅步雨中高吟得意之詩市人見之皆笑而先生夷然如是數載遂抑鬱死年甫三十有七蓋古之傷心民也先生生時最稱余詩余過舅家每與促坐談詩至於月午先生無子余偶詢及則笑曰有烟萬事足無子一身輕其風趣固如是今先生墓木拱矣思之曷勝黃鱸之痛哉先生作詩都不留稿遺羽飄零存者已罕偶檢敝篋得其四律亟爲錄之栩園函詢近况書此以答云行年三百感集心頭文字成牛馬金錢造寇讎多情終是恨有酒不澆愁（原註余家售酒）辜負元龍約西湖一葉舟（原註十年前栩園有同往杭州之約前年又囑襄辦文字老友多情輒呼負負）壯歲怱怱過此生已可知難承王父業翻羨阿翁癡（原註家君臥病已二十餘年）夢去無佳境愁來有好詩出門盡荆棘惘惘欲何之（按此二詩余當時亦有和作今原稿已佚僅憶二聯云春老留詩將天寒養酒餳燭奴扶小夢簾子颺新愁）題許瘦蝶衣金粉叢稿云我宗有奇士市隱廿年餘絕口不談利嘔心好著書風懷託遊戲蹤跡混樵漁遍讀金釵傳閑情我不如（原註十二金釵傳以筆硯鏡杯等物爲姬接）一覺揚州夢於今已十年感君傳影事爲我補情天（原註稿中載余前年與李香君校書事）綺製紅桑曲新聲白苧篇吟壇三老友栩栩蝶皆仙（原註蝶仙及醉蝶皆

以蝶名)

朱石禪以書法名。而詩亦高渾。尤喜爲選體。佳者如詠懷五首云。鴻鈞無息機。一氣浩亭毒。日月如燕。雁代飛。抑何速。人海六尺軀。太倉一梯粟。同羈世網中。局促復局促。丈夫負奇氣。超然脫塵俗。勿謂萬牛毛中無獨塵角。(其一)長風闢雲路。黃鵠何逍遙。六翮搏萬里。一飛凌九霄。咄嗟少年子。伏處甘寂寥。拔劍偶起舞。風雨來中宵。讀書輒掩卷。夜臥常枕弢。字宙鑄塊壘。俯仰皆牢騷。願振雙健翼。不知秋雲高。(其二)庭樹蔭清暉。冉冉凌雲姿。嚴霜厲孤幹。商飈摧繁枝。豈不憚磨折。故節難可移。陽春一朝煦。欣欣延晴曦。冲氣日蒼鬱。鬱爲棟梁資。物色待良工。千秋以爲期。(其三)四海同晦明。一室異哀樂。謂爲當樂死。惟日恐不足。乃其悲來時。天地皆拳曲。方寸役七情。涉境偶然觸。陰陽交爲根。舒慘互相伏。有感來悲愉。無端動歌哭。繫余獨胡爲。塊然如土木。(其四)結廬在人境。歲月殉遊戲。登高肆遐矚。林巒莽無際。天風來浪浪。夕陽倏西逝。叢篠依孤村。荒烟出古寺。青山不老姿。已改春容翠。俯視頑然軀。浮生渺若寄。不見郭外田。舊時金張第。營營蔽水謀。赫赫朱紫貴。巧拙原無殊。榮枯亦不異。擾擾百年中。一笑還天地。

安圃自南通返持示二詩皆經嗇老改過三月十四日薄暮江行云鶯飛直與吳天長鶯啼欲迴遊子腸尋春江上往復返驅車馭氣不用韁麥田雨多得晴喜柳岸風疾飄絮狂半天燒霞魚尾赤一團落日鷄子黃日落未盡月已上崦嵫光氣連搏桑紀月以望歲所本厯無新舊天有常滄江一道二千里上送日月隨奔忙朱顏綠鬢自愛惜紫燕黃鸝猶謹將俯仰萬物盡年少眼中江北江南鄉（時客南通）寓樓臨濠近水遠山皆在几席晨夕瞻對俗塵盡滌欣然有會寄此遐思云汎汎漁人競小刀芊芊草色上春袍迴風曲岸鶯千囀細雨垂楊路幾條雲態陰晴含曉旭山容紫翠濛秋毫天機正待靈襟會贊客南州亦自高

醉侯近嗜讀缶廬詩所作亦頗有似者樓坐云樓坐如禪定孤懷切短檠乞醕請微子飲水樂顏生破硯禾苗託殘牆畫稿成柴桑今止酒秋意欲誰明

癸亥秋遇華亭楊了公丈於海上逆旅出示詩詞稿一疊云皆最近所作讀之輕靈秀逸不類老年人筆墨隨錄數題寄姚鶴雛白門云擲筆能迴江水流登高一嘯白門秋鍾山萬疊輕於紙壓得先生豪氣否寸心千里兩閑鷗何處銷魂賣酒樓拾得江山藏袖底化將冷翠溼殘秋疎柳長堤一棹涼莫愁

湖畔嫩菱香。詞題紅葉秋。盈握裙帶微風飄。夕陽石頭城畔寺。如麻都是南朝劫後花。安得庵僧如水月。留賓沽酒典袈裟。西冷雜詠不。潑眼湖山破寂寥。兩堤翠柳鬪纖腰。分明攜手同郎過。底事游人說。斷橋攜手湖山一浪遊。今朝須要放雙舟。檀郎問我爲何意。船亦教他一並頭似金國英女弟子云妝台淨几供彌陀比較詩翁笑若何。寄語斷腸詩弟子。不須思我儘看他。菱花開處已銷魂。昨夜孤蟾夢不溫麝墨畫眉須略淡。休教露出舊愁痕。生小楊枝金鏤烟嫩春已自解纏綿撩人愁緒長。堤外一帶遊絲拂過肩一笑相偎耳鬟磨猶疑昨夜夢中過。春葱一握無言處細數圓紋有幾螺。指點初三月似眉黃昏悄悄立多時。爲郎惱見春愁影欲上珠燈故。遲詞如浣溪沙。云夢影和花捲上簾好爲無益門又尖箇中。情味水中鹽。八九分春殊縹緲。兩三點雨自廉纖。秋魂如縷不勝拈。眼兒媚示阿咸云飛來秀句剪眉痕。老眼一絲新。倘題白練墨。新香古裙櫳。生春英年味。到秋心澹何世種。仙根筭牀響處。抨烟彈月無限銷魂。

安圃爲余繪留園留別圖一幅。陳樹園師題平起蝶戀花一闋云。留園舊有銷魂例。送別人來。奉也。留無計落絮飛。花堆滿地。分明眼底人。千里曲折紅廊清淺水。絕似迴腸兜滿相思淚。一事思量聊足慰。

畫中贏約長相對。楊了公丈亦題采桑子一闋云。留人不住知否。芳心常葬汝。便爾同床夢到分時別。亦郎香魂相綰任爾天涯。曾不遠。一動相思便是盈盈欲笑時。余自題亦蝶戀花一闋有句云。認取鵝溪縑一尺。紅是春魂綠是秋魂魄全閱不足錄也。

三年前余任崑青嘉公立農業學校校長居安亭甚久。安亭人可與談詩者惟錢梯丹一人。梯丹初宦遊甘肅。既而返里治實業。一見即相投契。梯丹爲人軀幹雄偉。顏如渥丹。而性情尤亢爽。無倫每酒酣耳熱。輒爲余述陳樹藩陸建章殘民軼事及清慶王貶居肅州顛連困苦之狀。言時鬚眉戟張音吐若洪鐘。聞者神往也。梯丹居隴時得柳公權手書千字文數紙。紙出自礎石室。千金物也。而梯丹殊不自珍惜。一日余造其家。欲索觀梯丹囑其夫人寢之。床頂良久始得之。則鼠啮者已過半矣。梯丹詩學青蓮。好爲激越逾上之音。集中佳句甚夥。惜余當時未爲錄副。今日祇憶其一聯云。束書以外無長物。惟弄筆令人哭煞。賈長沙世界已憐。逢末日文章。猶幸似清時。傷心我亦崎零者掩淚從人學畫眉。莫將無益責耆卿。亦是人間太恨生。悽絕曉風殘月裏。亂紅一舸若爲情眼。看河山欲破時。裂冠痛哭復

何爲不妨留得銷魂譜付與斜陽笛裏吹詩雖非經意之作而亦復鬱勃有致梯丹今以某次長之招入都久矣緬懷舊雨輒復惘然

康南海先兄蚤歲喜作艷體詩友人偶述其無題四首殊極風華綺麗之致詩曰紅燭歛歛夜五更鳳城秋夢未分明不堪酒渴微雲後一曲琵琶帶別聲神女流雲不可招舊時月色已無潮無端誤入華臺會一榭紅薔倚碧簫開落紅棉一夢中酒醒昨夜又東風十年白盡蕭郎鬢不問桃花新舊紅萬花飛舉妙音天大醉騎龍近日邊未解吞針盡一鉢還應面壁坐千年又聞康少時嘗曠津妓珠樹圍留連日久負纏頭甚夥無以償謀入京暫避爲房姬輩所悉圍坐其旅邸中大索資康窘極求救於其友人始獲解其時新聞報嘗登一聖迹圖以紀其事云

林風以繡屏二幀寄贈樊山樊山答以菩薩蠻詞二闋一杏花燕子云上林花逐紅雲吐繡縫不帶江南雨春在鬱金堂東風燕子雙聖檀心一點莫使紅衿掩寄與宋尚書玉京三月初一梅花綬帶云任吹玉笛無花落珍禽嬌小佳於鶴雙鳳可銜將花間綬帶長江南春信早上有相思鳥紙帳暗香濃謝家林下風火甲子開歲五日得林風除夕賀柬却寄云五日紅箋達玉京璇閨守歲憶春明蛾眉帳卜

稱都講鶯語。江南念友生甘苦。固知蓮有薏。朔南錯怪雁無情。（自註余去年寄書未達宋人詩北書不至雁無情）報章仍付梅花驛人比梅花氣更清。

甲子新正日與恂子石禪集於醉侯靜觀閣論詩談禪輒至夜半錄醉侯元旦詩云花雪飄樓屋荒村梅柳鮮堯年記今日佛號頌諸天春到人還樂書攻道愈堅蕪菁且飽飯觀弈爛柯邊又人日詩云春氣纔回冷未央滄江微雪動晴光荒荒四海誰兄弟擾擾浮生背井鄉一竅鑿壞悲混沌六經開卷坐虞唐車鷄狗馬栖何易我更題詩和草堂恂子元日云笳鼓宵初歇俄驚節候遷微生老江海小隱謝車船刦壞隨輪轉干支厯磨旋東風故多事煦沫到枯禪又初七夜雪臨江仙云風絮霜華聲細碎霎時都上眉彎弄春嬌鳥綿蠻添將金粟炷掩過小屏山翠地流蘇輕放下蒜鈎不礙垂鬟重衾隔斷五更寒殘燈明滅處曉夢有無間。

老友朱大可從鄭海藏學詩。駸駸入室。余嘗衡論朋輩詩才。頗推此君爲第一錄其遊莫愁湖七律云少婦堂空燕子飛三年前已有題詩那知白袷清遊日又及黃梅細雨時兒女風華餘短碣英雄事業付殘棋莫愁至竟愁何事好爲烟波一展眉七絕遊鄧尉云籃輿軋輋曉禽啼隨意穿林復渡深徑仄

低枝時礙帽。花深小雨不成泥。贈內云。君應久熟桑麻話。我亦曾研未耜。纏那得承平好時世。南湖歸去課樵青。初九云茶鐺未沸研池冰。初九嚴寒已不勝斟酌。新詩誰第一。紅梅布政白梅僧。（樊山寄禪）超山宋梅詩代朱彊村姻丈作云。超山之石何崛峴。超山之梅亦奇絕。朔風打頭雪沒脰。時見千

花萬花發。爲問此梅生何時。不是紹興定淳熙。大明堂與報恩寺。當時老輩都題詩。誰知浩劫歷千古。或剏爲田犁爲圃。獨餘此樹伴空山。天荒老心逾苦。周侯（夢坡）合是今林逋種梅。曾種孤山孤竭來撫此。忽太息爲渠。曾見中興符老子。平生無好語。暗香疎影皆陳譜。謗作花間主客圖。斯是清奇僻

古主。

安圃有妹縵秀。年十五而夭。安圃爲詩輓之。云庭柯瘁秋葉苦。月和淒霜中夜聽鳴鴈。一聲一斷腸哀哀。訴何語。鐵翼孤其行。吾亦有弟妹。大妹今遽殤。雁行悲折足。皆灑淚汪汪。嗟哉曇一現。生年十五強。憶昔初誕世。王母壽且康。七十稀於古。嘉名錫之慶。（妹名心慶。縵秀其字。生之年爲先王母七十家君稱觴。承歡笑命名曰慶志瑞也）分甘廁諸孫。依依王母旁。耶娘失吾姊。得妹差慰傷。吾時賦童卯。（妹少吾五歲）梨棗欣共嘗。束髮梳雙髻。聰俊資超常。九歲受詩禮。孝友明大綱。十一學鍼黹。色絲

錯青黃。十三習圖績。涉筆生花香。珠懷貞以婉。玉質頗以長。操作勞弗輟。貽勉期相將。昭琰婉芳懿。左鮑參翔庸知美。無度招損天所殃。歲除猝遭變。嘔心血更狂。春回得小痊。宿疾根深藏。藥石失奇效。沉疴入膏肓。八月秋風冷。肺塵渴半創。淹滯憊不起。柴骨支帷床。病魔侵益劇。巫卜孰能禳。隱痛呻刺耳。口口呼耶娘。持行向慈淑。胡命兀穹蒼。(此妹病中語)霜風作秋未奄忽。返雲鄉。妹死今已矣。生者增悽惶。挑燈歌當哭。孤雁引若吭。人鴈兩相惜。唉急天荒荒。

安圃近作。率經嗇老潤色。作盤空硬語。癸亥除夕祭詩云。吾詩盲進植木穩。無繩無鉤莽混沌。躡藉攀提走。且僵可木岑。樓自揣本嗟哉。偏仄吐胸臆。囊詩檢點如鷄肋。心驚晉步苦頹伯。仁之瘦清虛。來金罍酌酒祭。吾藁斗血酌。勞師賈島志之所之。自爲樂。羞向人前道。詩殘篇覆瓿。不值錢。硬語盤空作問。天明朝二十等。閑過風雨蕭騷年復年。斗杓建寅歲在子。曉鐘隱隱春回始。待旦當歌獻歲詩。祭詩之詩止乎此。癸亥冬南通有館寒雅集之。盛不獲預會。聞而悵之云。梅枝南北坼江關。得句巡簷一笑慳。花勒峭寒芳訊近。羅浮香夢待春還。天心五五幻華鬢。結習而今不可刪。我亦如來最小弟。笑拈花朵望靈山。不寐云塵驚戰伐。碎金甌兀兀。騰騰尙未休。霜氣誰驚花繞砌。天河漸下月當樓。柝聲斷。

續吳江逼詩夢模糊島佛愁感聽鶴號更五點吾生指顧十年謀安圃將自通返滬齋老賦詩贈之云年少黃金礦佳人碧玉岑一樽臨水餞三月繞梁音不覺落花莫但看芳草深朱絃勤拂拭延齡奏薰琴。

今春恂子有扶桑之行歸來新詩盈篋舟中度元夕云清光九萬里別夢一雙人奈此團樂節翻成幅仄身但拈紅豆子莫問紫姑神行矣休回顧同採爛漫春舟中望高麗山云聽報孤舟近海灣倚欄閒與數螺鬟一痕青破西施鏡不道高麗尚有山長崎云信美江山是異鄉海波濶灔洛朝陽分將眉黛供平視翻取煙雲貯短囊風急危欄孤客立潮平古岸片帆張祇餘一事江南勝臨水家家種綠楊席地跌坐戲作小詩云貼地龍鬚軟似茵紙窗板屋絕纖塵終朝趺坐蒲團上悟澈空王劫裏身東京道中云夜色沈沈睡力微長宵短夢總悽迷輕車容易五千里一一疎燈作倒飛寓樓云家山曲外淚波紅一夕飈輪載我東客裏更無好詩意臥聽冷雨坐聽風薰風吹恨落誰家庭院天桃未著花盡日寓樓無一事自燒榾柮自煎茶鷄聲和月警孤眠鄉夢模糊未肯圓沒個人憐衣袂薄剪刀風急拗春天累煞深閨計水程小窗紅燭最牽情何當歸臥雙飛寺染黛薰香過一生東京雜詩云書囊盡日臂間

隨不賦丁娘十索詞。翠袖伶俜雲髻亂。輕雷車上並肩時。長裾廣袖競時妝。蝴蝶蜻蜓到處忙。暖玉不曾緣藕覆。鴨頭襪上白如霜。目招眉語欲成閑隔。著屏風勸莫歸。苦在心頭甜在骨。好來階上吃咖啡。
（東語謂樓曰階）鵝娃十五自姍姍。梳裹新更出倚闌。約指一星紅寶石。故撩雲髮要人看錦波隊隊浴鴛鴦閒傍宮城。踏晚陽最是寶兒憨絕處。笑渦深淺耐思量。細馬香塵散六街。櫻花時節騁狂懷。自傷落拓儒冠舊。羞與佳人挂玉釵。

甲子春小翠重遊杭州歸續得西湖詩夢影若干章。車中偶書云：一弄玻窗展晚晴。菜花黃處夕陽明。春風似識江南路。芳草如烟綠進城。湖上雜紀云：門前小港似羊腸。千樹濃陰壓水涼。剛許小船行過高槐分翠滿衣裳。湖風吹冷欲添衣。畫閣烟昏燕子飛。隔水人歸看不見。晚燈紅過柳邊堤。盡日看微雨。春寒不堪。熨蘆中。淺水清。小魚長一寸。細雨無聲。三月暮。小樓重到一年餘。捲簾十日清閑。長坐看雲山。臥看書月落。溪邊淺水明。樹陰微雨不聞聲。是誰裙幅飄風影。獨向秦亭嶺上行。樹外長江樹杪亭入春臺。樹草青青空山明。月無人在石上青。琴滴雨聲西溪云。昨夜得微雨。山中千澗鳴。柳陰雙槳綠花外。一山青靜坐。得詩意。開門聞鳥聲。西霧一灣水。到此自然清。山行云絕壁。峨峨萬丈開靈山。

風雨滌塵懷橋頭老樹如相識今歲花開我又來積雨逢晴草怒生荒崖四月暑相尋前山斜日篩疏影竹裏僧歸路半陰野草方田萬里青千山起伏走溫陵海風吹墮天邊影人比青山高一層小亭窗檻俯羣海上仙舟縹缈間古佛不知人世事一會日影自酣眠洞黑不見底微風流水聲雲深山齒滑燈暗佛顏青冷樹有秋意石崖生小瘦老僧久圓寂山鳥自談經山頂來尋訪古車叢殘一徑入棲霞綠陰城郭千家雨大道牛羊一線沙足底羣峯蹲虎豹天邊萬木起龍蛇秦皇死後封禪絕山鬼年年望翠華又寄蘧兄云甘向詩城老此身偶彈古瑟起秋塵春來莫種垂楊樹飛絮顛狂太惱人嗣宗醉眼向誰青掛壁龍泉夜有聲自是名心忘不了苦將蹇態傲公卿子張皎皎人中鶴懷古能追謝眺詩莫與旗亭爭畫壁雙鬟都唱渙之詞悵惘云芳草正得意孤雲還未還獨攜雙屐雨來上早行船客久生白髮病多愁晚寒淵明舊高士辛苦戀微官戲暎靈均云芥珀相投信有之雲居游跡繫八思何當小住桃花海賭唱平原十日詩名言何必去其陳理學千年自有真一語每教君見笑願爲列女傳中人（原註予極欽佩靈均而持論新舊往往不合君子和而不同此之謂歟按靈均杭人小翠閨友

也

醉侯夫人張壽護。新年與醉侯聯句。云檢錄舊時稿。(醉)撫摩新歲兒。(壽)雋絕趣絕。
王小逸善爲俳體詩。余最喜其新嫁一首云。香頸微微印枕紋。侍兒扶起懶於雲。平時多少雙關語。到此纔知一二分。

紅梵精舍筆記

南匯顧佛影

畫竹記

秋在生。蘇人年二十餘。以書法名於時。識者見秋書。輒謂其能。以篆意行狂草。鬆秀奇古。妍媚而蒼勁。以擬之古人。則冬心板橋彷彿似之。顧秋之所擅。不獨書也。詩筆亦清絕。特以所作不恆示人。故人轉不見知耳。秋有友霍子昭者。留日學生也。回國後。卽任楚省某專校校長。旣就職。卽以電速秋往助教務。秋念索居孤陋。能遠遊亦大佳事。且楚亦名邦。不可不一瞻白雲黃鶴之勝。計決。遂復電報可。間日自束裝行。某專校在雲夢城北門外。後枕高山。山水蜿蜒下注。瀦爲淺澤。七八月雨盛。之交山瀑大至。澤小不能容。旁溢入漢。附近漁人各就澤口張網。無不滿載魚口。翕張而漁人笑口。與之同張。是校校址。卽臨澤上。啓窗即聞魚腥。而雲水混漾。動蕩几席。殊有勝致。楚本多竹。而雲夢尤繁。山之麓。澤之濱。阡畝縱橫。非稻畦。卽竹林也。秋在途間。對景已覺神王。及抵校。卸裝。霍出相迓。歡然道故。並導秋周覽。

校舍大廈百間。氣象宏麗。云係某書院舊址。春來所葺理者。旁有曲徑上達高坡。坡上別建樓屋十數幢。用館職教員眷屬。秋無眷仍宿校內。不館此也。晚間霍置酒爲秋洗塵。并介見諸同事。酒次。秋遍詢諸人。皆異省籍。獨一白衿少年。與己接席者。操吳語。甚圓。因就通殷勤。始知白姓。字蓉莊。亦留日生。霍聘之來。教授博物等科。霍曰。白先生與君同桑梓。性情尤和易。後此論交。定能親洽。因轉問白。曰。聞君令妹已受本城女中學之聘。今將以何日蒞此者。白曰。舍妹欲來已久。特以我兄妹皆遠出。老母在家。無人侍奉。故遷延未決。今弟已電囑其奉母同蒞。計程明日可到。霍曰。老伯母同來。更妙。翠雨坡餘屋。正多明日當飭役。先往洒掃一過。以候高軒。白稱謝。旣而席散。秋辭歸寢。秋寢所在。校後別院。舊式小軒。坡窗粉壁。亦頗嚴潔。軒後一小花圃。矮牆圍之。牆後爲大竹林。迤邐而高。作傾斜狀。蓋卽所謂翠雨坡者是也。秋居軒祇一小奚奴侍几硯。同事學生。皆隔絕不相往來。是時校中初開學。尙未上課。間日秋晨起。令奚奴張巨案窗次。出行囊中筆硯碑帖之屬。一一供陳左右。有士定瓶。損其唇。家藏古物也。思覓圃中花養之。然圃實荒圃。羣卉皆萎。竹枝由牆根下伸。其長臂闌入界內。春來新篁怒發。牆脚被掀。磚塹散裂。凌霄之蔓怖不敢花。則匍匐如死。紫薇數株。亦枝葉零落。無有生氣。秋無法竟折竹梢一

枝歸佈置既畢遂舒毫作書。書爲其途中所得詩作一巨幅。張之壁間。以小畫釘刺四角俾勿墜。一幅旣罷。餘興猶濃。將更卜其二。忽童子呼客來。開簾白也笑肅入座。白顧見壁間書。諦視良久。嘆曰。兄詩書皆佳絕。眞才士。秋謙謝不遑。白仍且觀且讀。已而曰。弟有不情之求。兄能見允否。曰。何也。明日以褚先生來乞鴻寶。今迫不及。是幅卽求割愛。秋啞然曰。君旣痴嗜。卽以奉贈可耳。太夫人已來乎。曰。然。家母與舍妹昨晚同抵是間。住翠雨坡。明午弟特備家蔬奉邀。霍公與吾兄同蒞敝寓一談。舍妹亦喜塗抹。近習畫竹。兄來更當囑其出稿呈教。務望寵臨。勿却。秋曰。固當拜謁。特擾及華筵。勿當耳。白覩生已尤大悅。挾字幅辭出。明日秋果偕霍同往白寓。白逆入。先介見姪。霍等慰問途中辛苦。姪報謝。霍問。令妹奚不賜顏色。白曰。妹在廚次。視小婢治餐少間。當出見。幸少待。遂各進茗。姪知秋亦吳籍。遂與之瑣瑣論鄉邦舊事。秋但唯諾而已。已而婢報言飯具。白肅客過鄰室入座。饌出皆精潔無倫。吳人嗜甘。故餚多具糖味。秋連日食於楚庖。每飯輒辛辣棘喉。得此乃大樂。酒爲惠泉家釀。製以桂蕊。氣尤芬烈。秋連盡數觥。稱道不已。霍亦健進。諸人酬酢力酣。而簾影忽動。白起曰。舍妹出拜佳客。秋等急釋箸。却顧則縞袂仙仙。然容華絕代。人也。含笑致起居。莊而不拘。嫋婉有禮。致秋等讓入座。女曰。飯矣。諸公。

但恣飲暢談。勿拘拘也。遂據窗畔。軟榻坐坐。適與秋面。女笑謂秋曰。秋先生。書名震一郡。家兄久客海外。致夢夢。昨持尊幅歸。訝然創見。而不知儂已私淑久矣。然亦不謂今日之能接光儀也。秋亟遜謝。媼曰。芙兒不嘗習畫耶。曷不出就正於秋先生。女曰。兒畫俚。安足當秋先生一盼。且行篋山積稿皆散置。一時向何處覓者。俟間日理楚後。再出呈教未晚也。秋問女士在是間女中學任何科。曰。聞是書畫手工等。然此阿兄所接洽。蓉哥是否白曰。然也。週計九時月四而木五。然則餘晷皆暇乎。曰。然。曰。此尙差慰。否則日日奔波死矣。秋先生以儂薄技。烏足爲人師。阿兄強我耳。一旦受若輩窘。嗚鼓來攻。不幾殆耶。女言畢。大笑。秋亦笑曰。此女士過慮。安有是者。時白仍執壺。殷殷勸進。秋盧醉後失儀。辭不勝霍。亦已酣。遂飯飯罷。霍因校事正忙。與秋同辭返。翌日校中開課。秋課繁。忽忽半月。不恆與白相叙。一日爲舊歷中秋節。校中例假。教職員大半返里。霍亦晉城署賀節。秋無家。仍留校。子然無聊。方欲遣僮子出沽酒。謀獨飲。忽聞者侍箋入。啓視之。白書也。書曰。坡上月色定佳。尤有貲簷萬竿淪漪。一片如此。好風光。豈可負却耶。爰爲薄治茶餅。敬候塵教。并盼卽臨。勿却尾署。蓉莊名。然此箋字跡殊不類白書。纖秀柔媚。如遊絲。裏風不着紙。面心知爲林人下捉刀。遂摺疊藏之。易衣趨約。至家猶薄暮。入門卽見

室內已陳設煥然。非復初來時艸艸。書室中間張巨案。白妹方坐而作畫。覩秋來亟起笑迎曰。秋先生來殊不後。家兄午入城計垂暮必歸。乞少待。因呼婢治茗。秋四顧壁張畫幅無數。皆竹也。竚而觀之。或偃或立或欹或倚。清流或傍頑石。或風之瑟瑟。或雪之沈沈。或勁幹摩雲。生氣遠出紙外。或新梢下透春意。蓄於腕底。每幅必有題語。着墨不多。而寄託微邈。於以知其不苟作也。中有巨幅。墨藩猶濡。女指謂秋曰。此頃所作也。秋視之。則月影中修篁萬竿。藏紅樓一角。隱隱有女郎徘徊。徙倚其中。上題浣溪紗詞曰。萬綠當窗。綺閣遙晚。來清露溼金釵。輕烟籠處薄於紗。翠袖夜寒知。月重玉簫聲碎爲風斜。輞川圖裏是兒家。秋低徊吟諷譽不絕口。女請益。秋曰。僕於畫理實昧。安能爲女士益者。間日或於大稿加一二題跋斯可耳。談次天已漸黑。而白亦歸。攜來雪藕數枝。餅餚亦富。時秋熱猶甚。室中苦煩悶。相與移几榻。庭中女削藕啖。諸人味殊雋。女笑謂秋曰。此時吳中汽水尚盛。吾儕苟在鄉。亦且持瓶作鯨飲。此間僻陋。雖欲之亦不可得。令人不禁有尊鱸之思矣。秋曰。以僕視之。人工實不逮天產之佳。且此藕脆極。吳中安有此雋品者。談次婢出酒肴。媼亦蒞止。四人圍坐作一席。秋亦不復拘禮。相與劇談狂飲。親密如家人。媼年邁。少坐卽入。秋與白兄妹仍坐飲。已而皓月漸升。竹樹受月。寫影於地。微風振之。

則婆娑而舞。女復顧秋笑曰：「嫦娥真風雅人，與儂乃有同嗜。惜儂無管夫人妙筆爲之一一鉤勒出耳。」然如是佳畫，先生安可不加題識？秋問言欣然曰：「可。」因朗吟曰：「翠雨坡頭萬竹枝，嫦娥清影寫離披。何當別有千秋意，來作人間女畫師。」吟罷，擎杯引滿，復大笑曰：「詩拙不足博月中人一粲。實則嫦娥果撥墨爲圖，又安能及女士之工？」女驟然曰：「此先生過獎矣。兒安敢當此酒酣？」白謂不知老母眠未，妹請秋先生寬飲。兄當往一省，卽來言畢，自去。白去後，女果執壺酌秋。秋急辭讓，指觸女腕，溫膩如脂，不覺神移。女紅霞上頰，奪手悄然退立，無言。而白適出，秋知不可復留，遂告辭出門。白送出門外，獨不見女。不識其嗔耶？惱耶？歸後猶惴惴，既而數相見，覺言笑晏晏，如平日。則漸慰。嗣後白每週必招秋之家談叙。秋亦每招必往。除月木二曜外，幾於無日不往。如是數月，忽聞漢上有民軍將謀革命，警訊傳來，閩境騷然。楚北民情強悍，山僻皆匪藪。至是乃乘機蠭起，四鄉富戶多被劫掠。一日，秋詣白所，白皇然告秋。欲仍奉母妹歸吳。中秋念老嫗弱女，居此盜窟，爲勢實險，遂不復阻。但曰：「以現狀論，兄亦自以卽徙爲得。若弟則子然一身，客囊中舍束書外，無長物，固不懼盜也。况霍公維持校政，恃弟左右，安能遽舍之行？惟同居數月，親如家人，一旦言別，何以能堪？」言畢歎歎。白兄妹亦掩抑不勝。是夜，秋即宿白家，助白。

兄妹理行裝。詰旦裝具舟人已俟於門。白登樓。白母秋坐溫榻中小息。忽覩女攜一畫軸來。悽然授秋曰。兒數月來常承雅教。今日別矣。愧無以報。此拙畫一幀。卽翠雨坡舊景。前爲先生謬賞者。敬以奉贈。君睹畫如睹兒家兄弟。并可想見中秋賞月時矣。言次聲咽淚波熒然。恐爲秋睹急掩面趨出。少須。白全家皆登舟。秋與霍皆致送河干。帆影漸遠。秋猶癡立。霍促之始返。白家去後。楚亂愈亟。有大股匪涎是校。校舍宏麗。竟欲占爲巢穴。迫霍遷讓。霍無術解散其校。偕秋轉而之湘。湘之某將軍與霍有舊。遂介秋於其署司記室。將軍頗器秋。秋亦安之。然自是與白家音訊隔絕。暇日展畫。徒自低徊悽愴而已。秋居湘轉瞬二年。屢欲乞假歸里。而將軍以事繁不許。旣而將軍忽奉政府命電調入都。秋乃乘機請曰。將軍榮行。本當隨侍鞭鐙。奈某此去離鄉愈遠。乞先賜遄返。一掃先人墓。俟私事少楚。立卽北來再效愚忠。惟將軍許焉。將軍情不能却。乃允以一月假。囑事畢立卽登程。秋諾謝。遂東裝返蘇。抵家之翌日。亟入城訪白。按白所述地址往覓。則樓宇巍然甚新。左右皆曠地。更無鄰屋。殊不類白之所言。訝甚。姑往叩樓中人。始知此間固白家舊址。前年大火。全街皆燼。此新建屋已非白家物矣。問白家何往。曰。不知也。秋念二年來郵緘不報。其緣是故耶。然今將何以覓之者。獨立惘然。不知所可。而樓主人曰。我

雖不知彼詳細居址。然彷彿聞人言已遷往上海。君欲覓之。試往上海一行。或可得。秋謝主人。卽轉乘蘇滬快車赴滬。抵站購票。車適至秋。登車見旅客甚稀。一少年方跂足閱報。對坐適空。遂據坐之。竊視少年。則報紙方掩其面。不可見。已而少年徐徐下其報。見秋大呼。秋視少年。卽白也。驚喜交集。互述後事。白自言由楚返里。不及數日。卽爲鄰家所累。居室盡燬。無已。乃遷往上海舅家暫住。先是我兄妹常作書與君。輒不得覆。嗣閱報。始知楚校亦燬於匪。同事星散。死者數人。因疑君不知流落何所矣。屋梁落月之思。固無時或已也。秋略述己事畢。遂問老伯母安乎。曰謝君老母幸無恙。又問令妹無恙耶。曰亦無恙。顧已嫁矣。秋大愕。曰何謂嫁。嫁者誰也。曰舍妹嫁耳。妹聳卽舅家表弟成禮。已一月矣。秋色變。頹然倚榻。背目睽睽。視白白知旨。亦悄然不語。久之。移身近秋。喟然曰。弟固知兄之所悲。卽舍妹苟得兄訊。亦未嘗不愴顧。兄等前此。固未有成約。二年來。彼此參商。又未嘗有隻字之通。夫復何尤。矧表弟之姻老母。實主之舍妹。之不欲重違母命。蓋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我表弟亦一佳少年。其畫實足。與舍妹相頡頏。特此語。或不爲兄所願。聞可毋復言。今茲但問兄能惠臨我家否耶。秋曰。我能與君相見於願已足。今晚立涉蘇明晨即北上。願君代向令堂老伯母處叱名。叩安更致意。令妹言秋在生從。

此永別矣。言畢，歎白亦黯然。時車抵滬站，旅客紛下。白復邀秋，秋掉首不願。白知不可強，遂自別去。翌日，秋果首途北上。入都後，知將軍已先發，遂往銷假視事。數月後，忽得都同鄉會轉來一函，啓視之，畫而非書。作斑竹數枝，半皆枯折。題云：苦病浹旬日，就委頓。今晨咯血益盛，恐不復能起矣。倚牀寫此，聊用自悼也。時在甲寅中元後一日。白芙魂絕筆，詩曰：妃子啼湘事有無，斑斑紅淚認模糊。於今病折西風裏，烟重霜寒淚亦枯。秋一覽，慟絕。間日亦解職，遯去不知所之。

盜窟記

辛生素晚。吳人幼而狷介，不近俗。年二十餘，心宇益遼廓。厭城市之繁擾，徙而之鄉。鄉在天平山麓，背臨長河，峯巒起伏，草木暢茂。牛嘗野遊，過之，遠愛其有疏莽之致，遂築室數椽。家焉。或告以其鄉多盜，太湖伏莽多萃於是。子一文弱士，安能予處盜窟？生長笑曰：子真多慮哉！盜亦人耳，一鄉之中，我讀而彼盜各安其業，初不相犯。何以懼爲？且我聞吳中之盜，頗有紀律，意氣肝膽之間，或賢於紳大夫遠矣。卽曰不然，書生舍一簋，蠹餘更無長物，又奚勞羣雄？盼遂不顧，逕自載其琴書，徙於新居。一榻一几，一茶具，一炊具，蕭然如野僧。門外河岸邊，繫一舟，備作遊具。爨灑之事，則雇一村豎爲之役。如是居數

月日惟彈琴讀書自娛。旣未遠出亦未嘗一覩盜蹤。一日靜極思動攜漿盪舟出遊時當初夏山濂下洩河水頗急生停漿順流而行兩岸綠陰如海間以雜花三數恣意眺覽樂而忘返不覺已達數里外河流陡轉竹樹森翳中微露粉牆一角牆外石步齒齒然直達水次辛生默揣是中必幽人所宅擬維舟登岸進乞杯茗解渴舟甫近石步警覩一物盪漾水中急挽起視之則一素羅女衫綴以絳珠鉦數枚尤尤瑩磼不覺大異念荒村中安得此珍服者方涉遊想遽聞足音茫然起於林次繼以女子笑語聲其一人曰阿姊此番負矣儂若再獲一鵠者碧霞佩當不復爲姊有另一人曰小婢子射技乃大精進倘再能與吾較劍當更以珠鉦五顆爲注前者似又吃吃笑曰姊射且不能尙敢劍乎如必不自諒何妨一試語罷但聞劍聲鏘然似方酣鬥辛生尤爲驚異遂繫舟石畔以珍衫擲艙中潛起窺之則堯眼籬內臺榭隱隱花木尤繁瀕河爲竹林林畔廣場一片織草蒙葺二女郎方持劍相撲而竹樹之趺弓矢刀戟紛列無數辛生視二女一長一幼長者年約二十餘衣絳絹之衣幼者甫十五六上下皆縞二丈皆不裙而長者腰間束以黑錦之帶腰纖幾不盈一掬惟面目爲竹樹所翳殊不了了二人相搏久之長者似漸敗退近籬次幼者逐步進逼殊不稍讓旣而一劍倏起距長者雲髻不及累黍辛生

駭極。頓忘所以。遽失聲。大呼。二女。躍聲立止。爭馳窺籬外。辛生知且得禍趣。迴身欲逃。則幼者已從籬角簾蔭中躍出。遮其前厲聲叱問。爾何人。敢窺人園。園生方欲自陳。長者亦自後至。相生面曰。此人敢探虎穴。或者爲官中奸細。不如先擊之。更加訊鞠。言次。自緩其腰間錦帶。錦帶擊生手。命幼者曳之行。生知亟辯無益。姑隨之。由園徑東折進月洞門。則一絕大院落。雕甍彩棟。樓宇如雲。有垂鬟婢十餘人。方聚庭間作蹴鞠戲。見二女入。爭垂手侍。長女命一婢將生隅立。己則與幼者偕入室中。生兀立不知所可。而所足瘦楚欲死。將生之婢覩狀哂曰。相子如是文弱。如何亦敢爲奸細。辛生曰。子何處見我爲奸細者。旣非奸細。何以爲女公子所獲。曰。我乃鄰鄉一書生。偶掉舟過此。聞擊劍聲。故上岸一窺。冒昧則有之。奸細則不敢承。婢熟視生面。久曰。子言或非謠然。旣入此。恐更無生還之望矣。辛生大驚。欲問忽廡內傳呼曰。女公子命帶奸細人訊。婢亟推生登堂。堂中陳設奇麗。直擬侯王。中間張古錦幕。寬可數丈。則左右兩珊瑚懸之幕內。設高座。置一鉢紋沉檀之椅。長女方端坐其上。幼者居其次。左右羣婢夾侍焉。生入拜於幕外。微睨女。則已易爲盛裝。寶相莊嚴。彷彿豔絕。女覩生入。即作色曰。若究爲何人。人滿窺。探其意。何居。速告免刑苦。辛生目愈不言。且殆逐壯。其膽侃然。自陳女聞。默默久之似有。

所感少間。又曰。子旣自云文士。可。能詩否。辛生曰。詩乃餚。生囊中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苟蒙不棄。當歸檢夙稿。敬塵教益。旁一婢小語曰。子下次再來時。宜以詩來。勿復以頭顱來也。語出羣婢。皆嗤嗤笑。女亦爲驟然。命爲生解縛。款之東齋。俟後。命辛生下堂。後更懵然如夢寐。無已。復隨前婢行至所謂東齋者。則卽園後小軒也。玻璃粉壁潔無纖塵。而架上牙籤縹帙。積疊尤夥。軒後有複室。精銅之床。懸以紗帳。几上燈爐瓶盃悉具。婢旣爲生焚香。淪茗後。促促自去。少頃。又以蜜漿盤饌來陳案上。生知非惡意。又適飢渴。遂據案大歎。不暇他顧。婢旁立睨之。笑曰。稍緩亦下汝咽。誰來奪汝者。生停箸視婢。狀頗明慧。遂曰。頃間囑我勿以頭顱來者。卽子也耶。婢微笑。頷首。生曰。然則此間究爲何所。公子者。又屬何人。還望明告。婢曰。汝少待。自知多問。何益。固詰之。婢終不肯言。生無術。仍就食。食已。婢攜具逕去。反局其扉。生枯坐無聊。乃就檢架上書閱之。天漸昏黑。覓火燃燈。燈明忽於案頭。得一紙大。甫尺許。展視之。則一太湖形勝圖也。圖後附以說明。詳載水流緩急。山勢高下。乃至沙州土礁。小坡仄徑。彌不備列。而圖中尤有無數紅黑點。頗難索解。乃復翻閱其說明。則云黑點者官軍船隻駐守之處也。紅點者吾黨船隻駐守之處也。兵多船巨而械精者。其點大反之。則小。官軍之暗通於吾黨者。其點方反之。則圓。

生反覆展視始悟是圖必爲盜黨所繪然則此間其真盜窟矣方欲更閱忽一劍鋒自眉間下劈直抵案頭回顧女也燈光中玉容蘊怒手劍作欲斫狀曰我固疑若爲奸細若猶矯辯今茲已窺人祕圖苟不自官中來者讀此圖奚用生亟力辯其誤女漸色霽諦視生面可刻許忽歡然釋劍笑曰我固知君雅士適間所爲特以試君幸恕鹵莽語罷遂與生並坐案前絮絮詢生家中尙有何人椿萱在堂否生曰僕二親早世西海爲家然則婚未曰未也野鶴閒雲安有家室今茲蒙女公子不加刑戮想仍可還我故鄉惟此間事尙望略示一二俾祐所惑女少思曰可因就案間傾杯茗飲之間生曰子亦知有水裏蛟王德勝者乎生搖首曰未也曰然則亦聞小青蛇李二否曰否均未之前聞女啞然曰子真可謂屋裏先生不知天下理亂者我今實詰汝之二人者皆太湖中巨盜而王德勝卽我父也我父蚤歲有文武才而不能得志民國初年入都謀事觀政海中昏鄙惡濁狀遂拂袖南行之粵時粵省方組織護法政府家君在軍隊中謀得一營長缺浮沈年餘又爲同袍所忌譖於上峯遂遭罷斥家君大忿謂目今軍人之陰險殘酷實甚於盜賊我輩負蓋世才與其爲兵甯爲盜遂率其心腹之士三百人來太湖中爲盜改姓名曰王德勝爲盜三年械精糧足去年有官軍六百人來攻家君以銳卒二百七十人破

之獲其大船五。礮十尊。槍械子彈不計其數。附近地方官始不敢輕視我黨。水陸警悉來輸誠通款曲。家君亦許其祇掠過路遠方紳宦不擾本邑。惟每機關須年納錢糧爲保險之費。我黨大本營在某山山腹。君當已於圖中覩得之此間乃家君所構私宅也。生曰居此者除女公子外尙有何人。曰小妹紅芸。即頃間君所見者。此外婢子二十人而已。家君以在山時多。然亦間歸家小住。生曰敢問女公子姓名。曰兒名蘅也。姓則君可勿問。父命不敢洩耳。令妹與女公子同母。生乎曰。然。然妹嫻武事射擊之技甚精。兒則雅嗜文史吟詠性不同耳。曰然。則所云小青蛇李二者誰也。女曰彼亦我父徒黨。水上發砲之術至精。百出不虛一彈。顧乃不解文字。倉狀可厭耳。是時生與女並坐。耳鬢相附。氣息咻咻。然奇馨。棘鼻。因爲之心蕩不已。私念盜中乃有佳麗如個女郎者。苟獲與我成眷。屬甯非平生奇福。女見生沉思不語。不覺轉首一笑。頤觸生頰。紅霞陡起。生不能復耐。遽攬其頸。吻之。女亦不峻拒。時窗棱風動。燈焰忽低。而室中轉覺寂然。少頃。生握女手。曰卿能下嫁。鍼生否。女黯然曰。實告君。兒已有婿矣。生問爲誰。曰卽李二耳。已成禮否。曰雖未成禮。亦有日矣。蓋家君去年之役。以李二功巨。欲羈縻其心。故以兒身許之也。生曰。以女公子瓊姿蕙質。乃甘爲盜婦耶。語出遽覺。女父亦盜也。遂亟改口曰。乃甘偶彼僞。

耶女曰此尙何病曰不如偕遜曰偕遜亦佳惟途中爲李二所獲者我二人皆磔矣旣又思少頃疾躍起曰我志決矣決隨郎同遯得脫則比翼天涯永盟白首不得脫則駢戮可耳遂囑生少待已即馳出將及門次復返問生曰君頃間不以舟來耶曰然此舟泊於園後石步旁曰約可載幾許重者曰二人外可容一箱女領首出門去炊許復來則又已改妝爲滴間鬪劍時狀手中挾一巨囊一劍語生曰行也趣行勿濡生遂偕女同出園中星光滿天萬籟皆寂女四顧喟曰如此好園林今永別矣儂但祝老父玉體康強芸妹早得佳婿藉以稍慰逃人懸慮語次哽咽生亦爲之淒愴不勝旣出園門登舟置巨囊中女見珠衫笑謂生曰此鉞儂已輸與芸妹矣今復將去彼得毋笑我客生曰即以是留爲紀念又笑不可者卿所攜袱中皆衣飾否曰然尤有明珠百赤金葉十金葉極重故不敢多帶然以是爲我二人半生衣食之需固已綽有餘矣二人且語且解維打槳行生意本擬載女至己家暫住再圖遷徙女則力言不可謂此間數十里內盜黨遍布稍露消息不復能出虎口故今不如乘夜繞出太湖逕渡至無錫界內則彼間盜跡較少或不易爲所得生不得已從之鼓棹行甫三五里兩臂已酸楚而風勢又逆不能復進女奪槳自擊之前不及數里亦已嬌汗淋漓心益煩燥深悔適間未攜一婢同來稍分

勞悴已而勉抵湖口。而風勢大作。湖浪如山。二人力盡神疲。相視無策。方進退維谷間。忽蘆塘中觱篥聲起。有大舟揚帆出船首。一彪形漢掉槍喝問。小舟中何人。速言速言。不則我槍且發生。匿艙中噬莫能聲。女急起身起曰。來者水獅兒。何爲大喊。水獅兒者盜黨中口號也。語出其人果不喊。但曰。既是水獅兒。風浪中胡爲以小舟犯夜。女僞曰。主魁家女公子有急事。命往報主魁。是以夜出。其人聞言大笑。曰。巧極。巧極。主魁適在此。汝等速過船。省却多少跋涉矣。女是時萬不料其父適在此舟中。聞言不覺大愕。欲鼓舟急遁。則已不及。大船上白光一閃。其父持探海燈兀立船首。警觀其女及生狀。大驚狂呼。不少時。二人均已被捕。女旣面父。俛首無詞。魁念家醜不宜外揚。不如歸後再訊。遂回舟歸。抵家已夜半。縛二人東齋中。紅芸知父歸。披衣出迎。及得姊訊。大惶駭。然見父方怒極。不敢多語。防取憎。魁以盜中事夥。固已二日夜未睡。覺疲困不可堪。因即命芸守二人。自往少寐。芸諾。魁乃去。芸俟魁行後。卽釋二人。起曰。姊等宜速逃。明日李二一來。事且殆。衛泣曰。妹釋我。獨不懼父責耶。且逃又奚得脫。芸曰。父極愛妹。定不苦至姊等。此行宜以巨舟。且外間風勢已轉。可帆而不槳。再選婢子數人。從庶不自苦。此事妹爲姊擋。摒之姊等。但少俟半句鐘。內行矣。衛與生伏地叩謝。芸不顧疾出。少間。二人果復登舟。芸

立岸旁揮淚相送。衡則但坐船首痛哭。生命二健婢張帆。此二婢者其一卽侍生東齋者也。帆張水聲。汨汨船已離岸。而夜色模糊。數丈外卽不復相辨。生與女渡湖至錫境。售其珠寶結屋惠泉山下。終日琴樽相對。不問外事。迴顧前塵。渺然如夢也。

焚書記

文章之恢詭濶奧。莫過於清天游胡氏。譬之製餳膠者。燬其餳令堅。堅極遂不能甘。俗嗜客有愛胡氏文者。旦夕摹之不輟。每獲一題。輒以示人。問能肖石筍否。譽之曰。肖也。則色然真然必進而叩其所肖者。奚在而譽者。遂窘以余視之。其文濶奧已越胡氏而上。蓋入魔境矣。客之字曰廢廬。故我亦以廢廬稱之。廢廬初求學於滻濱某專校。某專校之執教者多新文學鉅子。得廢廬文。開卷廢然。欲勉爲句讀。乃平日之標點符號。至是而一一失其效用。無已。則以死文字三字贈之。旣而廢廬畢業。亦執教於滻之某中學。暇時蒐其文稿數十篇。刊以分贈戚友。見者多笑之。廢廬不顧也。一日廢廬得友人書。友蓋錫入而幕於秦者。知秦亂日甚。久羈殊險。遂束裝南返。其馳書於廢廬歸甫三日也。廢廬旣得書。卽擬往訪。一絃闋悰。遂於某星期日之晨。挈裝呼車至北火車站。將附七時半快車行。旣到站。視腕表甫指

六時待車室內人聲闐然。二三站役彳亍往來。張其倦眸盼客而已。廢廬方無聊間。忽聞站外車聲。轔然一繡轎止於門外。有老者挾一女子同下。老者入站視站鐘曰。甫六時也。兒曉行得毋疲耶。女曰。不然。站客何少。二人且語。且行。同入待車室。老者曰。兒坐此。我將爲汝購票。二等乎抑三等。女曰。客少。非擠。三等可耳。老者既出。女遂坐於廢廬隔席。廢廬微窺之。見女年約二十餘。衣飾全身皆黑而髣白。如霜神采。秀逸時方翹其雙足。以傘未徐去其靴尖之泥。既而昂首亦微視廢廬。廢廬踴踏欲避之。而老者適入。曰。票得矣。汝可自行上車。今將有數言囑汝。言時以目視廢廬。廢廬覺知二人將有密語。遂悄然自出。赴售票處。購一赴錫之三等票。逕行上車。時車上人尙寥寥。遂即近門處坐焉。坐久無聊。因自行篋中出其坐臥不離之石筍。山房集。默誦之。方得意間。而門啓。旅客羣入。一女子後至。手一篋傘。卽坐廢廬之次。廢廬昂首。則仍待車室中所見之黑衣女郎也。不禁屈身讓坐。女見廢廬亦展輔微笑。已而坐定。廢廬仍僞爲閱書者。眼波時起。竊覲對座。覺女亦數數注意於其手中之書。心異之。然終不敢冒昧接談。已而車抵。一站將入。分道。車箱大震。女之提篋本置皮物版上。忽受震而墜。適懸廢廬頂。女大驚急起。扶之曰。箱乃不安於位。傷先生否。廢廬實已傷其額。及聞女言。頓忘痛急。應曰。否。否。願女。

士勿驚。此箱當爲女士重置之。女稱謝。遂頹然歸座。廢廬旣爲置其箱。心感此箱之能介紹其話端也。訕然言曰。女士赴蘇乎。曰否。錫耳。曰抵錫。尙有二小時。車中無事。女士亦需書否。女曰可。因展廢廬所閱書。曰此石筍山房文集也。此冊中評點至精密。書眉卷角丹黃爛然。其殆出之先生之大筆乎。曰把卷時偶有所得。是以塗之爾。女曰然。則先生喜讀是書乎。曰固所嗜也。女士殆亦好是者。女欣然曰。然吾師嘗告我文章者。以明瞭顯豁爲宗。顧欲進而求其韻味。雋永則非琢飾。鍊不爲功。天游者。琢飾鍊之極致也。嘗之定庵詩八大畫。同爲文藝界之異點。可玩而不可學也。學之且入魔境。先生以爲何如。廢廬悚然久之。曰女士之言是也。女士學淵而識卓。鄙人敬佩無已。今茲願聞所如。曰余禾人。僑於滬頃。將赴梁溪。戚串家耳。時車已抵錫。站女攜篋傘。將下與廢廬領首。爲別。廢廬悵然。曰女士今將至令戚家矣。令戚誰氏。曰西門外秦也。別矣。願再相見。語畢。遂翩然而去。廢廬目送之。至於不見。時車又鹿鹿動忽憶己亦當行。遂急下呼車訪其友。途中念個女郎何秀逸。乃爾。是必世家閨闥。且盛年續學。可羨也。時車將抵友所。又念吾友亦錫西秦也。或與女郎戚氏不無葭莩繼。而轉念安有是巧者。時車已止。遂竟置之。既下車。見友家小樓數楹。枕山而面水。門前榆柳成行。頗有幽致。左鄰小園隔以屏。

眼籬花竹隱隱廢廬殊不暇觀亟叩友門友出握手欣然肅之入書室坐定各談別後事談方酣忽一垂髫女褰簾入見有客踟蹰欲退友呼之曰妹入無妨此吾老友廢廬先生也女鞠躬致敬友又問妹頃在何處女曰方自東隣叔家來耳叔家今日亦有遠客蓋萍姊來矣友曰然則汝又可挽其授唐詩矣惟今日彼初至汝慎勿往胡纏致令生厭女諾而出廢廬聞有女眷自遠方來心怦然動意其卽車中人乎然其友不言亦無從問是夜卽宿於友家明晨廢廬睡醒天甫平明披衣起推窗一望其室適臨小園修竹千竿綠陰濃翠搖映晨曦竹外小池半畝畔臨幽軒雜蒔時花結構殊雅乃思此園不屬吾友必爲其隣叔氏所築此時友家人方晨寢枯坐無聊試往散步些時藉吸新空氣當無妨耳遂扣衣躡足下樓樓下一小僮睡方酣廢廬亦不之告逕自啓門門啓則小徑蜿蜒直達竹林深處廢廬信步繞出林後則一亭翼然突臨池上亭中有縕衣人方憑欄觀水雲鬟雪腕彷彿如人廢廬防爲所見急欲退避誤觸老樹之根幾躡女聞聲回首視廢廬廢廬亦見女二人相視皆愕以爲車中邂逅不期又聚於此旣而廢廬悟昨日所聞叔家遠客云者必爲女也遂亟前鞠躬爲禮并笑詢曰女士宵來安乎女亦含笑曰佳也然先生胡爲在此廢廬爲剖其故并自陳姓氏女喜曰我二人雖同客然兩居

停。固。一。家。人。耳。足。下。少。間。當。來。一。談。既。而。又。覺。其。不。便。急。改。口。曰。今。日。我。有。遊。惠。山。之。約。先。生。若。以。明。晨。仍。蒞。是。間。則。鄙。人。當。敬。候。文。駕。也。廢。廬。欣。然。曰。敬。如。芳。約。決。不。方。命。女。士。此。來。將。留。幾。何。日。者。女。曰。一。星。期。耳。因。反。詢。廢。廬。廢。廬。曰。賤。子。執。教。滬。校。此。來。乞。三。日。假。惟。惠。山。佳。非。一。星。週。難。盡。遊。興。女。士。以。爲。何。如。者。女。悟。其。意。俛。首。潮。暈。於。頰。時。二。人。方。小。語。間。有。呼。聲。起。於。竹。間。女。曰。小。婢。來。矣。君。且。歸。廢。廬。慮。爲。人。見。遂。潛。返。臥。室。幸。僮。猶。未。醒。知。未。爲。所。窺。遂。喚。之。起。旣。而。友。出。同。餐。於。廳。事。飯。罷。偕。遊。惠。山。之。麓。廢。廬。隨。友。行。而。意。殊。不。屬。釵。光。晝。影。中。徘徊。注。視。冀。近。玉。人。而。終。不。獲。迄。日。晚。悵。然。歸。將。抵。友。家。友。妹。已。俟。於。門。次。見。其。兄。呼。曰。阿。兄。等。歸。乎。東。隣。萍。姊。午。間。接。家。電。頃。已。束。裝。行。矣。廢。廬。聞。言。大。驚。失。聲。曰。妹。知。電。中。作。何。語。者。女。瞪。視。廢。廬。良。久。似。謂。干。汝。底。事。者。廢。廬。頗。然。旣。而。女。復。回。首。語。其。兄。曰。聞。阿。母。言。電。謂。萍。姊。之。父。病。亟。故。速。其。星。夜。歸。也。三。人。且。語。且。入。室。廢。廬。頹。然。就。坐。念。天。之。厄。此。良。緣。有。如。是。者。不。覺。懊。喪。不。可。言。狀。友。見。其。神。色。有。異。亦。駭。曰。君。有。疾。乎。廢。廬。曰。否。惟。我。頃。忽。憶。滬。上。有。一。要。事。尙。未。勾。當。故。明。日。擬。以。早。車。行。矣。友。曰。君。甫。來。舍。忽。欲。歸。玩。君。鬱。鬱。之。狀。殆。與。東。隣。萍。女。士。之。行。必。有。關係。廢。廬。力。辯。其。無。曰。我。家。慢。客。耶。廢。廬。更。矢。其。無。曰。然。則。敢。再。屈。留。一。二。日。可。乎。廢。廬。念。我。之。促。促。

欲行徒以佳約驟覬。歛望之極廬居此徒增惱悶耳。今如友言小留或可。更得彼中消息如彼父病凶則是間當有急報意決遂允其友更住一日以後日午車行然此一日半之光陰忽忽已去而青鸞黃鶴依舊音舛廢廬不得已遂束裝行既抵渴校復爲職務所羈漸至淡忘惟偶一念及深悔園亭一會未詢姓名地址以致同處滬瀆而咫尺蓬山無由探訪恩欲函詢其友則前旣不承今又難於啓齒輒轉躊躇情難自決駒隙蹉跎倏忽間不覺已兩旬矣日廢廬課務甫畢卽得一自無錫寄來之掛號郵件不問而知自其友來也廢廬啓封則除其友一箋外另有紙卷一廢廬先讀其友書曰廢廬同志閣下君之行忽忽又半月矣昨日由家叔處交來書一册云係萍女士遺囑託轉交我兄者弟前此詢兄與萍女士有何關係而兄必多方掩飾今如何者然萍女士盛年績學竟爲造物所妬兄將何以悼之想廢廬文集中又將添出一篇沈痛文字矣至與君遺書君自讀之可也某白廢廬開箋見書內遺手筆中夾一箋卽致廢廬書也廢廬復含淚讀之曰廢廬先生大鑒日前在錫園亭一別忽得家電以父病促歸致忽促之間未及以姓名住址相告至爲歉然卽今者恐君尙不我知也萍返舍三日家君

之病即轉危爲安。而萍以憂急所攻復失眠。日就委頓。今病已旣恐難復起。惟念前此邂逅先生於滬錫途中。曾允以拙批石筍山房集奉假。今茲特囑家人寄贈。卽以了此。重因病中腕弱。恕不多述。耑肅敬頤文祉。萍再拜廢廬。讀已覆。讀淚隨聲下。明日盡出其平生文稿。及胡氏之書焚之。嘆曰。我今後方知庶物聰明最爲造化所忌。故好花易殘。明月易缺。美人多薄命。文士多坎輶。况文章至於胡氏。雕肝剔腎。窮極工麗。干犯天和。不祥莫甚。焚之毋令更祟於世。之與我有同嗜者。

俊福記一

滬上有輪埠曰共達。級多且峻。船來男女雜沓。如登上天之梯。旣上則車馬四馳。作羣蠭散衙狀。其中簡裝者。態皆蕭閒。若裝重而人寡。雖老旅行家亦不免惴惴。以埠上勞工神聖蠱集。稍一不慎。零星之物。自能不翼而飛。事後雖訴諸理。然能壁返者蓋寡矣。招商某江輪之抵滬。在某日之薄暮。共達埠上。又上一小時。常例之功課。福三者力人之一也。力人多狡。福三獨愿力人多喧囂。善辯。福三獨謹默。以故福三不恆奏其技。隆冬衣履缺如。也是日者。知江輪且以時抵共達埠。亦循例往。旣至則舟已到埠。上人集如蝦。皆其同業。福三知不復有插足地。則悄然退立一隅。靜視其同業一一負荷而去。埠上人

聲漸靜。福三亦且歸。忽聞鑿聲禿禿然。一女子自船中出。呼福三曰。若來爲我將此二篋上埠。福曰。諾。遂負二篋拾級上。女隨之。既上。甫出柵門。人力車已湧集。電車自後來。避不及。一車竟爲所撞。女固立此車後。餘勢遂擲女於五步外。暈於電車軌道上。福三大驚。急卸篋。往扶女於路旁。俾不致爲後車所輾。餘人鳴捕。捕來。則女已醒。急問雙篋何在。福三應曰。在此。幸無恙。女色安。捕欲送之醫院。女起曰。可毋須。儂微傷耳。但爲我喚一車之南京路中華旅館可也。又謂福三曰。汝可攜此二篋從我行俄頃。遂同抵旅館。女入室。命福三置二篋牀次。出小銀幣二枚置桌上。謂福三曰。以此爲汝力資。可將去。福三怡然受之。臨去仍稱謝。甫出。女呼曰。返福三如言。女視福三良久。始曰。頃我暈軌上時。扶我道旁者。非子耶。福三領曰。確也。曰。然則子拯我命。適間何不自錄其功。福三曰。拯人於危。分當如是。吾不知所謂功也。曰。汝何名。曰。福三耳。有家乎。曰。家有老母。肯棄女知其謹愿心。爲惻然。逃探篋出銀幣一紙。予之曰。此十元銀票也。汝可將去。爲老母置一布裘。餘備擔米。汝明晨當更來。福三諾。謝如前。旣出。不敢遽易衣米。徑歸告其母。母怒曰。汝素謹。今乃不勞而獲十金。汝之拯人於危。而受其賜。已覺可恥。况彼以微資試汝。汝不爲微而竟受之矣。又返受其十金。汝固出之無心。然已啓天下以僞來僞應之。

途世之諒汝者幾何人福三聞母言卽惶然不自甯明晨立攜券至女處女猶臥福三鵠立門外俟之旣而女起啓門見福三訝問何早曰爲還銀來耳女尤駭福三陳母言女嘆曰有賢母如此歐孟猶羨焉雖然予之拯我命在子雖出之無心而我固已受之矣受而不報人其謂我何况我縱非裕篋中有紙若此者千計又奚惜此箋箋者而若家得之可數日溫飽取之似尙不傷於廉今旣如是請先導我往一謁賢母福三愕然曰此焉可者茅舍陋極焉敢容芳躅不如吾小人負之來耳女曰此亦可惟不恭奈何曰小人敬爲轉陳可耳女曰然則必以車福三諾而去未至車至門外福三扶其母入媼目雙盲雖食貧久而衣裳嚴潔步履春容無老人顚預慾聞女聲卽辨曰姑其出自曲院中乎女見狀已異聞言尤異急問媼何以知之曰老婦目盲而耳聰聞聲輒辨人智忠貞不肖以及門閥身世姑姑聲柔而薄是以知方自風塵間出也女大驚嘆遂曰今不復瞞媼兒是勾欄中人也溷跡秦淮河畔行且五年慨然出萬金遣僕歸兒當時自念此獅吻不爲我福然此行又將奚適者留漢則賈不可欲歸秦淮則諸姊妹皆知我從賈去今忽獲多金歸將何以自明日齎苑鶯花厭倦久矣旣出此坑安能復入

故決計暫行來。渥思覓一謹愿未娶者嫁之。布衣蔬食遣此餘年。詎舟甫抵埠。卽遇覆轍之險。幸賢公子仗義見拯。不至橫斃。今日又瞻母德容。聆母偉論。感佩之意嚮往之心。至於無極。果母氏不以兒之賤陋。兒願卽婦福。三終身侍母櫛盥。母謝曰。姑姑雖盛年多難。然夙根尙厚。尤以向善之切爲不可及。老嫗又笑不願者然亦當。詢吾兒福三旁立。但作傻笑。聞母言則曰。母以爲可者兒亦可之。自此共達埠上。永永不見福三之踪跡。祇有其無數良友。仍日在暮色蒼茫中作其神聖之生活而已。

傻福記二

邑有果販曰阿土。年二十餘喪。其所親日中攜筠籃過市。販水果自曬暑若藕。而冬若橘也。暮則宿於家。蔀屋二椽。不蔽風雨。土殊晏如。某夜大風雪。土歸途得村釀一瓶。豚蹄半日間辛苦。將以自勞也。旣入室掩其扉。聞門外風聲如怒濤。雪片時時從扉縫闌入。乃熾其火。舉酒徐飲。默嘆今宵行役之苦。忽聞門外似有剝啄聲。初以爲風也。不復在意。旣而叩益急。難以呻吟。始知爲人。立起啓扉。則雪光中一女子。鬪然入。衣上雪盈寸。膚凍如琢。入室得微煦。始轉盼。及土曰。天寒旅女願假。舍得少蘇息。幸勿拒。土曰。姑娘但坐無妨。我家固寒陋。然較風雪中適耳。遂斟餘酒出籃中橘數枚授女。曰。貧無茗聊以。

此解渴女受而飲之。土見女衣服雖村樸而舉止落落不似村中人。因詢曰：「姑娘得非本村人不然何夜行促促如是？」女曰：「然。」探戚至此迷失道竟擾尊廬少頃當自行也。土曰：「外間風雪愈盛矧又宵深。」姑娘孤身如何行者？如不嫌簡陋曷若坐此閒話達旦。女良久亦自覺獨行之險，遂慨然諾謝，不復言去。因又詢土身世。土一一告之。願狀可掬。女爲輒然。既而曰：「君嘗讀書乎？」曰：「未然。我聞諸隣塾之兒。第一句非即人之初性本善乎？」女曰：「此三字經也。」曰：「三字經非即書乎？」曰：「三字經固書然。書者不盡爲三字。」經君娶乎？曰：「家無擔石安能娶？」女默然視土者良久。又覩然曰：「君果願娶否？」曰：「欲娶奈何？」然則儂爲君婦何如者？」土大驚曰：「姑母戲言須知土貧也。」女曰：「儂固自願貧無傷。雖然君於邑之賢士紳有相識者否？」土微思即曰：「南莊李舉人最和藹親人。」土固識之。女曰：「可。」因出銀幣一枚授土曰：「今東方漸明。雪亦止。君可爲吾至市購筆墨紙硯各若干。有餘者得少食物。」土受之奉命惟謹急啓扉踏雪去。俄頃攜諸物歸。女一一陳諸桌上。磨墨既濃乃張巨幅之紙。振腕疾書。土側立但哆口作鴨視。既而書畢捲之成軸。授土曰：「可將至李紳家。或得售微資有所問。但直告之可耳。」土亦不敢違。攜紙徑造李氏門。李紳出見爲土笑曰：「土數日不見得毋將得良橘來乎？」土曰：「非橘也。紙耳。」因上其軸。紳展視見紙上所書爲七

絕詩二首曰蕙烟蘭露一盡叢別有幽芳性不同減盡南都金粉氣自將身世託秋風十年心事冷邯鄲夢裏春華覺易殘名士太酸偷大俗好花宜與野氓看款署曰某月日澄江女士某書感字跡娟媚中有奇嘵氣而墨痕猶新急問士何來士曰此我婦所書耳確否曰確紳詫絕大笑曰汝忽得婦已奇能書更奇而詩與字皆佳絕則奇之尤奇速告我以始末士遂將昨夜事一一告之略無所隱紳聞言瞿然曰是必奇女子不可不一函因探懷出一刺授士曰若持我刺速歸延若婦來士歸述紳語女曰我固早知其必如是遂與士同蒞紳處紳與紳婦降階迎之相見畢漸談及身世女曰兒澄江人先父亦名孝廉蚤歲遊暮湘粵兒輒隨侍因得睹社會種種醒覲狀閱歷既多志趣漸變覺人生一動息間無處不爲禮教所束縛熙攘往來相尙以詐守禮愈嚴者其志愈甚至於夫妻荆棘枕席干戈人事如此更何意味故私心頗有北宮志詎去秋光君曰逝殯葬舊遺橐蕭然無以自立不得已孤身東下身事之前此父在時乞婚者踵接兒見文人多酸富人多俗一一却之今之爲土婦雖事出偶然亦夙緣也言畢紳大嘆服旣而曰土家初非裕女士雖不屑屑於富貴然衣食之需亦當預籌長策女曰此

則兒固有定見。蓋兒蚤喪母。女工之事一無所長。惟幼獲庭訓。差解塗雅。草隸之法略有辨。苟得遇聞達如公者。不吝口角之惠。加以吹噓。想硯田所入亦差足自贍矣。至於土販橘。其舊業苟毋惰焉。何至餒死。紳曰。我言戲耳。我固早爲賢伉儷謀矣。我有小女。垂髫好弄文墨。而晚近女校都倡爲白話。之文無韻之詩膚廓淺俚。我殊不欲其染此陋習。故近來頗留意。欲爲覓一良導師。乃遷延至今。苦不獲。當今得女士如睹景星矣。因起命從人將白鑑二封謹奉女。曰。妾百金聊代雁帛。千幸女士勿却也。女遜謝再三。旣而感其誠。逕允之。紳大喜。急命治筵款西席。又謂士曰。尊居離此太遠。往返不便。舍下餘屋尙多。賢夫婦何不逕遷來此。且足下販橘之業爲利亦微。今居此不少衣食。似亦可輟矣。士視女。女謂紳曰。假尊舍暫居可也。惟士之業不可輟。輟而無業。是遊民也。將以另圖。則又奚業之士。是能况社會百業平等。公果慮士之來。將汚公清望者。請退焉可也。紳慚謝女之言。固如是然。數月之後。有見士者。則膚之黝者。晝指之皴者。膩叶屬雋雅。舉止翩翩。然揖讓進退。咸有禮容。或訝之。詢其仍業橘乎。曰。否。今方爲李宅司賬務。販橘之業輟之久矣。

易囚記

碧華公子姿貌雄偉奇才磊落父爲長安顯宦勢燄赫赫炙手而淮上第宅連雲腴田千頃富貴之盛千里內莫與京者公子才華旣敏妙遂高瞻遠矚不屑屑於章句腐儒之所爲則盡散其重幣羅致豪俊日與馳馬擊劍爲樂四方落魄無聊之士以及溳地之盜穿窬之竊窮無所歸輒詣公子公子咸受而食之門下出則羣從如雲望之如衆星捧月每秋日佳朗公子錦韡窄袖挾其廝走獵於西山之下鷹鶻而犬狡園場乍開呼聲大縱公子立馬上秋風獵獵吹公子衣顧盼灑然自謂南面王不易也公子居淮上七年捨門雞走狗更無餘事一日者忽獲長安電翁所發也電曰碧兒悉父爲權豎所陷下獄待鞫望悉鬻產來京營救途中千萬留意父子閔畢大驚念事急如星火而鬻產非旦夕事將奈何門下多智士聚而商之或可得善策因盡召其客告以耗并徵所見衆人聞言木然罔知所措良久忽有進者曰公子非鬻產莫得金非得金莫紓難則鬻產可也公子曰我產皆田壤將安所鬻之曰賤價可耳曰即云賤價又孰得顧者時階下已有營營往來作耳語者及公子爲是言遂厯厯進曰公子果願貶價斥其田僕等必有以助公子公子詫曰君等乃有以助我乎曩者君等辱臨寒家咸曰窮乏無可歸今胡能出巨金受我產語者頽公子陡悟曰嘻君等既有是意自與我主計者議之可也語

畢長嘆而入。自是三日，公子之田已盡爲羣小所據。值千金者斥之以百膏腴千頃，以五十萬金盡之。實不足原值之二三。公子旣得金，念孰能賣金救其父者？計非自行莫可。然己身固爲仇人所屬，目欲得而甘心者，斯行危甚。非有一二勇健有力者，陰爲將護，莫可躊躇。至再，遂復聚其衆謀曰：「諸君至此數年矣，平日頗不以鄙人之卑待爲菲。今家有急難，諸君果孰肯仗義護鄙人入都營救者？」語三發，而堂上下寂然，左右相覲，莫肯應者。公子喟然歎，退忽堂後簾動，青衣女從容前曰：「公子勿憂，小婢能衛公子行也。」公子視之，則灶下婢也。則笑曰：「汝意雖可嘉，然此非小女子所知，速去休。」勿潤乃公事。女眉宇稜起，迴旋却步，外衣卸地，如蟬蛻繡袒，燦然纖腰，如削歛手。謂公子曰：「公子視小婢爲何如人？」公子未及語，女又探胸出一利劍，迎風揮之，長三尺餘，光芒熠耀，如霜雪。迴身指衆人斥曰：「若輩皆江湖亡命，矯豎小人，長日處公子家勾結，不肖奴子盜竊錢帛，又假公子名魚肉鄉里，匪惡不爲。然公子弗知，且禮若輩，如上客。今公子有急難，苦輩復坐視不救，更以竊自公子之資，乘機擾公子產天下。喪心無恥，孰有如若輩者乎？」狗彘之血不屑汚吾寶劍。今限三分鐘內盡出此門，敢稍遲者，請視此石。語次，以劍鋒微叩階前巨石，石碎爲粉，衆人驚怖，亡魂汗下，浹背一一躡足鼠竄而去。女粲然顧。

謂公子若輩。蠹奴已逃兒請護公子行也。公子神定磬折稱謝。又囁嚅曰。女郎果誰氏。何爲屈居寒家。役賤役不自白也。女笑曰。兒小薇耳。餘事公子後。自知之可毋問也。且今者入都兒亦自有私事須了。固不盡爲公子。公子亦毋謝公子。唯唯。女亦退飭行具。須臾復出。則易釵而弁。貂冠峨峨一美丈夫。揮手促公子曰。去去事機萬急。遲且生變。於是二人遂輦金北上。時中原不靖。行旅咸有戒心。公子裝重而人寡。爲勢益險。幸女息息慎防。得未及難。數日後。遂安抵京華。公子遙矚觚稜。心曲已亂。急欲入獄。一朝其父女亟阻曰。不可。此間已在仇人掌握。較途中尤險。消息一露。死矣。今不如暫假逆旅自匿。庶不爲讒者所得。老人之事。兒當先爲公子往探之。俟得詳訊。再定營救之法。公子知燥急無益於事。遂如言。蟄伏逆旅中。任女獨出。女旣行。公子偃臥斗室。頗不自聊。聞門外足音。心輒爲動。及暮。始聞剝啄。公子躍起。陡見女冷然負一巨篋入室。衣上塵沙皆滿。亟問消息。若何。女顰蹙曰。事不可爲矣。此案情重大。逢上怒。三日前下法廷議處。鞠之盡實。遂判處死刑。更三日行刑矣。公子聞言。魂魄盡喪。女曰。不好。均懼株連。坐視莫敢救。今事已急矣。三日之期瞬息即屆。公子縱不爲老主人計。亦當自謀。生路婢

子力不從心。請從此辭語竟。拂衣欲出。公子持女袂。匍匐哀之。曰。愚父子性命實繫姑娘手矣。姑娘不一援擢。微軀固不足惜。其如家大人冤沈海底。何姑娘但能出家。大人於獄刀斧鼎鑊。實甘之。女扶公子起。曰。如是當可。商姑一試之。然濟不濟。終聽之天耳。因扃門卸攜來。篋出假鬚髮數事。賈人衣一襲。謂公子曰。今第一着。當先爲公子化裝。公子聽女所爲。改裝畢。攬鏡自顧。週身皆易爲偷狀。雙髻之豐而暫者。亦黯然作風塵之色。濃鬢繞頰。衣履尤笨。狀可掬。女諦視久之。啞然曰。可矣。公子當知今已化身爲一綏業之商。一言一動。當力效偷狀。萬不可再露貴公子態度。以啗疑竇。公子知之否。曰。知之。曰。然則我試語公子以計。遂附耳作密語。語畢。公子搖首曰。計險甚矣。然我決行無懼。女曰。不如是。又安有全理。我計決已久。適之詭稱。欲行者。恐公子無勇。臨機反至。債事耳。今公子奮厲。若是我計必有濟矣。翌晨。遂有二偷人同造獄吏之門。獄吏出見。一偷前鞠躬甚卑。曰。小人珠寶商。也有珍飾數事。曾寄存某公處。今某公以事下獄。已論大辟。小人慮所寄物無着。故擬入獄一詢所存。惟獄長仁慈方便。不腆之敬。亦祈哂納也。語時袖中出金一封。上獄吏。獄吏視金有難色。偷知旨。亟復引其同伴前曰。此吾弟也。業綏業與某公。亦有賬務糾葛。欲同往一面。亦具薄禮。其伴遂亦出。巨金置桌上。獄吏賂金已罄。

所欲。乃改顏曰。某公乃大辟之犯。萬不容人探望。惟君等果僅屬商業關係。我當勉爲設法。一晤然苟爲長官所聞。吾罪重矣。僉曰。全賴獄長鼎力。事成更圖重謝。曰。然則行也。於是三人同至於獄門之次。吏啓門曰。某公囚獄底某號。若等可自入覓之。余當坐候於此。語畢速出。稍緩爲典獄所見者殆矣。二人領諾。忽自入獄中。列囚至夥。室密如蜂巢。二人亦不暇瞻顧。逕投獄底。覓得某號室。啓門而入。二人者。綴商公子珠寶商女也。時公子朝父淚下如綆。逕投其懷而哭。老人大驚。聞聲始知爲其子。則亦指面大悲。女急曳二人曰。此刻千鈞一髮。甯復嬰兒悲慟時耶。公子遂止涕告其父曰。兒此來援父。實恃家婢小薇之力。小薇者非婢也。今之隱娘紅線耳。老人曰。小薇何在。曰。立父前者非耶。小薇進曰。婢與公子皆化裝耳。今請老主人速與婢易服。隨公子出。婢當代老主人囚也。老人曰。是安可者。我自分必死。安能以垂死之身。覩然遠去。以陷賢女子於難。女且爲老人卸關械。且曰。婢與公子冒萬險來救主人。主人但速出兒。自有湧自脫。不則事機一露。同罹於死無補也。老人猶不肯信。公子亦力白女技。之高斷。不自陷老人。始如言與女易裝。更以冠沿下覆掩其面目。女則服囚服上其鎊械。部署甫竣。獄吏已入怒曰。若輩何事。與死囚絮絮不休。典獄官且不可速逃。更三分鐘不及矣。公子聞言。亟曳老人

奪門出。時已日暮。獄中復陰晦。獄吏見囚無恙。果不復注意。公子旣挾其父逃出獄外。遂同返逆旅。收拾行囊。星夜出城。之一村僻小刹中暫駐。以待女消息。蓋先是女固與公子約也。如是者四日。而女仍不返。老人焦悚。謂公子曰。小薇不至。事或有變。萬一不能自脫。父更無面目自立於人世。公子曰。兒明日姑冒險入城。一探吉凶如何。老人允之。翌晨。公子遂仍變服入城。寓於逆旅。主人健談。公子酌之酒。從容詢其城中。遍日有何疑事。主人曰。昨晚獄中要犯越獄。某鉅公父子被刺。君豈猶未之知耶。公子曰。亦微聞之。苦不得詳。主人曰。我頃聞官中人言。犯已判大辟。今晨且行刑。詎於昨晚三更許。越獄脫逃時。獄卒卽踞坐門外。始終未聞聲息。亦未覲其出鎗械。囚衣皆留室隅。完好無缺。窗戶亦嚴閉。如故。此囚苟非具神技。決不能從容去此虎穴。尤奇者。某巨公父子。卽於昨晚被殺。某鉅公早睡。何時受戕。竟無人知。鉅公之子。則方於寢所。挾二妾。一婢作雀戲。至四更時。樓窗陡闢。一短衣女子飛身入室。手一利劍。迎風一揮。而鉅公子已身首異處。妾婢皆怖。不敢聲。及神定呼衆遍搜之。已杳不可得。今晨更於某鉅公室內壁。閒得血書。曰。斬此奸賊父子爲國除害。十字下署。則曰。太湖女俠。此案旣出。官中軍警復將大索。所謂太湖女俠者。不知能捕獲否。公子唯唯。心知女已脫險。遂別逆旅。主人自回。

村刹。旣抵父所。則老人方欲折讀一書。觀其子歸。卽曰。若所探消息如何。此函於頃間得自一隣童之手。童言途中一女子命其賈之。至此者不知。卽小薇所發否。公子曰。兒所得消息佳也。今且先讀是書。遂共啓其封書。曰。兒於昨夜越獄出險。并梟賊父子首。大事了矣。惟官中搜捕甚急。公等以遠行爲上。兒本太湖一舵工女。五年前被賊子雇我舟渡湖。賊子涎兒色。欲據爲媵。我父不允。觸其怒。慘溺兒。全家於水。溺兒不辱。乘隙躍入湖心。爲一老漁所救。漁嫻技擊。憫兒復仇念切。授兒技。三年技成。兒急欲北上漁。不許。以爲時機未至。因投尊府爲婢耳。故主人仇卽小薇。仇二面一者也。昨晚之舉爲人亦爲己兒去矣。主人毋德我也。二人閱畢。默然久之。翌日遂束裝他往。不知所終。

燈唇說集

南匯顧佛影著

韓愁杜嘆錄

唐朝時候那韓老先生愈和杜老先生甫兩個在地下長眠了一千多年。有一天忽然同時醒了商量著要出去逛逛。瞧瞧目前的文學界上是個怎麼樣子。只是一時找不到一個熟人。後來還虧杜老先生跑出去打聽了一回。才回來告訴韓老先生說。咱們唐朝那個做過太尉的顧龐小子。聽說現在住在上海地方。仍是一天到晚吟他的浣溪紗菩薩蠻呢。咱們何不就找他去。韓老先生道很好。咱們就去罷。說着兩人果然搭着特別快車趕到上海來找在下。那時在下鬧了一天筆尖上的勞工神聖。伏在枕上找不到一個好夢。聽說兩位到了。趕忙揩揩眼睛。招呼他們進來坐下。問明來意。隨說這個容易得。很好在現在上海地方便是全國文化的中心點。人才的淵藪。今天就不妨奉陪兩位出去走走。當時在下又在書堆裏抽出一張覺悟日報一看。便向二人道。巧得很。巧得很。這裏有個新文化研

究社。正在今天下午兩點鐘開演講大會時候不早。咱們就此同去見識見識罷。二人聽了十分歡喜。忙答應了。隨着在下出了門。轉彎曲折走到一個所在。兩人抬頭一看。只見是一座挺大的洋房。大門旁釘着一方雪亮的銅牌。銅牌上面鐫着新文化研究社六個大字。進了門。便是一個很大的講堂。做了會場。那椅子一行一行的排列着。在座的人男男女女果然不少。在下便檢了兩個空座兒。請兩位坐了。自己也在旁邊坐下。只見迎面便是一個講壇。壇上一塊黑漆水牌。牌上橫寫著一行一行的字。想必便是演講的題目。二人還沒有留心去看。只聽鈴聲亂響。那主席走上講壇。立定開口道。鄙人王尙新忝居本社社長之職。今天因為本社延請到幾位國內名人來社演講。所以特來替諸位介紹一番。現在第一個便是請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博士。全球文學改良會會長勞儉波先生演講我國文學。必須改良的原因。勞先生的學問我國人皆仰之如山斗。今天講的又是這樣重要的問題。務望大家靜聽勿譁。說罷便跳下台去。接著那勞博士慢慢的踱上台來。韓老先生等定睛一看。只見那博士穿着一身嶄新的西服。渾身燙的一條摺縫也沒有。頭上戴一頂拿破倫帽。除了下來。露出一頭蟠螺髮。燙的和哈八狗一般。只見他將身在壇上立定。慢慢的開口道。今天鄙人承諸君寵召來討論這個改。

良文學的問題鄙人。心裏非常歡喜。因爲諸君都肯注意到這個問題便是我國文學界的好現象了。諸君要明白我國文學在古時原是多用當時的白話寫下來的。所以五經是三代的白話文。史漢是漢朝的白話文。到了唐朝文學界上出了兩個大大的罪人。從此吾國的文字便弄到江河日下。沒有進步的時候了。諸位曉得那兩個大罪人是誰。一個便是杜甫。一個便是韓愈。說到這裏那台下的掌聲如雷震一般。把個韓杜兩老先生氣的你覩着我。我覩着你。大眼望小眼。一句話也說不出。在下在旁看着只好暗笑。不一時掌聲靜了。只聽那勞博士又道。諸君要曉得文學是要適應時代的。時代變了。文學不變。這個便是文學的退步。唐朝時候未嘗沒有做白話文的人。這個韓愈他却提倡的是古文。他自己說。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贅牙……。這話便是他不打自招的供狀。諸君這姚姒之文和周誥殷盤就是三代以前的白話文。在三代前的人讀了很活潑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唐朝。已隔了二千多年。自然覺得混混沌沌一點沒有滋味。而且佶屈贅牙難於上口了。試問這種混混沌無味。又是佶屈難讀的文字還去研究他有什麼用呢。詩是用天然的音節來描寫各人的人生觀的。一部詩經溫柔敦厚真可以表現出三代人的人生觀。漢朝以後詩的形式上便分出四言和五言格律。

漸漸的嚴起來了。然而像晉時陶潛的詩還能隨着自然的音節來寫出他那清談派的人生觀。自從唐朝的杜甫一出。他把詩分做今古二體。今體詩又分做律句和絕句。從此以後。凡是學做詩的。先要講究個平仄和對仗。隨你有了絕好的意思。受了他這種束縛一點也描寫不出來了。即如那杜老兒的集裏有一句叫江天漠漠鳥雙去。尚不失爲寫景好句。下面對上一句風雨時時龍吟便覺得生硬無味。這個便是受平仄對仗束縛的緣故。所以李白笑他說是借問緣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諸君想想我們作詩是不是求快樂。要是作到苦。作到瘦。且別問他詩的好壞。只這不合衛生四個字。已足塞住他的嘴了。這時台下又是陣鼓掌聲。少停勞博士又說道。自從韓愈和杜甫兩個這麼一鬧。這盲從的人真也不少。清朝末葉那桐城派的古文。南社派的詩。更是鬧得一場糊塗。直到現在。那桐城的遺孽。南社的走卒。還沒有死完。眼前諸君都是覺悟過的青年。務望大家努力去排斥那且夫嘗謂的古文和平平仄仄的舊詩去。改造出一種新體文。新體詩來。庶幾我國的文學有趕上歐美的。一日。至於今天。這幾句話不過說個大略。諸位要曉得詳細。只要去讀拙著的「文學改良論」好了。說罷向著台下一鞠躬。戴上那拿破命帽。跳下台去。這時台上又是一陣拍掌和贊歎聲。却把那文起八代

之衰的韓夫子。氣的鬍子根根直跳。向著杜老先生道。這都是些甚麼話。瞧這樣子真要斯文掃地了。杜老先生笑道。這人雖然信口開河。却也還有幾分道理。不過他說詩的古體今體律句。絕句是老夫創造出來的。這話未免離奇已極。如今且再聽著別人講的什麼話。說時那台上主席又報告道。勞博士的一番名言至論。想大家都領教過了。現在要請張玉香先生講文學和美術的關係。張先生是當今的美術大家。現任中西美術學校校長。思想學術多是我們素所欽仰的。說罷。那張玉香便從人叢中走上台去。大家看時。只見那大美術家生的一副煙燻燒餅的臉。却把胭脂和雪花膏鬧的古色斑爛。十分好看。再看他身上穿着一件水紅三色綵的袍子。袖短只齊腕。腕上扣着一個鏤金錯采的金錢錶兒。要是細看他的後影倒也很像一個旗裝女子。只見他輕移蓮步。走進台中間。立定。先把兩隻大紅鑲邊的尊目向着女賓席裏。只一轉。然後把口掩屁股。扭嬌聲細氣的說道。諸君啊。剛才勞博士的一番話。諒來諸君都能領悟的了。現在兄弟講的便是文學和美術的關係。諸君這文學是什麼。原來便是美術的一部分。所以諸君要研究文學。不可不先研究美術。美術的美分兩種。一種叫形式的美。一種叫內容的美。怎麼是形式的美呢。說着便從懷裏取出一冊書。拿在手裏。道。如這一本。

便是拙著的詩集叫做「甜心集」諸君且看這本書的封面便是兄弟親手繪的美人出浴圖用珂羅板印的諸君在未讀這書以前看了這封面圖的神情和這集名心坎裏自然而然的先已發出一種美感覺得這集內的詩是有句皆香無詞不艷了這個就是形式上的美說到這裏張玉香自己覺得得意萬分把那兩只老鼠眼只管向女賓席裏睃少停又接着說道這形式的美諸君是知道了講到那內容的美也是很重要的譬如這拙著的第一首贈某女士的詩道你最愛我！我知道你最愛我！這種句子是寫情詩的上上乘便是這兩句詩兄弟用了三個鐘頭的工夫才揣摩出來的斷不是初學詩的所能草率從事的又如中間詠賣糖老兒的一首道

一個可憐的老兒站在人家的階沿上，

手裏拿着一面小鑼敲得鐺鐺的響，

口裏喚道

阿要買糖！

阿要換糖！

咳！老兒啊！

你這糖，

既不是牛乳糖，

又不是咖啡糖

只是一種污穢透的梨膏糖。

走罷！

除了紅頭蒼蠅是你的好主顧，

誰也不要買你這種糖

老兒他可不管——只是喊着。

這首詩的好處第一是可以使讀的人引起他的衛生觀念第二是描寫出一種小販的神情令人有。

勞工神聖的感想這就是內容的美了。以上不過是略舉一二個例。諸君可以舉一反三。深望大家研究研究說罷。又向女賓席拍了一個無線公電。才慢慢的扭著屁股走下台去。這時女賓席裏忽然走出一個女士來。大家看這女士時。只見他身長六尺。腰大十圍。頭上一縞青絲。早已解放掉。只賸了一大盆的石菖蒲頂在頭上。他也不等主席介紹。立刻擺動他那雙印度金蓮。奔上台去。上了台便放出雌鶲般喉嚨。說道：鄙人王競雄素來研究女子解放這件事。很有一點兒鄙見。今天借這個機會要和列位討論一下。想必列位一定頗願女子解放的第一步便是男女同學。這個問題經過許多教育家的提倡。早已漸漸的實行了。但是這事現在實行的多是半開化的男子們的主動。一點沒有澈底的主張。他們所定同學的範圍除了在一個教室內上課外。其餘便不許有交接機會了。不但如此。便是教室的坐位也限定女的在前。男的在後。不准雜坐。這種掩耳盜鈴的辦法。試問究竟於男女社交上。有何益處。所以依鄙人的意思。我們應當從解放兩個字的根本上著想。即如這女子解放四個字。是偏面的。應當改做男女解放。才是何以呢。因為這個解放並不是女子受男子的解放。乃是男女兩性互相解放。他們荒謬的禮教上的隔閡和障礙。所以不但男校裏應收女生。便是女校裏也應收男。

生不但教室裏的席次應該各任其意，便是休息室、寄宿舍、膳室以及浴室、廁所等，沒一處不應該叫他們公用。這樣一來，他們天天一桌子上吃飯，一房子裏睡覺，大家司空見慣，自然把那腐敗的害臊、怕羞等等舊習慣漸漸的革除了。大家聽到這裏，那掌聲裏面夾雜著一片喝采喊好兒的聲音，把那競雄女士捧的躊躇著，雙眼拿出一條手帕子，只管掩著嘴笑。那台下的韓杜二老，到這個時候，可實在忍不住了，站起來要走下台去，只得仍陪着他們出了新文化研究社的大門。韓老先生一路嘆氣，說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庭廣衆之間居然敢講出這種話來，不但講的人侃侃而談，不以為恥，便是聽的人也覺得行無所事，真是怪極了！難道我們大唐人種到了一千六百年後，都變了禽獸不成？況且文人學士乃是一國之秀，如今鬧出這種現狀，我看中國再不亡，真是天道無知了！杜老先生道：便是國家雖一時不亡，全國的文化早已破產，還不是和已經亡了一個樣麼？況且像這種人的臉比牛皮還厚！你老先生不要說再做上幾十篇原進學解勸，不動他便是把你驅逐鱷魚的看家本領施展出來，恐怕他們也只當秋風之過耳呢！我想這種世界，瞧着真是惹氣，我和你還不如各自回去睡一睡，長覺倒清靜些。兩人說着，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丟的在下一個，只得仍舊回到自己家裏，伏在枕

頭上尋那昨天晚上的好夢。

鬱金堂上

這一天禮拜六正是三月裏的天氣鶯飛草長春色撩人莫愁湖鬱金堂上忽然來了兩個人一個瘦小身材穿着一件玫瑰紅鐵機綵的珠皮袍兒兩只袖子有一尺開外翻得高高的頭上不戴帽子露出一頭烏油的頭髮彷彿是開了一爿凡士林的堆棧腳套一雙半統紫皮鞋擦的光芒四射這人的面龐兒生得唇紅齒白笑起來腮邊露着兩個笑渴着實令人可愛後面一個身材高大穿着一套灰堆裏漂白過的西裝那臉長的又長又黑雖然膩上了大半瓶的雪花膏却始終沒起同化作用兩人走進了門便在靠窗一個桌子邊坐下堂倌送上茶來兩人喝着只聽那高大的道小吳兒這裏冷清清的有甚麼好頑我說今天他們不到這裏來的你總不信現在怎樣小吳兒道王大個子道這是我今天新刻的名片你瞧好不好王大個子也從口袋裏把已的名片拿出一張來比上一比道你瞧你的大小雖和我的差不多只是字畫還沒我的清楚呢小吳兒接過來看了一看道也不見得順手便

把王大個子的那張放在自己名片盒裏。蓋好蓋子。往衣袋裏一塞。兩人又喝了兩遍茶。閒談了一會。正坐的不耐煩。忽聽見門外一陣子囁囁聲。帶笑說道。阿呀。你那兩條腿是怎麼生的。怎的跑得這樣飛快。可真至把我累死了。怪不得運動會裏賽跑。你次次第一。人家要叫你母夜。話未說完。聽見又一個的聲音道。你這小狐狸精兒。那一個叫你愛妖嬈。還把兩只腳纏的緊緊的。走路時扭呀扭的好教踏死螞蟻。小吳兒向王大個子擠擠眼道。來了來了。兩人伸長了頭頸向外張時。只見門外又進來了兩個女學生裝束的大女士。前面一個衣服十分漂亮。只是生了一副芝麻燒餅的臉。兩隻小腿足有燈籠粗細。後面一個穿着一色白地淺藍條子布的裙衫。衣襟上掛着一個學校裏的徽章。腰裏扣一條粉紅色絲巾。頭上一縷青絲早已解放。只盤了額前一圈短髮。蓬鬆卷起。勒着一條綠色綵帶。手裏提着一只小小簾篋。裙下六寸圓膚却改造得十分纖窄。套上一雙小繫靴。靴跟足有一寸多高。襯着他那一搦纖腰真顯得出萬種娉婷。千般嬌娜。兩人進來。先把滿屋裏看了一遭。見了小吳。等兩個只做不見。慢慢的走到臨湖的旁邊。那個桌子跟前。坐下了。堂倌照樣送上兩盃茶水。二人喝着茶。也自其一搭沒一搭的間談。只是那四條眼光不住的向小吳兒飛來。那小吳兒自瞧見後面那

個俊俏的模樣骨節裏早已酥了如今又見他兩隻水汪汪的秋波東一個無線電西一個無線電不住的向自己打來更樂得魂飛天外只是一時想不出一個親近的法兒要想大着胆子搭訕上去總怕造次了況且還礙着各人身邊有一個同伴呢小吳兒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旁邊王大個子的眼光也注射在那俏的身上無奈見那邊拍來的電報都在小吳兒臉上毫不睬他心裏明白小吳兒這個小白臉自己決不是他的對手祇好在旁邊搶着幾個鑲邊眼風解解饑涎這邊王大個子總算是有自知之明那邊的那個芝麻燒餅臉的大女士的心理却大不相同因爲他正坐在他那貴同伴的肩後看見小吳兒飛來的眼光他總以爲一半有他的分兒所以心中非常得意候在旁邊乾起勁四個人正在擠眉弄眼的做那電光影戲却不道門外又是一陣陣禿禿的脚步聲登時闖進六七位丘八太爺也有敞着胸的也有趿着鞋的一個個狗眼微鶴猴腮帶赤分明是多有了七八分酒意中間有一個醉得最利害身子東倒西歪兩隻腳站在地上如寫字一般只是不得勁兒一眼看見了二位女士便啞着喉嚨嚷道好呀你們在這兒候誰呀咱倆再來豁他三杯：豁他三杯：嘴裏嚷着一個龍鍾真跌到那位俊俏大女士的懷裏幸兒沒跌下去就給桌子擋住了一翻身便在旁邊一個

椅子上坐下。接着張開嘴一陣狂笑。把那一股又腥又熱的氣味直向這位俊俏大女士臉上噴來。這個時候一任你鼻子管裏開上兩爿廣生洋行可也抵敵不住這股奇臭。一口過了一口剛要再來。後面幾個早已搶前把他扶了過去。大家圍住了中間一個大菜台坐下。總算給這位女士救了一場。大難可是這位女士這時嚇得把方才的一腔雲情雨意早已丟得乾乾淨淨。趕忙掏出兩角洋錢向桌子。上一丟拿起籐筐拉了他那同伴向外就走。那邊的小吳等兩個瞧着這幾位醉金剛的樣兒也嚇呆了。直等二位女士走出了門方才暗暗吐了一口冷氣。小吳兒這時忽然福至心靈想出一條計來。便輕輕從身邊名片匣裏抽出一張名片又拔出一支鉛筆。乘着王大個子不留意的當兒疾忙在那名片背後寫了幾個字。這時也無暇看那名片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一寫好忙向衣袖裏一攏。又把鉛筆藏好了。抬頭向王大個子道：「你略坐坐。我出去解個手來說罷。」便出去了。王大個子要緊瞧那的迴廊裏散步沒有回去。滿心歡喜便從迴廊的那一端迎面繞過去。這時依舊見那個醜的在前。俏的提着籐筐跟在後面。小吳兒候那個醜的走過了自己與那俏的身切臨近急把掌心裏那張名片。

向籐篋的隙縫裏一塞。說時遲那時快，一順手便把那女士腰裏扣的那條粉紅色絲巾扯了下來。揚長着走過了那女士心裏雖然一跳，幸喜走在前面的同伴並沒覺着，只得回過頭來對着小吳兒一笑。算是謹遵台命的意思，然後隨着他那同伴繞出了大門，回去了。小吳兒初見他並不聲張，後來又回了一笑。知道這件事已經千穩萬妥，便高高興興的找了王大個子也回去了。在下一枝筆難寫兩家事，且說這兩位女士俊俏的一個姓汪，名小瓊，醜的姓魏，名紫薇，都在本城一個女校裏肄業。這天從莫愁湖回到學校裏。那魏紫薇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汪小瓊道：「你方才借我的絲巾，現在學校裏用不到，可以還我了。」汪小瓊聽了，不覺一呆，想起方才被那小白臉扯去的那條絲巾，原是自己出門的時候向魏紫薇借的，這可怎麼處呢？想了一刻，只得推託道：「你這條手帕子，方才我扣在衣襟上的，如今怎麼沒有了？想必是已在路上遺失掉。我只好賠償你一條罷。」魏紫薇道：「帕子雖不值幾個錢，只是這條的角上還綉着我的名字呢。你這人怎的這樣不留心？」說着又埋怨了幾句，便自走開了。汪小瓊見他走了，急忙跑到自己寢室裏，從籐篋裏找出那張名片來，一看見正面清清楚楚印着王化歐三個大字，旁邊有一行小字道：南京文藝大學學生會幹事。又看反面用鉛筆寫着一行字道：明日上。

九。午。時。請。仍。來。此。間。一。絃。汪。小。瓊。看。了。又。看。心。裏。十。分。歡。喜。不。一。時。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登。時。雙。眉。
緊。蹙。像。是。十。分。躊。躇。的。樣。子。只。見。他。呆。呆。地。想。了。半。晌。忙。從。抽。屜。裏。拿。出。一。頁。信。箋。提。筆。寫。道。化。歐。兄。
翌。明。晨。九。時。適。值。敝。校。舉。行。演。講。會。妹。實。無。暇。踐。約。茲。准。於。下。午。一。時。在。鬱。金。堂。西。會。公。閣。上。會。晤。可。
也。即。候。晚。安。妹。汪。小。瓊。啓。寫。罷。便。封。好。在。一。個。信。封。裏。封。面。上。標。明。了。本。城。文。藝。大。學。王。化。歐。先。生。收。
汪。減。字。樣。粘。上。郵。票。發。了。出。去。當。汪。小。瓊。忙。着。寫。信。的。當。兒。那。裏。做。些。什。麼。事。呢。原。來。
這。位。老。先。生。正。在。文。藝。大。學。的。寄。宿。舍。裏。手。中。握。着。一。方。手。帕。翻。來。覆。去。的。瞧。瞧。着。還。不。住。的。放。在。鼻。
子。上。聞。嘴。裏。低。低。的。念。道。魏。紫。薇。魏。紫。薇。阿。呀。真。好。香。豔。的。名。字。這。才。是。名。副。其。實。呢。這。才。是。名。副。其。
實。呢。自。己。咕。嚙。了。半。天。忽。然。直。跳。起。來。道。阿。呀。不。好。阿。呀。不。好。明。兒。早。上。不。是。我。父。親。叫。我。到。火。車。站。
上。去。候。他。向。他。拿。錢。的。麼。這。班。火。車。剛。是。九。點。鐘。開。我。怎。麼。又。去。約。他。九。點。鐘。呢。不如。趕。緊。寫。信。去。改。
期。罷。說。罷。也。忙。着。寫。了一。封。信。道。紫。薇。姊。鑒。明。晨。九。時。弟。有。要。事。不。能。如。約。且。湖。上。遊。人。太。多。不。便。密。
談。茲。准。於。下。午。二。時。半。親。來。貴。校。拜。訪。務。賜。接。見。爲。荷。餘。面。述。即。頌。晚。安。弟。吳。元。凱。鞠。躬。寫。罷。標。好。了。
信。封。也。發。了。出。去。當。日。晚。上。魏。紫。薇。和。王。化。歐。兩。個。各。白。收。到。了一。封。信。一。半。雖。然。莫。名。其。妙。一。半。總。

覺得是意外奇逢。送上门來的好買賣。那有不受之理。況且各人還怕各人的同伴曉得了來奪他的頭籌。在汪小瓊和吳元凱心裏也懷着鬼胎。所以大家你瞞我。我瞞你。瞞得實騰騰的。誰也不曉得誰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當夜無話。明天早上。汪小瓊第一個趕來。渾身裝扮好了。等開過演說會。已是晌午時分。飯也無心去吃。便急急的挨出了校門。喚上一乘車子。向莫愁湖趕來。趕到華嚴庵門口下了車。給了車錢。先走進鬱金堂。一看。只見稀稀的有幾個不認得的茶客坐在那裏喝茶。只不見那個意中人兒。忙又迴身走到曾公閣上。一瞧。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便知道還沒有來。那曾公閣上原沒有檯凳。汪小瓊只得倚在欄干邊。眼睛望着水面。默默地。癡想。正想的入神。忽覺得肩膀上被人一拍。心裏不覺一動。知道是那話兒來了。忙也斜了眼。掉轉嬌嫋。滿擬先行他一個甜甜蜜蜜的相見禮。却不然。不看猶可。一看。登時大吃一驚。原來拍他肩膀的那個人。雖然昨天也曾見過。只是那個小白臉。早換了黑蒼蒼的大個子。忙歛起了笑容。呵叱道。你這人怎麼來嚇人。只見那人並不懼怕。依舊嘻嘻着嘴。笑道。承女士寵召。那敢不來。適才只因被那車夫在路上多耽停了一刻。所以遲到。有勞女士久待。真是抱歉。萬分。汪小瓊心裏疑訝。嘴裏仍說道。那個約你來的。你不要認錯了人。那人却不慌不

忙從身邊摸出一封信來向汪小瓊一晃道請問這封信是不是女士親筆寫了寄與鄙人的。汪小瓊一瞧原來就是自己昨晚寄與王化歐的這封信忙道你難道就是王化歐麼那人拿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豈敢王化歐就是鄙人鄙人就是王化歐再不會弄錯的女士如不相信可以給一個證據你看看說着便從衣袋裏拿出一匣名片來汪小瓊一瞧張張印着王化歐字樣和昨天自己籃筐裏找出來的絲毫無二倒弄得沒了生意只得又道那是我寫錯了請你把這信還了我罷王化歐道寫錯了又何妨將錯就錯還不好麼那信我還藏着做紀念品呢汪小瓊心想這件事有些贊贊倘使不和他鬼混一下他拿了這封信到校長面前告上一狀證據確鑿怎麼賴得去呢不如且敷衍着他混過了眼前再說想罷重又回過笑容道信既不肯還我你閣下的意思要怎麼樣呢王化歐見他這樣態度知道他松香架子已擺不起了便涎着臉道鄙人的意思也沒有怎樣不過既承女士不棄總想和女士親近親近並且還要和女士訂一個條約說着便湊近前去一隻手攏住了汪小瓊的手肩並肩的靠着欄干又咮喫了半天只見汪小瓊紅着臉哭又不是笑又不是答應又不好不答應又不好後來好容易才把條約議妥了那王化歐得意洋洋的出去了汪小瓊垂頭喪氣的也走回學校裏來

進了校門剛走到那間應接室的窗下忽聽見裏面有一男一女說話那女的聲音像是魏紫薇便湊着窗縫張時只見一男一女對面站着女的果然是魏紫薇但是那男的無巧不巧就是昨日給他名片約他在湖上相會的那個意中人心裏更爲驚訝忙立定了脚步聽時只聽見魏紫薇向那人道先生來找鄙人有何貴幹那人道鄙人是來找魏紫薇君的並不是來找女士的魏紫薇笑道敝校裏只有鄙人叫魏紫薇並沒有第二個人叫魏紫薇今天既蒙先生見訪鄙人也狠願和先生談談說着便和那人丟了一個眼色那人紅了臉道咦這是從那裏說起既然弄錯了抱歉得狠再會罷說罷立起身來向外就跑氣得魏紫薇白瞪着眼暗暗罵了一聲沒良心的只好由他走了這邊汪小瓊見那人跑出來正想趕前去和他廝認不道那人恐怕魏紫薇從後面追來兩只腳跑的飛快一霎時已出了校門走得無影無蹤也只好罷了那人是誰汪小瓊雖還沒知道列位諒來都猜着的了至於這件事後來大家曾否弄清楚汪小瓊對於王化歐的條約曾否履行連在下也不仔細只好等將來打聽着了再告列位罷。

郵袋中之祕密

當郵差的洪阿喬偶然一個不小心。把他的郵袋丟在路上。被一個走路的人拾了去。

這拾的人偏又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他拾了這個郵袋。心裏歡喜得比拾着了幾千萬鈔票還要快。他說我們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最難得的是實驗資料。這會子天賜其便賞我這個郵袋。瞧着雖是一個小小的袋兒。可是裏面包含着無數社會的背影。無數人類心理的解剖標本。所以就我們社會心理學者的眼光看來。這袋的珍貴神祕簡直和布袋和尚的乾坤袋一般。說着捧了這袋急忙跑到一間空屋子裏閉上門。實行他的解放工作。可憐這位學者明知私拆他人函件的罪惡。但是因為研究學問的心勝也就顧不得了。

他解開這袋。取出許多函件。隨意抽一封來瞧時。只見封面上寫着西門志祥里立大米行收本城總商會桑減心想這桑先生是總商會的會長。立大米行就是他開的。我前天還在商會裏聽他演說禁止販米出洋的事。說得痛快淋漓。把他同行中那班奸商罵得體無完膚。台下的人手掌幾乎都拍腫了。誰不說這位先生是個熱心愛國的大君子哩。一面想着。一面把那封信用溼手巾搭溼了封皮。輕輕把他揭開來。抽出信箋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店中運貨千萬。小心因目前風聲甚緊。學堂小鬼尤其可惡……次尾龜太郎之五百擔。仍由原地運出其價一并收齊：

他一看這信。登時驚得目定口呆。心想難道這麼一個模範商人還會做出這種無恥的勾當來麼？難道商人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麼？這倒真是有趣味的事情哩。一面說着。一面早把第二封的信拆開。先看發信人具名。認得是本城裏一個著名的教育家。曾經做過一部「非孝的新教育論」。弄得名聞全國。而今這封信是他從別處寄回來的家信。那信上說。

……某兩兒近日功課如何。甚念甚念。我意大兒四書既已讀畢。可再讀毛詩左傳書經。易經禮記一書。則尤不可不讀。小兒仍宜以三字經千字文入手。至新出版之報紙雜誌。千萬勿令看見。並望重託張師爺從嚴管教。至要至要。

這信後面還添註了一句道：「家中有余所編之青年解放雜誌。平民學校章程等速速焚去。」他瞧了越發把頭點個不住道：「好呀。那些新文化家。新教育家的心理原來是這樣的……」說着早又拆開了兩封。這兩封信形式上非常精美。拿在鼻子上聞聞都有一股花露水香氣。然而實際上却是大不

相同。因爲一封用的是朱欄白地海月連史紙的中國信箋。箋上印着「綢繆千萬語宛轉十三行」。十個雙鉤字。一封用的是楊妃色外國信箋。箋角上還有小小的一朵紫羅蘭花旁邊只有一個英文的「LOVE」字。而且前一封是用毛筆寫的。後一封是用鋼筆寫的。前一封是直寫。後一封是橫寫。前一封不加圈點。後一封倒有一滴眼淚一搭鼻涕的許多新符號。因這種種不同他對於這兩封信當然不能不分別注意。當下先瞧前一封道。

花香鳥語魂銷乎春日之天月冷蟲鳴魄散乎秋宵之夜恭維我

芳卿大人紅樓豔質繡閣嬌姿玉體全安

金軀無恙思想起來能不令小生之柔腸寸寸斷乎也哉且夫儂爲才子

卿做佳人飄零紅粉之愁憔悴青衫之苦小紅娘何方去了老冰翁那裏來耶……

再瞧後一封道。

我愛呀！我想得你好苦啊！我這幾天只有寂寞底悲哀○你的面孔，常和金鑲鑽一般地閃動着；批耶娜底聲音響了，難道就是你底聲音麼？自然——這也許是一部份底人生

觀咧○

風聲呼呼，月光微微，亞當和夏娃在樂園裏笑着○我那愛人啊！我底心絃動了，愛河之水流了，我猜不出你芳心裏藏着幾萬個格蘭姆底熱烈底情感○阿呀！亞們……他讀罷這兩封信。笑得肚子都痛了。心裏暗罵道。社會上真有這種肉麻不通的文字。然而一篇極新一篇極舊。一篇嫌酸。一篇嫌臭。倒也是無獨有偶。於是又笑着拆了幾封。却都是些問候請託薦引的普通函件。沒有甚麼大研究。信手一檢。忽然又檢出一封奇怪信來。這信是怎麼個奇怪呢。原來這信封既不是中國式。又不是外國式。乃是用一張粗紙隨意包起來的。包的倒也方方整整。可惜只有荳腐乾大小。不像一個信封模樣。背面貼了六張半分的郵票。剛剛把信貼滿了一點空隙。都沒有。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正面寫的地址那字寫得七歪八扭。好似張天師畫的符籙。加着墨色黯淡瞧了半天。才認出來道。

此信寄上海或天津或南京或北京或鎮江或漢口問交。王鐵嘴小兒手收。母自家中寄。他瞧了只顧要笑。一會兒這封特別信早已解剖開來。看那信箋乃是一張包藥紙。上面寫道。

我兒看看自你出門之後爲娘場場做夢一夜夢見你口上生倉一夜夢見你頭發脫光扁了和上今勿知你口倉好否和上千萬不可做望你早早回來爲娘場場生病三年勿見你場場哭眼睛哭割做勿洞故望你早早回來拆字生意最勿好勿要緊早早回來爲要千萬千萬母字再此信非你娘自寫是我代你娘寫的

我附白

看罷笑道這封信雖是別字連篇裏面倒很有些兒研究據我想第一層這位發信的老太太實在懵懂得利害然而代他寫信的那人就更加懵懂了若不是產生在馬桶裏的斷不至寫出這封信來然而也還虧他畫得出這幾個字可見社會心理上還有這種混沌式特別現象第二層從他信裏的話看來這位受信人定是個走江湖的拆字先生出了門三年沒回去過也沒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他老母然而那位老太太思子情切甚至把眼睛都哭瞎了由此可見社會上只有慈母沒有孝子這個問題要是研究起來倒很有價值呢

他把這一袋信差不多要看完了手頭只賸了一封信他拆這一封信時便是他這一次社會心理學實驗的最後工作誰知這封信不拆還好一拆開來非但不能使他得着興味反而使他在以前許多

信內研究出來的心得一估腦兒都丟在九霄雲外只覺得這張信箋上彷彿有幾千萬繡花針向着自己心坎裏刺來當把這位社會心理學大家幾乎生生地氣死看官們且不要忙待在下把這封信照抄出來。

吾摯愛之人。靈之賜下諸物均已照收欣感莫名。彼人平日雖以社會心理學家自命然儂觀其對於女子心理學上殊未有絲毫研究不及君之能體貼入微也……儂前此雖與彼訂有婚約實出一時鹵莽故今已大悔決計與彼解除前約此事如能達到目的君之希望不遠矣……

如此西湖

這一年大約是中華民國三十幾年有一位熱心朋友上了一個條陳給浙江省長說杭州西湖是我國著名勝地近來交通便捷那些外國名人到我國來遊歷的大都要光顧一下這也是我國人的榮耀只可惜那西湖風景雖好但有許多古蹟太野蠻太腐敗給他們見了定要譏笑我們文明程度不能夠非把他大大的改革一下不可還有湖裏的水太淺不能行輪船兩條堤太狹不能駛汽車這也是個缺陷應早些開浚建築以便交通而利外賓這個條陳上去省長批准了就委他做了西湖改造局

督辦叫他實行改造去了。又有第二位熱心朋友也上了一個條陳。說世界各國凡是文明都會皆設有許多工廠。所以一般社會學家窺測地方上文明程度的高下。就拿工廠煙囪的數目做標準。我們杭州地方也算是一個大都會。近來交通日便。市面也日漸繁盛。外人來遊的也不少。若不在西湖邊上辦幾個大大的工廠。何以壯觀瞻而闢利源。這個條陳上去。省長也批准了。就命他去招股。開辦這樣一來。不到幾年工夫。早把那西湖改造的簇簇新新。在下聽了。怎不歡喜。

這一年三月裏。在下又準備着去逛西湖。當下帶了兒子小梵。搭着滬杭火車。從上海動身到了杭州。天色已晚。便在湖濱飯店歇閣下來。當夜因途中辛苦。安睡無話。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還睡在床上。耳朵裏只聽見隆隆的機器聲。和那噠噠的汽管聲。我睡夢中。模模糊糊還只當小時候住在高昌廟附近一個小學校裏。一般後來。醒了轉來。才明白是在西湖邊上的旅館裏。不覺自己好笑。張開眼睛。只見我兒子小梵已經起身。伏在窗檻上。正自嗚嗚的哭。我忙問他爲何啼哭。他說是被煤灰瞎了眼哩。我只得叫他過來。替他吹去。然後起身向窗前一望。只見一股股的黑煙。從那些煙囪管裏噴出來。散作滿天濃霧。把那一座西湖籠罩着。空氣裏一股煤臭。撲着鼻怪。

難受的趕緊把窗關緊了才覺得好些我們洗過臉吃過早點便待出去遊玩兩人走出旅館大門只見面前人山人海汽車馬車往來不絕這個地方在湧金門前正是新闢的大市場許多工廠也設在這裏附近所以會有這麼多的煤灰當時我向我兒子道我們遊玩與其坐車子擁擠不開不如仍坐一隻船罷我兒子說好當下便去雇定了一只船蕩起來我們到了船上我兒子問道父親你從前不是說西湖裏的水是極清潔的麼怎麼現在這樣污濁我低頭一瞧只見那湖水果然都變成了黃泥漿渾濁的發臭心裏也覺得不懂問那舟子那舟子道這裏的水本來是狠乾淨的近來湖邊上市面興盛又開了許多工廠所有垃圾煤灰醞酸東西都倒在裏面所以這般污穢再者還有兩隻挖泥船一天到晚在那裏攬弄那裏還能乾淨呢正說着一隻小輪船橫裏走過波浪衝過來我們坐的小船晃個不住那舟子忙把住了槳讓他過了才問我先到那裏去我道不拘那裏此地離岳王坟最近就先到岳王坟去罷舟子道先生這裏只有洛王坟沒有岳王坟我道岳王坟是岳飛的坟怎麼沒有倒是洛王坟沒有聽見過舟子道不管他是岳王洛王我划上去給你看了就曉得了說着便用力划去划了一會到了一個所在我們上岸一瞧恰就是岳王坟的地址只是那房屋已改建過門前有一個挺

大的石碑坊向那牌坊上面細細一瞧。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上面鐫的果然有洛王坟三個大字。這也奇了。明明是岳王坟。如何變了洛王坟呢？岳字和洛字雖然聲音相近。究竟不能通用。不曉得爲什麼。要把他改去。我兒子見我疑惑。便道：孩兒。讀過歷史。記得岳飛曾經做過河南北洛招討使。他這洛王兩字。大概就是用的這個典故。罷。我搖首道：你這話終不免有些附會。我們倆正在談論。旁邊一位老者。也站着。閑看聽了我們的話。便嘻着嘴笑。我知道他必定明白這個道理。便搭訕着去請教他。他道：足下還不知這裏已不是岳飛的墓。乃是洛陽大王的墓了。我道：那位洛陽大王。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夸子將軍嗎？他既然要葬到西湖上來。那湖濱上土地多得狠。何必定要搬動這個古墳呢？老者道：這也有個原故。原來這位洛陽王。生前一切舉動最愛學岳武穆的模樣。自以爲是岳武穆的轉世。後來。他把遼東王打敗。越發驕傲起來。他說武穆當時有了痛飲黃龍的志願。只可惜沒有辦到他。如今居然達到這個目的了。足見他的功勞已在武穆之上。那湖山一角地怎麼不應該奉讓呢？況且他的功勞既已超勝過武穆。那後人只應崇拜他。不能再崇拜武穆了。所以這墳更有遷讓的必要。可是當時。他說的話誰敢不依於是乎？這個岳王墳一變而爲洛王墳了。你要不信。可以同你進去看。看我點

點頭就和他一同進去。只見四面壁上本嵌着許多武穆的字。現在却全換了洛王的字了。額外還加了幾筆竹枝露台上跪的奏檜等四個鐵人也已重行鑄過。老者指着說道：這四人裏面一個就是遼東王。我瞧着不覺感嘆了一回。又走進去便見洛王的巍然新塚。塚前粉牆上本有精忠報國四個擘窠大字。現在粉牆猶在。字却換了四個叫做武力統一塚上那株精忠柏也拔去了。換種一株松樹。老者道：這株松樹叫做統一松。是洛王親手種的。咧我們點頭領會前後兜了一轉出來。約那老者同去遊孤山。那老者欣然應諾。當下三人下船划到孤山脚下。重復登岸。我一路走着。向老者嘆道：我二十年不到西湖。這會子真好似丁令威化鶴歸來。只覺得山川猶是城郭已非。你瞧四下裏那些漢家亭榭都變了西式樓台。二十年前那是這個樣子哩。老者笑道：你這話恐怕還未知其詳。我且問你。我們名字。但現在改了叫做哈堤。我道：爲何改叫哈堤呢？老者道：這也有個緣故。原來幾年前省裏主張要把這堤填闊了築馬路。但是籌不出這筆資本。當時恰好有一個外國富商姓哈的。知道了。他便向省裏運動。承認下來。獨力建造。造成之後。這堤就改名爲哈堤。可是馬路雖築成了。馬路兩面的餘地都

給他占了去了。你瞧這一帶的洋房都是他家的呢。我道原來如此。

我們走了一會要待覓路上山却被一帶紅色矮牆阻住。沿着那牆走了半天才見有上山的路。走去原來就是公園。這公園倒依稀還是從前的樣子。沒有十分改變。坐在山頂亭子裏望出去。只見旁邊便是那一帶紅色矮牆。還還迤迤。包圍了半個山頭。圍牆裏面。台榭園亭。收拾得十分精緻。來往遊玩的人却也不少。只有一樣奇怪。便是那些來往遊玩的人。盡是綠睛黃髮的白種人。也有幾個穿木履的矮子。只沒有我們中國人。我看了正想問老者。忽見我兒子大喊道。紅頭阿三。紅頭阿三。說着指與我看。我隨着看時。果見那矮紅牆盡處。有兩扇鐵門。鐵門兩旁有兩個印度巡捕。直挺挺的站着。我便向兒子道。你看他門前豎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的好像是英文。你給我跑去瞧瞧說的是甚麼。原來我兒子讀了兩年英文。狠能念得出幾句。當下聽了我的話。欣然去了。不移時。只見他怒容滿面的回來。我忙問他。你瞧過了沒有。他道。瞧過了。這地方原來是外國人的公園。我道。既是外國人的公園。也沒有甚麼可惱呵。他道。父親你想這個喚做萬國公園。那牌上又寫着無論何國人民。皆可入內遊覽。但是獨不許中國人入內遊覽。父親你想如何氣得過啊。這還罷了。還有。一層可惱的。這兩個管門的。

紅頭阿三原來並不是印度人却是中國人的化妝我起初不知道後來走近了才瞧出他們是兩個中國人頭上纏着紅布嘴上帶着假鬚臉上用顏色楂着打扮得和印度人一般無二當下我問他們道你等明明都是中國人怎樣替外國人管門欺侮自己同胞還要裝出這種亡國奴的模樣呢他們倒說要吃飯沒法想咧我忍不住把他們大罵了一頓才回來了我兒子說完了還氣得直嚷我回頭想再問問那老者誰知那老者已走開了只得領了我兒子覓路下山也不候他了

我們沿着白堤走到西冷橋我猛然想起這裏本有一個鄭貞女墓如今到何處去了呢我兒子道兀那橋堍不是有一個亭子麼過去一看那亭裏雖然也有一座墓却又不是鄭貞女墓只見那墓碑上刻的是民國女偉人孫氏之墓幾個大字再瞧碑後還有一篇新體白話文的銘誌字旁邊還加着注音字母我兒子讀道

這裏本來是一個清朝鄭貞女的墓現在我們把他毀了因為貞節這兩個字是我們站在新文化旗幟底下底婦女們底公敵未嫁守貞更是荒謬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鄭貞女祇能承認她是一個半開化時代底愚人萬萬不能稱許她崇拜她被她葬在這西湖上正是西湖的污點要給外國人

笑。所以。我們。把她。毀了。另葬了。這位。民國女偉人。孫氏。這位密司孫……

我兒子念到這裏。忽見那舟子忽忽地趕來。我向他做甚。他道。肚子餓了。要吃飯了。我道。既如此。我們也一同去罷。我們出了亭子。走回來。路上先把錢給了舟子。叫他自去吃飯。我向兒子道。我記得這裏有一爿菜館叫望湖樓。做的好醋溜魚。我們且找找去。不知還在不在了。若在時。我們就到那裏吃飯罷。二人一路找去。走了一里來路。恰恰見那望湖樓的招牌高高掛起。我們見了好不歡喜。趕忙上樓。揀一個座兒坐下。堂倌走來問吃甚麼。我道。你先拿兩盞茶來。少停吃飯。堂倌答應去了。不移時。拿了兩盞咖啡茶上來。放在我們面前。我詫異道。我們要的是清茶。誰吃這咖啡呢。邢堂倌道。先生要茶葉茶須預先聲明。不然我們總當是咖啡。因為現在人人吃咖啡。吃茶葉茶的差不多沒有了。當下只得去換了二盞上來。又問吃飯吃甚麼菜。我道。你們這裏的醋溜魚是最有名的。就燒一個醋溜魚罷。堂倌笑道。先生要魚却有只沒有醋溜魚。我道。奇了。你這話怎麼講。堂倌道。先生不知醋。這樣東西是不合衛生的。我們這裏一大半是做外國人的生意。怎麼敢賣這個東西。我道。那麼你這魚不用醋溜却用甚麼燒呢。堂倌道。加利燒也可以。奶油燒也可以。我道。奶油燒魚倒沒吃過。你就做一個來。嘗嘗堂

信去了。一會兒燒好搬了上來。我一瞧。只見這魚蓋着一重雪白的奶油。上面還有一塊青。一塊黃的東西。相映着。十分好看。夾起來。嚙嚙。也有辣的。也有苦的。也有甜的。夾着那一股牛油的騷氣。真有些莫名其妙的風味。忙問堂倌。堂倌指着說道。這是法國葱。這是德國大蒜。這是意大利薑。都是貴品呢。我皺着眉。道貴品是貴品。可惜和我的脾胃不合。我兒子吃慣大菜。倒吃得來。這些東西。便把這魚給他。一個人吃了。我只吃了一客蛋炒飯。就罷了。

我們吃罷飯。剛待下樓。忽見隣桌上有一人背坐着吃茶。偶一回頭。原來就是方才洛王坟遇見的那個老者。我忙招呼他。他也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們二位也在這裏。方才我在孤山公園裏。因為遇見一個朋友。所以失陪了。對不起得狠。你們現在想到那裏去呢。我道。我們想到靈隱寺去。順便看看飛來峯。那老者聽了。忙搖手道。不用去。不用去。靈隱寺早沒有了。我道。那麼。這飛來峯也飛去了不成。老者道。雖沒飛去。却也和飛去了差不多。我道。這也奇了。你且說出緣故來。聽聽。老者道。說來話長。你們且坐下來。喝着茶。待我細細的告訴你。我見他說的鄭重。不由的又在他對面坐下。我兒子坐在橫頭堂。倌添了二隻杯子。斟上茶來。吃着。只聽老者嘆口氣道。咳。說起這座靈隱寺實在可惜。足下須知。這寺

在二十年前原是個極著名的大叢林收受十方的香火好不繁盛到如今呢只落得金剛失跡羅漢無蹤粥鼓經魚盡成陳跡我不等他說完便插嘴道照你這般講想是那寺遭了火劫哩老者道遭了火劫倒罷了偏偏遭的外魔惡劫原來你不知這寺已改了天主堂哩我道佛教和天主教絕不相關怎麼能雀巢鳩占呢老者道國家衰弱佛法無靈改便改了待怎麼樣況且現在這一班新人物都竭力的提倡基督教連寺廟裏的和尚一大半都丢了木魚剝下袈裟去念天主馬利亞你想還有怎麼法子呢我道旣這般又與那飛來峯何涉呢老者道便是這寺旣改了天主堂堂裏有一個神父又去把天竺寺奪來改了一個修道院從堂到院被這飛來峯隔在中間交通非常不便那神父想出法子用炸藥埋在峯下點上火一轟便把這峯轟倒中間開出七八丈闊一條道路從此他由天主堂到修道院汽車可以直達了足下等要去看也未嘗不可只是滄桑陵谷風景都葬去了回來必然要懊悔所以我勸二位還是不去的好我聽了他的話不覺怔了半晌道這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了既然這樣我們不但靈隱不去便別地方也懶得去了但不知前人所說的西湖十景現在還有幾處存在的呢老者道那十個景緻是早已沒有了倒是近來有一個新文學家另外給他定了個新十景可要

背給足下聽。我忙道：正要請教。老者想了一想念道。

蘇堤看櫻花

麵院吃番菜

柳浪聞汽笛

三潭映電燈

北高峯電梯

南屏山影戲

新市場兜風

小輪船賞月

天主堂晚鐘

體育場殘雪

我聽了笑道：這十個景緻倒也新鮮特別，更虧這位新文學家把句子對得狠工整平仄也不差。大約那位先生也是個半路出家的了。談了一會，老者告辭自去。我們也下樓會過賬，仍坐船回湖濱飯店住了一夜，搭火車返里，再也不願到西湖去了。

教育家的嘴巴

大教育家張先生的嘴巴上忽然害了一個指頭大的疔，痛到不痛癢也不癢，就只是講起話來有些不大便利，而且講話時的姿勢也不甚雅觀。然而張先生是以演說爲生命的人，張先生一天不演說，就覺得渾身的不爽快，好似吸烟的人沒有過癮一般。所以平常就是沒人請教他，也必定要自言自語一回，或是把這張嘴巴左右牽扯一陣子，方才將就過了癮。而今這病禁不起，害了半個多月，好好地把一位妙舌君房改造成了個不言息，嬌眼瞧着那只演說台上蜘蛛網縱橫塵封盈寸。張先生臣舌。

自。捫。真。不。禁。有。牙。肉。復。生。之。嘆。哩。

醫生來了。張先生請的醫生來了。張先生的嘴巴。張着。醫生眼睛瞪得銅鈴般的瞧着半天。半天。只見醫生愁了眉。搖着頭。道不好。不好。這病不好。張先生着急。道我這病怎的不好。醫生道你這病若是尋常的疔瘡呢。本不難治。但現在你嘴上生的分明。與尋常疔瘡不同。據我想來。你這病的原因。準是因為你熱心教育多演說的緣故。大凡一個人熱心過了度。血管細胞必定要膨脹。多演說的人更容易中風邪。熱毒內蘊。風邪外襲。嘴巴上必定要生出一種疔瘡。這種疔名叫牛腎疔。過了七七四十九日。準死無疑。張先生道那麼可有方法醫治呢。醫生道方法是有的。而今只要你自己情願不開口講話。我給你一張膏藥。替你把嘴巴封起來。營養料都改從鼻子管裏送進去。這樣你守過了三年零六個月。你這病就好了。張先生聽了這話。忙道使不得。使不得。這個方法斷斷乎使不得。你想我們當教育家的人。演說便是我們的職業。這會子我因生這個病。曠職了半個多月。自己良心上已經覺得十分慚愧。而今你還要叫我再曠三年半。這却如何使得。而且我現在所提倡的職業教育。還略有些兒頭緒。我正待到各處去竭力鼓吹。以期普遍。你叫我把嘴巴封閉三年。那麼這件事少不得也要停頓三

年。我的。嘴。巴。不。足。惜。只。可。憐。我。四。萬。萬。同。胞。爲。了。我。一。個。人。都。害。得。沒。有。職。業。做。這。更。怎。麼。忍。得。呢。所。
以。這。個。醫。法。斷。乎。不。妥。請。你。再。想。一。個。旁。的。罷。醫。生。見。他。不。允。只。得。又。細。想。了。半。天。方。才。說。道。法。子。是。
還。有。一。個。在。此。但。只。怕。你。仍。舊。不。願。張。先。生。道。你。且。說。說。看。醫。生。道。我。現。在。這。個。醫。法。叫。做。速。效。法。是。
用。艾。蓬。石。菖。蒲。臭。梧。桐。等。幾。種。藥。來。燃。着。火。灸。的。效。力。比。方。才。那。個。用。膏。藥。封。閉。的。方。法。快。多。了一。灸。
就。好。只。不。過。要。受。些。疼。痛。張。先。生。道。受。些。痛。還。不。要。緊。倒。是。愈。得。快。當。的。妙。就。是。這。樣。辦。罷。醫。生。見。他。
自。己。願。意。了。只。得。拿。出。這。幾。味。藥。來。放。在。張。先。生。嘴。唇。邊。點。上。了。火。慢。慢。的。炙。炙。的。熱。停。一。會。重。炙。
張。先。生。要。望。這。病。速。愈。少。不。得。咬。緊。牙。關。耐。着。

炙。了。長。久。好。容。易。炙。停。了。張。先。生。自。己。一。摸。這。疗。果。然。不。见。了。把。嘴。歪。上。一。歪。扯。上。一。扯。果。然。方。便。了。
許。多。一。時。間。歡。喜。起。來。學。着。演。說。時。候。的。口。氣。拔。直。了。喉。嚨。喊。一。聲。「諸。君。呀。」只。覺。得。字。正。腔。圓。
十。分。響。亮。分。明。和。半。個。月。以。前。一。般。無。二。張。先。生。這。一。喜。歡。簡。直。像。新。年。初。一。接。着。大。總。統。特。電。放。了。
教。育。總。長。一。般。當。下。少。不。得。重。謝。了。這。個。醫。生。送。了。出。去。

明。天。張。先。生。從。床。上。爬。起。來。拿。面。鏡。子。一。瞧。不。覺。嚇。了一。大。跳。原。來。那。一。張。嘴。巴。一。夜。工。夫。已。紅。腫。的。

像獵獵屁股一般要待張開來時憑你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休想移動得分毫這時不要說演說連飯也不能吃了。張先生登時氣冲牛斗正待去找那醫生想和他理論忽見郵差送進一封信來張先生拆開一瞧原來就是昨天那個醫生寄來的只見上面寫着某某教育家大鑒昨夜先生之尊嘴無恙耶苟如鄙人預料所及則先生今日之早餐已與先生尊嘴告別矣夫先生今之教育大家也先生之所早提而暮倡者職業教育也然我聞諸世之從先生遊者言當其未受先生之教育也固猶有吃飯之能力也及其既受先生之教育旣習先生之所謂職業焉而於是乎不特無職可業并亦無飯可吃矣哀哉先生其亦知之否耶鄙人昨日欲爲先生封其尊嘴而不獲乃不得不以炙熱之道還敬先生蓋我之炙熱亦猶先生之職業也今先生固知先生之嘴巴已內我之炙熱而不能吃飯矣然亦嘗念及他人之無數嘴巴亦嘗因先生之職業而不吃飯乎休矣先生願先生後此對於嘴巴問題稍加研究勿徒顧自己之嘴巴而不顧他人之嘴巴也斯可矣耑此順頌飯安某醫生上

神祕青年

我有一次坐小輪船回家跨進官艙只見裏面已坐着三個人兩個是女學生和我都認得招呼過了。

再一瞧對面還有一位是個穿西裝的青年。却不相熟。只得搭訕着就在他旁邊坐下。不一會兒船已開行。我閑坐着沒事。拿出一本小說來看。看了半天。乏味起來。擡頭瞧瞧那位西裝朋友。只見他手裏正捧着一大疊卡片。長的短的大的小的一總都有。那對面兩個女學生這時也把眼光射在他這疊卡片上。他明知道人家注意也就一張一張的搬得分外起勁彷彿揀甚麼似的。我在旁邊瞧着。起初只覺得這位少年買弄得好笑。既而也不免奇怪起來。原來這一疊卡片上印的姓名沒一個不是當今的大人物。甚麼徐世昌咧。張勳咧。孫文咧。蔡元培咧。徐樹靜咧。胡適咧。章炳麟咧。不問新舊南北都給他收拾了來了。我暗忖這個少年瞧上去還不到二十歲的年紀想不到他交遊已這樣的廣闊或者他也是甚麼大偉人的子弟麼。但這會子到我們鎮上去幹甚麼呢。正在疑惑只見他已把這疊卡片弄齊。擡起頭來向那兩個女學生一瞧。那兩個女學生倒不好意思起來。忙把頭轉了過去。他只得又回轉身來向我搭訕着說道。先生是到那裏去的。我道我到吉川鎮去。閣下府上那裏到敝鎮去可有甚麼貴幹。那少年道。我也是吉川地方人。和先生是同鄉。只因一向住在上海。所以不會會面。說着便從衣袋裏摸出幾張卡片來。把一張遞給我。順便又把兩張遞給那兩個女學生。那兩個女學生也

只得接了過來。當下我把那卡片一看。更嚇了一大跳。原來那片足有半張。計聞大小。上面除了薛兆孫三個字的姓名之外。另加七八行小字。正待細看。那薛兆孫已把頭湊了過來。手指着那片說道。兄弟現在上海一個人兼任了七八件職務。實在忙的喘不過氣來。先生請看。這是務實專門學校校長。這是中西儲蓄銀行分埠經理。這是兆孫廣告社社長。這是大東聖牧公司總經理。這是五洲大書局編輯兼發行主任。這是新新印刷公司主任。這是中國學術研究會會長。這是商學職業介紹公司總理。這八項都已印在上面。另外還有一個職務。却帶着些祕密的性質。不能刊布出來。說着又伸長了頭頸。四面張探一回。才低聲說道。這裏沒有外人在。三位都不是政界中人。說了也不妨。兄弟新近和中山覺生等幾個民黨中人組織了一個愛國同仇社。他們便推舉我做了駐滬幹事。這社所便設在舍間。中山上次微服來滬。還在舍間徘徊了幾天。對於社務的進行着實討論了一番。我當時又忍不住問他道。閣下貴庚多少。以前可在那一個學校裏讀書。薛兆孫道。兄弟今年十九歲。以前曾在青心中學校讀過半年。後來因為敝媼伯太炎章公和敝業師南海康公都勸我不必讀了。所以我就停了出來。專門致力於社會事業。去年秋裏。敝業師約我一同到美國去考察教育。我因為擔任的職務太。

多實在難以分身。只得婉辭謝絕了。他薛兆孫說到這裏。不但我聽着疑惑。便是旁邊那兩個女學生也怔住了。大家睜着眼在那裏猜想。想不到小小一個吉川地方。出了這麼一位青年大偉人。憑着他這點子年紀。會有這麼些能耐。若不是個神童。怎會夠的上咧。可煞有一層奇怪。他既從小是個神童。我們同處一鄉。怎會連姓名也沒聽見過呢。再者我們吉川鎮不比通都大邑。鎮上那幾家望族寥寥可數。這姓薛的也從沒聞見過。這是甚麼緣故呢。我越想越疑惑。正待再詳細探問。忽聽汽笛聲響。接着一片人聲喧嚷。那船已到一個小碼頭靠住。許多旅客上去下來的亂了一會。那船重復開行。這時客艙裏人擠。有兩個鄉下老婆子。遲到了一步。沒有坐處。被人家擠在船舷上。很覺危險。我便招呼他們進官艙來坐着。那兩個老婆子都是懵懂人。嘴舌又瑣碎。坐着沒事做。便瞧住了我們四個人。相公長小姐短的。閑扯淡扯了半天。見我們不大理會。也只得安靜了些。那薛兆孫好容易等他倆的話匣子閉了。才又從身邊拿出一幀照片來。給我們看。道這裏面都是中國學術研究會的同志。有幾個是務實專門學校的校董。這立在左面的就是家嚴薛兆孫說着。旁邊那兩個老婆子也湊過來瞧。瞧了一會。一個忽然嚷起來道。阿呀薛老五。薛老五。那一個道怎麼誰是薛老五。這一個伸出釘耙似的手。

指。指。道。你。瞧。你。瞧。這。個。不。是。擇。航。船。的。薛。老。五。是。誰。那。一。個。細。瞧。了。瞧。也。笑。起。來。道。是。呀。果。然。是。薛。老。五。只。是。他。身。上。衣。服。穿。的。爲。何。這。樣。齊。整。那。裏。還。像。一。個。擇。航。船。的。朋。友。咧。這。一。個。又。擡。頭。向。着。薛。兆。孫。細。瞧。一。回。道。阿。呀。你。不。是。薛。老。五。的。兒。子。阿。狗。麼。怪。道。呢。我。說。你。方。才。說。話。的。聲。音。却。怎。地。與。老。五。一。般。無。二。而。今。果。然。瞧。出。來。了。你。額。角。上。那。一。個。指。頭。大。的。疤。不。是。小。時。灶。沿。上。掉。下。來。撞。破。的。麼。咳。你。看。時。光。過。的。夠。多。麼。快。呀。咱。們。有。幾。年。不。碰。頭。你。就。長。的。這。麼。高。了。你。爹。老。五。而。今。還。在。喬。阿。桂。船。上。麼。你。媽。仍。住。在。鄉。下。呢。還。是。住。在。上。海。呀。這。婆。子。一。路。絮。絮。叨。叨。問。個。不。了。薛。兆。孫。一。張。臉。紅。得。好。像。猪。肺。一。般。答。應。又。不。好。不。答。應。又。不。好。嘴。巴。裏。咕。咕。嚦。嚦。的。也。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可。憐。這。一。座。偉。人。架。子。攢。倒。了。再。也。扶。不。起。來。我。這。時。心。裏。已。瞧。科。了。幾。分。起。初。也。覺。得。好。笑。既。而。一。想。古。人。說。的。好。英。雄。不。論。出。身。低。父。親。擇。航。船。難。道。不。許。兒。子。做。偉。人。麼。拿。門。閥。論。人。我的。腦。筋。也。就。未。免。太。陳。腐。了。哇。我。自。這。般。想。可。奈。那。兩。個。女。學。生。也。猜。透。了。個。中。真。諦。忍。不。住。格。格。的。笑。笑。的。那。薛。兆。孫。更。覺。不。好。意。思。起。來。這。邊。說。話。的。老。婆。子。見。薛。兆。孫。不。答。應。他。的。話。便。回。頭。和。他。的。同。伴。扳。談。道。老。阿。嬪。咱。倆。怪。道。都。要。老。咧。你。瞧。阿。狗。都。長。的。這。麼。大。了。我。記。得。他。七。八。歲。的。時。候。他。媽。帶。了。他。到。我。家。來。吃。過。

節酒。他拖着兩條鼻涕專好和我家那個小孫子毛囡搶炒蠶豆吃。那時他脚上穿的那雙紅布鞋子。還是我給他做的咧。他同伴插嘴道。你以前不是和他家做着鄰居麼。他道。怎麼不是。不但是鄰居咱們還沾着點兒親戚。他媽是我的寄女兒。所以他小時候也叫我寄婆婆的。說着又回頭問薛兆孫道。阿狗官官你而今是不認得我了。但你小時候我也不知抱過了多少次咧。你十歲的一年你爹要送你到上海去念書。你媽不肯。我就勸你媽道。七小姐你別固執呀。你瞧阿狗官長的夠多麼俊。說話兒。又乖覺伶俐。進了洋學堂。念了洋書。將來一定能做洋官。那時你可享福了。你現在執着不給他去叫他。一天到晚跟在父親身邊學些推船呀。扳舵呀。縱然學的精明。也不過是吃一口航船飯。不識字。那裏會中狀元呢。好女兒。你聽了我乾娘的這一句話罷……這一番話果然把你媽說動了。才任你爹把你領了出去。而今你果然出息了。身上穿的這麼包裹裏。緩緩和和的阿呀。你身上這件東洋短衫。是拿甚麼布做的。老阿嬌。外國人的心思真巧。你瞧這藍布怎麼織的。有這樣細呀。話未說完。那兩個女學生實在忍不住要笑出來了。幸而船已到埠。大家收拾東西。預備上岸。一陣子亂便混了過去。臨別的時候。薛兆孫又和我們殷勤訂後約。我們含糊答應了。他才自去。過了幾天。我又因事到滬。

在一個朋友處談起薛兆孫的事。我那朋友說也和他會面過幾次。但對於他那種行止恰也有些兒懷疑。當下又在一張報紙上檢出一條務實專門學校的招生廣告來給我看。只見上寫着。

本校共分國文專修科、英文專修科、算術專修科、地理歷史專修科、圖畫手工專修科、中學科、師範科、高等小學科、初等小學科、幼稚科等各級。不論男女均可插班並免考試欲寄膳宿者另備高大宿舍清潔飯食校役招呼週到早晚出入便利一概費用均極低廉誠本埠第一良好之學校也。凡有志求學諸君速來報名萬勿自誤。

校長薛兆孫白

我瞧着也納悶。說這學校招生廣告怎麼做的。倒像旅館裏招徠顧客的一般。但這也是私立學校的通例。只向我朋友說道。他這學校既說的這樣規模宏大咱倆何不同去領教領教去過了一次便知分曉。我朋友聽了贊成我的話。當下我二人就按着他所說的地址尋去。直尋到衙堂底裏才見一所屋子。兩扇破牆門上釘滿了洋鐵皮的招牌除掉務實專門學校的一塊牌子之外還有甚麼會甚麼社甚麼公司甚麼辦事處之類紅的綠的新的舊的排列的密密層層推進門去只見裏面倒是矮矮小小的小上兩下屋子底下一間裏面擺着一隻印刷手動機和幾行鉛字窗縫裏望進去只見一個。

十四。五。歲。的。瘦。孩。子。塗。了。一。臉。的。油。墨。正。在。那。裏。印。一。張。名。片。第。一。張。印。好。了。便。把。來。反。插。在。窗。子。的。玻。璃。縫。裏。我。們。瞧。那。名。片。上。印。的。分。明。是。黎。元。洪。三。個。字。旁。邊。還。註。着。現。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銜。但。不。知。黎。大。總。統。的。名。片。爲。何。要。特。地。趕。到。上。海。這。一。爿。小。印。刷。所。裏。來。印。呢。隔。壁。一。間。陳。列。的。整。齊。多。了。想。來。就。是。那。位。薛。兆。孫。先。生。的。辦。公。室。我。們。進。去。的。時。候。這。位。薛。先。生。正。拿。着。一。條。雞。毛。帚。在。那。裏。拂。去。茶。几。上。的。灰。塵。他。一。眼。瞧。見。我。們。進。來。忙。丟。了。帚。子。招。呼。讓。座。我。那。朋。友。是。專。喜。說。刻。薄。話。的。一。見。面。就。笑。道。薛。先。生。一。日。萬。幾。今。兒。怎。麼。還。有。工。夫。在。此。拂。拭。几。椅。難。道。是。學。的。陶。侃。連。璧。麼。還。是。要。提。倡。勞。工。神。聖。呢。薛。兆。孫。臉。上。紅。一。紅。道。不。是。不。是。方。才。小。价。出。門。去。了。我。偶。然。瞧。見。椅。子。上。有。一。個。蜘。蛛。爬。着。所。以。趕。掉。他。的。我。那。朋。友。道。這。就。是。了。可。是。我。們。此。番。來。拜。訪。是。因。爲。敵。友。平。日。仰。慕。貴。校。的。規。模。宏。大。組。織。完。美。所。以。特。地。約。了。兄。弟。同。來。參。觀。尙。望。薛。先。生。不。吝。指。教。薛。兆。孫。聽。了。躊。躇。了一。會。道。兩。位。惠。臨。本。來。應。該。奉。陪。何。奈。敵。校。的。校。舍。現。在。尙。在。建。築。這。裏。也。不。過。是。暫。借。的。而。且。這。一。課。是。音。樂。(音。洛)敵。校。裏。上。音。樂。(洛)課。是。照。例。禁。止。參。觀。的。正。說。着。忽。見。隔。壁。那。一。個。排。印。名。片。的。瘦。孩。子。跑。了。過。來。向。着。薛。兆。孫。道。哥。哥。昨。天。那。招。牌。店。裏。的。人。又。來。了。坐。在。那。裏。要。錢。哩。薛。兆。孫。

道。知道了。你去罷。那瘦孩子退了出去。薛兆孫又向我們道。二位請坐一坐。等我去了就來說着已起身到隔壁去了。薛兆孫去後。我那朋友又向我歪歪嘴巴叫我看。那壁上掛的匾。我擡頭看時。只見這匾是用一張白紙糊的。中間寫着教育之光。四個大字旁邊還有務實專門學校開幕之喜和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題贈的款識。不知爲何那開幕的幕字寫作幕字。護軍使的護字寫作獲字。正在研究忽聽隔壁印刷所裏有人嚷道。你們既開得起什麼公司。什麼公司難道發塊招牌錢倒付不出。出了麼這樣拖三欠四的究竟到幾時才有這人。嚷能接着像是薛兆孫的聲音說了兩句不知甚麼話。那人又嚷道。明天還有明天下禮拜還有下禮拜。我脚底上又沒扣住了。月份牌那裏來的工夫替你跑這些冤枉路。你們這種蹩腳公司別叫我替你們害羞了。咱店裏要是都接着像你們這種主顧。咱們只好喝大西北風了。說到這裏。那聲音越發高了。我耳朵裏覺得有些聽不下去。只得拉着我那朋友道。他們這裏有事。咱倆不必參觀了。還是何去罷。說着便一同走了出來。這件事已隔了好幾個月。但至今想起來。對於這位青年。總覺得他帶着些兒神祕的色彩。咳有了像上海這樣的神祕社會。自然要產出薛兆孫這樣的神秘青年了。呵。

我爲俠客

今天在下拿着一枝筆要待做一篇悲歌慷慨的任俠小說構想了半天剛把這個題目寫好忽然跑來一個促狹朋友他在我背後偷偷一瞧登時哈哈大笑起來在下忙問他爲何這樣得意他一面笑一面指着在下的臉說道你這人扯謊也要扯得有三分像像你閣下這樣也要做起俠客來那麼我們中華民國的俠客恐怕比滿庭芳的臭蟲還要多哩說罷仍擠緊了眼睛笑個不住在下被他這一陣子鬼混胸坎裏彷彿灌了一杯子紅燒冰淇淋只覺得臉上熱又不是冷又不是訕訕了半天只得勉強說道我們做小說的那一個不是信口開河偏你見了就大驚小怪的況且你瞧我現在雖不像個俠客不知我從小便做過俠客哩我那朋友道你這話更荒唐了你十四歲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你了直到如今那裏曾見你做過一分一秒鐘的俠客呢我道我早說你知道我做俠客正在十三歲的那年我那時恰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俠史至今談起來還是眉飛色舞你若不信我便不講給你聽了我那朋友見我正言厲色倒也有些信了不敢再說輕薄話只是靜靜的聽着聽着聽着我的任俠史開場了。

却說我十三歲的時候。同着我一個兄弟在家裏讀書。父親替我們請了一位半新不舊的西席先生。附近那些鼻涕孩子附學過來的確也不少。我那兄弟年紀雖比我小兩歲。但也是學成了精緻的頑皮。同學的沒一個不見了他頭痛的。那時我們弟兄倆都已有了些些程度。正課之外專喜看小說。甚麼三國水滸封神榜西遊記一類的書。沒有一部不瞧過。尤其歡喜的是一部七俠五義。看到得意的時候。連正課也不想讀。飯也不想吃。嘴巴裏時時胡言亂語。說甚麼英雄咧俠客咧。引得一家的人瞧着都又好氣又好笑。一天我向我弟弟道。我們倆既要做俠客。少不得要學些俠客的本領。你瞧書上說的那些俠客。一個個都有飛簷走壁之能。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還能使甚麼暗器。我們倆沒有這些本領。將來怎能夠出去扶危救困除暴安良咧。弟弟道。不錯。我原也想學的。只是沒有人教。怎了可怪。父親爲甚麼不請一個俠客先生來教我們武藝。偏去請了那一個酸溜溜的獸先生。好不令人無趣。我道。那些長大的兵器。自然是沒人教學不會的。但是那暗器和夜行術。不必請人教。我們自己也可以練習的。弟弟道。我最歡喜的是白眉毛徐良的一手三暗器。我們就來學着試試看。但不知他那袖箭是怎麼個做法。我道。袖箭我們不會做。暫且丟着。再說那飛蝗石是最容易的。只要到牆脚根去。

拾些石卵子來好了。鏢沒有也可。以用大鐵釘來代。弟弟聽了，狼是歡喜。當下我們兩人便去找了十來只鐵釘。釘脚上用雞毛紮住。又拾了許多七大八小的石塊。把來藏在衣袖管裏。每天退了課的時候。跑在門外場地上亂拋亂擲。看見狗便擲狗。看見鳥便擲鳥。但是擲出去總是不中的時候多中的時候少。

一天下午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我和我弟弟又拿了幾只鐵釘造成的鏢。躲在門前一株大樹背後。想等那樹上的老鴉一飛出巢來好發鏢打他。那知守了半天。那老鴉偏不肯出來。正守得不耐煩。忽見一個同學叫做烏嘴阿二的牽着一隻牛在路上走過。我低低的對弟弟說道：你要打那老鴉。那老鴉飛的太快。不容易打中。不如打烏嘴阿二繩的那隻牛罷。況且烏嘴阿二這人狠偷懶。坐在課堂裏。一天到晚打磕銃。他那牛大概也是個懶貨。咱們給他一鏢。也可以警戒警戒他。叫他下次耕起田來認真些。弟弟聽了我的話。候他走過了。果然捏手捏腳的走出來。從背後追上去。追了一段。看看臨近。忙把衣袖裏那只雞毛鏢拿出來。覬準了牛屁股。儘力的往前一擲。老兄那牛的走路是有個一定的姿勢的。他那牛尾巴常跟着他的脚步向左右擺動。尾巴一擺動他這屁股眼兒就要顯露出來了。這

是物理學上的通例。老兄諒來總能明白這會子我弟弟的這只鏢奔到這牛的尾巴前尾巴往旁邊一擺。只聽嚇的一聲直釘入屁股眼裏。只贖了二三寸雞毛留在外面那牛無緣無故的受了這一鏢。不覺痛得直跳起來。跳了一跳便拚命往前奔去。烏嘴阿二拉着那繩一時間趕不及放手反被那牛倒拖了去。及至放手已拖過了兩三丈路渾身衣服都染滿了污泥。鼻子被樹根擦破。烏嘴阿二已變了紅嘴阿二。我弟弟見闖了禍正待回身逃避。已吃那烏嘴阿二瞧見。不上半個鐘頭我父親已曉得了這件事。將我們弟兄倆叫進去大罵一頓。把身邊所有的雞毛鏢和自造的竹鎗木劍一齊搜出來毀了。說道你們以後若再做這些東西要把你們當革命黨私造軍火辦罰你們連吃三年白飯。罵過之後又硬逼着念了一黃昏的夜書才罷。

自此之後我們倆的俠客生涯只好暫告中止。家裏倒也安靜了好幾天。一天又手癢起來。我向我弟弟說道我們這些鏢和刀劍雖被父親搜了去不許再弄。但是那飛蝗石父親却沒有禁止。並且石子這樣東西隨地都有。我們何不再去揀幾塊來練習練習呢。弟弟道狠好。我們以後只要不打人不闖禍。只打半空中的飛鳥便是給父親曉得了也不會罵的。我道要打鳥還是到後園子裏去打。那裏樹

多鳥也。多二人商量定了。等一退了課便一同跑到後園子裏來。到了園裏。只見果然有許多鳥在樹頂上盤旋飛舞。我們倆忙輕輕的跑到牆腳邊。拾了許多石子放在手裏。略等一等。只見一隻極美麗的野雞從竹籬底下直撲出來。弟弟忙把手裏的石子接二連三的打去。連打了好幾下。一下也沒有打着。那野雞却已要飛過籬笆去了。我見了忙也揀出一堆大石子來。盡力向那野雞打去。那知力氣用得太足了。野雞沒打着。那石子已飛過籬笆外面去了。只聽咚的一聲。正掉在籬笆外面的那個毛廁裏。接着便聽見有人在毛廁裏大喊道：「是誰呀？」這樣的惡頑濺了我一身糞。這可怎麼好呢？我們倆聽見有人聲不覺嚇了一跳。忙在籬笆眼裏張時。只見一個人蹲在毛廁上。露出一個雪白的屁股。已染滿了糞汁。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老夫子。我們倆見又鬪了這個禍。直嚇得魂飛天外。忙把手裏石子丟了一溜煙跑到課堂裏。規規矩矩的坐着念書。少停那先生進來了。見我們念書念得狠認真。便疑心是別的頑皮孩子幹的勾當。少不得把那素來頑皮出名的幾個學生每人孝敬了十來下竹板子。那幾個被他打得有些莫明其妙。但是平常打慣了的。倒也不在乎。此當場雖然落去了幾點眼淚。少停還是頑他的皮。

我們倆自從鬧了這個大亂子。雖沒有吃苦。可是對於這種練習暗器的頑意兒再也不敢輕試了。又過了幾時。由春入夏天。天氣漸熱。我們倆每天吃過晚飯。便各人搬了櫈子坐在門外場地上吹風納涼。高興起來。便在草地上翻幾個斛斗。或是拿着長竹竿。亂掄亂舞一回。也算解解腦筋裏的俠客癮。一天晚上。我父親早進去睡了。場上只賸了我們弟兄兩個。我當時又向我兄弟問道。老二。你我如今還想做俠客不想。弟弟道。怎麼不想。只可惜父親不許我們做。況且這裏地方上也沒有惡霸寨主。我們要做也做不出咧。我道。老二。你這話錯了。大凡像白菊花這班飛賊出來搶刦偷盜。總在夜裏做事。所以俠客走路。也都在夜裏爲的是要和他們作對。我們倆天天晚上睡着不出來。怎的會和他們撞見。便算這裏地方上沒有白菊花。金頭太歲這班人。那打杠子的小毛賊總應該有的。你若不信。今夜我們倆就守一夜看。正說着。聽見僕人的聲音在裏面呼喚。依着弟弟意思。逕想不進去。我道。不進去不好。明天父親曉得了。又要罵的。不如暫時進去睡了。只別睡着。等半夜裏一家的人全睡着了。我們倆再起來開門出去罷。弟弟聽了我的話。果然一同進去。睡在床上。張開了眼睛守着。這夜偏偏我父親因爲睡了一刻。睡不着。重新起來。剔亮了燈。看書。直看到二更過後才睡。我們倆好容候他睡着了。偷

偷的爬起來。重重門開出去。幸喜家裏人一個也沒聽見。我們倆又各人找了一根門闩做軍器。一溜煙逃出大門。只見明星在天。夜涼如水。四下裏蛙聲閣閣。叫個不住。弟弟問我道：「哥哥，我們如今往那裏去呢？」我想了一想道：「我們還是往北去罷。那邊樹林子多。正是盜賊出沒的地方哩。」說着我們倆已往北走去。走了半里多路。果然見有黑忽忽的一個大竹林子。我們倆走進竹林子在一塊石上坐了片刻。不見動靜。正待起來再走。忽然耳根邊聽得一縷哭聲。順着風吹過來。甚是清楚。我們倆忙跳出來。林子張探時。只見星光底下。有一個大漢。遠遠地走來。那大漢兩手提着許多東西。橫披着衣服。突着肚子。模樣兒好生兇惡。再看那大漢背後。還有一個瘦小的女子。跟着走一路。哭的好不哀慘。弟弟見了忙道：「這人準是個惡霸。再不然便是白菊花的餘黨。那女子一定是被他搶來的。要不是爲何哭呢？」我道：「快不要聲張。他們快要來了。當下我們倆仍藏在林子邊候着。不一時。那大漢子已身切臨近我們倆。忙各人綽起一根門闩從林子裏直跳出來。攔住去路。我弟弟拔直了喉嚨高聲大喝道：「呔！你這烏八的好烏八驢球球的快站住罷老西。等候多時了。老兄。這句話你道怎麼講法？原來我弟弟天天看小五義。續小五義看的着了魔。他想書上說的。天下的綠林見了白眉毛徐良沒有。」

個。不。懼。怕。的。甚。至。一。聽。見。山。西。口。音。便。要。嚇。的。逃。走。所。以。那。聖。手。秀。士。馮。淵。一。天。夜。裏。走。路。撞。見。了。白。菊。花。他。自。己。明。知。道。不。是。白。菊。花。的。對。手。只。得。捏。緊。鼻。子。假。哼。一。聲。學。着。徐。良。的。口。音。罵。一。句。好。烏。八。的。果。然。把。個。白。菊。花。嚇。跑。了。這。會。子。那。大。漢。若。也。是。個。綠。林。中。人。聽。見。了。這。句。山。西。話。準。也。要。嚇。退。所。以。他。就。鬧。出。這。麼。一。大。串。的。烏。八。老。西。那。大。漢。冷。不。防。吃。了。這。一。嚇。果。然。站。住。兩。手。一。鬆。却。把。手。裏。摔。的。東。西。一。齊。掉。在。稻。田。裏。去。了。忙。問。你。們。這。是。怎。麼。了。我。弟。弟。道。我。問。你。是。那。一。家。的。寨。主。這。女。子。是。那。裏。搶。來。的。你。若。見。機。的。快。把。這。女。子。留。下。便。放。你。逃。生。若。牙。繩。半。個。不。字。管。教。你。身。首。異。處。說。罷。綽。起。那。根。門。門。橫。眉。豎。目。的。站。着。那。大。漢。聽。了。倒。弄。得。莫。名。其。妙。這。時。後。面。那。女。子。已。住。了。哭。聲。聽。見。我。們。講。話。便。喚。道。前。面。說。話。的。不。是。大。官。官。二。官。官。麼。我。和。我。弟。弟。細。細。一。認。也。驚。訝。道。你。不。是。阿。巧。麼。阿。巧。道。我。正。是。阿。巧。原。來。這。阿。巧。是。常。來。我。們。家。傭。工。的。所。以。認。得。我。當。時。便。道。你。這。會。子。不。是。給。這。個。強。盜。搶。來。的。麼。阿。巧。道。他。是。我。的。父。親。不。是。甚。麼。強。盜。我。道。那。麼。你。爲。何。半。夜。裏。哭。着。走。呢。阿。巧。道。我。的。母。親。在。今。天。早。上。死。了。我。跟。我。父。親。上。鎮。買。東。西。回。來。遲。了。走。在。路。上。想。着。了。母。親。所。以。哭。的。我。們。兩。人。一。聽。這。話。知。道。這。件。事。又。把。東。瓜。牽。上。了。葫。蘆。架。大。家。面。面。相。覲。則。不。得。聲。少。停。阿。巧。

幫他父親將稻田裏的東西拾了起來才問我們在此地做甚麼我只得告訴他道我們今晚在此爲的是要做俠客他又問甚麼叫做俠客我道做俠客便是守候強盜打劫的時候打暴不平救人阿巧道你這兩個官宦真發了獸了這裏素來是個太平世界有甚麼強盜便是有強盜你們兩個小孩子拿了兩根門閂能抵擋得住麼現在已夜深了你們若膽小我便送你們回去罷我道你快走你的路不要來管我們的事情阿巧道這個不能你們若再不回去我明天要告訴你家老爺太太的你們倆聽說他要告訴父親不覺嚇得忙央求他叫他不要告訴阿巧道要不告訴容易你們只隨我來我送你們到了家好放心你們若仍舊不走我是一定要告訴的我們倆沒法只得沒精打采的隨着他回來那阿巧父女兩個直送到我家門首瞧着我們進去關上了門才自回去

我講到這裏我那朋友已笑的前仰後合連連攏手道罷了罷了快不要講了再講下去連我肚腸根都要笑斷了我道你愛聽不聽這難道不是我小時候的任俠故事麼你若要聽我底下還有許多稀奇的事跡呢我那朋友道謝謝罷笑了人要償命的說着已逃了出去

明天早上我接到我那朋友寄來的一封信上寫着——

扯謊。俠客。大鑒。昨日。飲聞。俠史。狂笑。過度。至今。領下。猶隱隱作痛。願君以後勿再。如是惡作劇爲盼。再者。閣下素善作小說。何不將昨之所述。演成一篇。佈諸當世。俾世人皆知。俠客中有如此厚臉。如閣下者也。此頌俠安弟某名上。

一夕狂歡記

王秉祥今天穿了一件二藍竹布的新大褂。把頭歪在左邊。瞧。又歪到右邊。瞧。又彎着腰。將後襟拉過來。端相了半天。然後站直身子。將兩隻手掌在前後左右。不住的撲撲了一會。便在寢室門外的迴廊裏。踱起步來。左腳走一步。便聽見那件褂子。豁擦一響。右腳走一步。也是豁擦一響。他三步一搖。兩步一擺。那豁擦豁擦的聲音。也按着他的步武。疾徐高下。若合符節。王秉祥越走越高。興那聲音。越響。越利害。正走着。忽聽背後有人喊老王。王秉祥忙回頭看時。原來是他同學印大榮。印大榮道。老王。你今天穿的這樣漂亮。怎的不到外邊去。出出風反。在這迴廊裏。串獨腳龍燈。王秉祥道。你若高興。我便同你看戲去。印大榮道。慢着。我且問你。你這一次從家裏出來。帶了多少錢在身邊。王秉祥道。學費十塊。膳費三十塊。其餘的零用十二塊。一總是五十二塊。你呢。印大榮道。也和你差不多。那麼我們

兩個人身上已有百來塊錢了。何不再去找上兩個到東南大旅社開他一間房間痛痛快快的賭他一夜呢。你若高興叫局也可以吃酒也可以戲有甚麼好看。王秉祥聽了心中不覺動了一動。故意遲疑了半晌道：我是隨便的。不過若要打牌須得再找兩個人。只是找誰呢？印大榮想了一想道：那班巴結朋友他們有了錢也不肯和我們一同玩。我們也不必去找他。只有那陶麻子昨天晚上我和他談嫖經瞧他聽得津津有味。並且他這一次帶來的學膳費也還沒有繳到會計部去。等我來找他包管他聽見了要歡喜得眼睛沒縫。王秉祥道：便是我那敝同鄉徐阿獸就是上半年放算學被教員打零分的。你瞧他模樣兒雖獸但是聽見了打牌叫局的事耳朵也會豎的筆直大概狠想嘗一嘗滋味兒呢。等我去看他。如果他身上有錢也拉了他同去停一刻我們到你房裏聚會罷。印大榮道：好那麼我先去了。說罷便先跑了去。王秉祥見他走了忙也拋開脚步來找徐阿獸。剛走到他房門口只見房門關的緊緊的。裏面叮叮噹噹的聲音不絕。王秉祥心裏奇怪忙向門縫裏張時只見檯子上放着一大堆的洋錢。徐阿獸一個人坐着正一五一十的數。王秉祥暗暗好笑。故意把兩手向他門上大擂大敲了一陣。那徐阿獸嚇得從椅子上直跳起來。捧了那一大堆洋錢只是沒處安放。忙了好久才決

定了放在抽屜裏一面開了門見是王秉祥便埋怨爲甚麼嚇人王秉祥也不答話走進門便在椅子上坐下用力將抽屜一抽。獸子忙要止住時已來不及只聽豁郎郎一聲響亮原來王秉祥用力太足了將那抽屜抽脫了筍掉在地下裏面的洋錢角子銅元散了一地。獸子着起急來抓住了王秉祥的衣領要和他爲難。王秉祥恐怕被他撕破了那件竹布新大褂不上算只得笑着討饒道我幫你拾你快放手。獸子放了手一面罵一面彎着腰去拾那地下的錢。王秉祥道這件事應怪你自己不好。你要數錢儘管數便了又把這兩扇牢門關緊了做怎的。并且我來找你專誠爲想帶挈你出去遊玩遊玩却是一番的好意誰知你聽了我的聲音非但不就開門反而把桌上的錢藏在抽屜裏難道我要搶你這錢麼。獸子把錢拾了起來道你說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玩。王秉祥道自然有好去處。你只把錢放在身邊跟着我走就是。獸子不肯定要王秉祥講明了才去。王秉祥無奈只得把打牌叫局的事告訴了他。獸子想了一想道這麻雀牌我還會打。局是沒有叫過怎樣叫法你們要教導我。王秉祥道何消說得自然告訴你老實替你說這件事我也不很內行印大榮是熟的少刻我也得叫他代辦包你不會吃虧就是。獸子道還有一說我身邊這幾塊錢還預備繳學膳費少用些我便去不然只圖了一。

時快樂將來便挨餓。王秉祥道：你這人真嚙噹。我們誰不是和你一樣。誰還整千整百的拿到學堂裏來花麼。你新買的那副牛眼罩快去拿出來套上去罷。阿獸聽了果然歡喜起來。忙翻箱倒篋的把那副眼鏡找了出來。這副眼鏡是他這一次由家裏出來經過上海的時候在城隍廟裏一個舊貨灘上買的。據他說這副眼鏡的確是三十六開上好足赤真金做的邊兩塊晶片也是上海有名的叫做拍立克每一塊晶要值五兩銀子。他買的時候那擺攤子的只要他十塊錢也算公道極了。誰知他還有本事打了他一個九五扣才買這是他自己向人家說的。有的人笑他說：你這東西照時價值不到五角錢。你上了當了。他兀是不信。說人家妬忌他買了便宜貨騙他的。閑話休談。且說阿獸把這眼鏡鄭重的從盒子裏捧出來掛在耳朵上掛平穩了。然後又對着桌上那面小手鏡一照。只見鏡子裏突然露出烏黑的一個圓頭大臉兩塊滾圓的玻璃粘住在上面。阿獸知道是他自己的尊容不覺有些影生憐不忍遽捨。王秉祥等得不耐煩。一把將鏡子搶了道：算你漂亮罷了。遠多照些甚麼呢。說罷拖了就走。獸子無法只好跟了他跑到印大榮房裏。只見印大榮和陶麻子兩個早坐在那裏。陶麻子臉上的麻眼兒全給雪花膏填滿了。頭頂上一頭的石菖蒲把生髮油塗的太多了。往臉上。

直滴陶麻子。又捨不得抹去。只得伸直了脖子。彷彿恭候劊子手。關刀似的。讓那油水一滴一滴的掉在地下去。印大榮也已換了一條水綠色大花華絲葛褲子。兩隻手把那長衫的前後襟只管往上掀。當下四人相見不由的同聲各喊一聲好呀。不一會兒便相隨着出了校門。向街上走去。走到街上已是上燈時分。印大榮的意思要先上東南大旅社開房間。麻子說我肚子已餓了。不如先去混飽了肚皮。再商量別的事。印大榮道你這麻子真是不知道。此地的旅社都是兼做妓院、菜館、賭場的三種行業的。我們開好了房間。一面吃酒。一面叫局。吃完酒便打牌。何等舒服。何必又上酒館子呢。王秉祥道這也好。只是今晚賭局輸贏的大小也得先斟酌妥當。免得臨時你推我讓。陶麻子道我們平常父麻雀總是打一千個錢底的。今晚若要大些。一塊底洋碼也就罷了。印大榮笑道這算甚麼。你把幾十個銅圓放在他們紅木檯子上。搬來搬去給那班姑娘和茶房瞧見了。真要笑死呢。但是輸贏過大了。那十塊錢麼。今天晚上各人拿四十塊錢出來放在桌上。父二十塊底的二四。只是場上誰贏了錢。誰也不準藏起來。算自己的。除付一夜的房錢、酒菜錢、局錢、茶房小賬之外。餘下來的須按照兩塊底重算。

了。只受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都要歸那輸的人。這樣一來檯面上既好看輸的人也不至吃大虧。譬如你四十塊錢全輸完了。其實還不過輸了四塊。然而旅館裏那班妓女茶房瞧見我們這樣闊綽。伺候起來自然要格外的殷勤些。我們也不過多賞他們幾個錢。小賬樂得頑一個體面。這個辦法你們以爲如何。旁邊三人聽了這一番妙論。不由的多拍手喊贊成。四人計議定了。便上東南大旅社來。走進門。那印大榮便向茶房說了要開房間。茶房將四人上下打量了一眼道。你們四位還是只住夜。還是要頑頑。印大榮知道頑頑兩個字。包括着吃酒叫局打牌等種種公事。便回道。我們都住在城裏。不是爲頑頑。到此地來做甚。茶房聽着。笑了一笑。便引四人上樓梯。直到三層樓一房間門前站定。從身邊摸出鑰匙。開了門。燃亮電燈。請四人進去。四人進門一看。這間房後面四扇玻璃門。推出去便是洋台。靠臨着大街。左面壁上高掛一大幅珂羅版印的五彩裸體美人畫。用一個玻璃框子裝着。兩旁配一付大紅泥金對聯。上寫着五福四利貴壽無極萬悅千歡喜慶大來落的款是東南大旅社開張之喜。弟王湖敬賀。右面壁上掛兩架西洋油畫。又有一頁旅館章程。迎面一張鐵床。掛着雪白的帳子。床上鋪着蓆子。薄薄疊一條被。床前一隻紅木桌子。幾把椅子。靠洋台還放着一隻大沙發。一隻籐躺

椅一個西式衣架。這沙發略舊了些。坐下去的時候。屁股上定能覺着有一個圓形的鐵圈托住。便是那籐躺椅也折了一隻腳。然而這種陳設在他們四位的眼光中看來。都覺得非常富麗。非常清雅。王秉祥一見那鐵圈頂屁股的沙發忙跑過來。搶着先坐了。陶麻子站在那幅裸體美人畫前面。只管對那畫裏的人癡看。徐獸子更是瞧瞧這樣摸摸。那樣彷彿是劉老老初進大觀園一般。其中還算印大榮有見解些。先問茶房。這房間多少錢一天。茶房指着壁上道。照那邊的寫明定價打七折。印大榮忙看時。只見那壁上掛的章程裏。有一行寫着第八十三號超等官房。每天大洋四元正。正看着。只見徐獸子也跑過來。湊着瞧了道。原來每天大洋四元。他方才說的不是打七折麼。四七是二十一。這樣大的房間祇要兩角一分洋錢。一天不貴。不貴。那茶房在旁聽了。不覺笑了起來。恨得印大榮把徐獸子推了一把。道。你胡說些甚麼。四元打七折。明明是兩元八角。怎麼會算出兩角一分來。你快去替我躺着罷。這事用不着你管。說罷。仍和茶房說。就是這間罷了。你打面水去罷。那茶房才拿了茶壺臉盆出去了。這時。獸子給印大榮搶白了幾句氣的。撇着嘴巴。躺在籐床上。不敢說話。印大榮也不理他。不一會兒。只見茶房捧着茶水上來。另外一個人拿着一張旅客姓名表。一支禿筆放在桌上。請印大榮填。

印大榮正填寫時。忽聽徐獸子在藤椅上大叫起來道。你們究竟等到甚麼時候才吃飯。我又實在餓的耐不得了。我每天下午四點鐘總要吃兩根油條一塊燒餅的點心。今天給你們一陣子拉扯忘了。沒有吃這會子你們倘再不吃。我可先要去買油條燒餅了。這一陣話說的滿屋子大笑起來。印大榮沒法填好了姓名單便吩咐茶房拿酒菜來。兩個茶房答應了一路笑了出去。又過一會酒菜來了。大家圍坐攏來。興工修五臟廟修的差不多。那陶麻子便涎着臉央印大榮叫局。印大榮道。今天我們四個人在此。要叫須大家叫一個。王秉祥道。叫便大家叫。只是我們都不很在行。一概要請你代行職務。才好印大榮道。這也使得。當下便問陶麻子道。你要叫誰呢。陶麻子道。你說那一個好。便替我叫那一個。只要臉上不是和我一樣的有麻子。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印大茶笑道。那麼我便替你叫了小玉喜子罷。陶麻子問是蘇幫是揚幫。大榮道是揚幫。人雖不見得好灌迷湯的本領不小。少停你只留心着。別淹死在迷湯裏才好。陶麻子聽了搔耳抓腮。十分得意。印大榮又問。老王。你叫誰呢。王秉祥想了。一刻道。我前天聽他們說有一個住在大江南旅館叫做甚麼花雲閣的。唱工很好。我就叫了他。你快招呼茶房拿局票來寫罷。印大榮按鈴喚茶房進來說了。茶房便把一疊局票拿了來。印大榮先把王

秉祥陶麻子的兩張寫了。自己寫了一張神州旅館四十號玲瓏老三寫罷。正待擱筆。忽聽王秉祥道。
慢着。獸子還沒有叫呢。印大榮忙回頭看徐阿獸時。只見他吃了幾杯酒。兩臉紅的像豬肝。一般橫躺在籐榻上。早已呵呵的睡着了。不覺又好氣又好笑。便道他已睡着了。我們不替他叫罷。王秉祥道。這個不興。我們儘管替他叫了。還怕他醒來不答應麼。印大榮道。那麼替他叫誰呢。王秉祥道。我剛在二層樓樓梯口看見一個房門前掛着一塊玉玲瓏的牌子。便替他寫了這個也好。印大榮回身問那茶房道。這玉玲瓏是你們本棧的妓女。好不好。你們總曉得。那茶房向睡在籐榻上的徐阿獸望了望。只是笑不肯說。王秉祥道。管他好不好。替他叫了來就是快寫罷。快寫罷。印大榮只得寫了一齊交與茶房送了出去。茶房去了不到五分鐘。阿獸醒了。印大榮便把代他叫局的事告訴了他。阿獸本來是莫明其妙。無可無不可。只問叫一次局要多少錢。印大榮告訴他要一塊。他道一塊也還出得起的。叫個來。頑頑也好。當下四人仍圍坐在桌邊。眼望着那六七隻空盤子。發癡。印大榮道。這個樣兒太不像了。我們須得再添他幾樣菜。慢慢的吃着。免得叫那班妓女瞧了笑。我們吃相兒。獸子道。妙極。我這兒睡了一覺。又餓了。正想再吃吃呢。印大榮瞅了他一眼道。你吃儘管吃。只是別用手指拈得油膩膩的。

教人瞧着恶心說着。又喊茶房添了幾樣菜。兩壺酒。大家果然斯斯文文的重吃起來。一會子吃的又要完了。只見房門一開進來了一位姑娘。身穿一套湖色熟羅的衫褲。衣領上油膩了一大圈額前一撮前劉海都用一個小木梳架着。一雙小脚滿面煙容估量着總有三十多歲的高壽。那姑娘一進來便走到印大榮面前伸手在印大榮肩上搗了一把。一屁股湊着旁邊一個椅子坐下。三人才知道這便是印大榮的老相好玲瓏老三。印大榮一見老三好似蒼蠅見了臭肉忙把一隻腿蹺起來擋在老三身上露出那條華絲葛褲子一面用手摟着頑笑。王秉祥等三位對於這事都是破題兒第一遭瞧着都覺得新奇有趣。一面還存了個效法的心。所以大家索性停了筷子。睜着眼。耽望就中。陶麻子更急得心癢難搔。忽聽門外又有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問道：「是不是八十三號？」又聽那茶房答道：「正是八十三號。」那女子便向自家房門口走來。陶麻子暗想這一定是自己叫的小玉喜子來了。忙伸長了頭頸看時只見進來的那女子穿一身漂亮的西裝。粉撲撲的一個鵝蛋臉兒。水盈盈一雙眼纖纖的。女子背後還站着橫眉豎目大肚子娘姨。一到門口便伸直了破罐似的喉嚨問道：「此地是誰叫我們？」

花雲閣的呀。陶麻子聽了花雲閣三字不覺一呆。只得仍坐了下去。印大榮回頭向那女子道：「你是花雲閣那邊王老爺叫的說着便指着王秉祥。花雲閣向着王秉祥上下打量了一眼。不由得把嘴唇一披。冷冷的坐在後面。這時外邊又進來了一個。一隻眼的瘦子。手裏拿着一隻胡琴。咿咿唔唔的拉起來。那花雲閣便湊着唱了幾句。硃砂痣沒唱完就停了。王秉祥見他唱停了便涎着臉想學印大榮的樣兒和他親熱親熱。誰知這花雲閣還是個小先生。平日身價又狠高瞧着王秉祥那個排場早就滿肚皮不高興。所以隨隨便便的唱了兩句便停了。誰知這位不知趣的王大少索性毛手毛腳起來。你想他怎能忍得住。這時王秉祥學着印大榮的樣蹠起了一只尊腿。預備搭到花雲閣身上去。冷不防花雲閣伸出一雙纖手。把那腿用力一推。身子霍的站起來。王秉祥站不住脚。直倒在花雲閣椅子上。那件馬口鐵長衫的後襟給那椅脚絆住。一撕便撕了一條大裂縫。剛爬起身來。只見那大肚子娘姨過來發話道：「王老爺我家花雲閣還是小姑娘。你老又是第一次見面。怎麼好意思這樣動手動腳的。須得賠我那娘姨。冷笑道：「像你做老爺的穿了這樣闊綽的衣服。我家相幫的看了也眼熟。如今自己王秉祥撕破了衣服。已是肉痛。又聽了娘姨的話。更加羞怒。道甚麼小姑娘。大姑娘的我衣服撕破了。」

撕破了。還好意思說要我們賠。王秉祥聽了他幾句半嘲半諷的話。心裏更加憤怒。仗了三分酒意。拍着桌子大罵起來。印大榮忙走過來勸住了一面摸出一塊錢代王秉祥給了那娘姨。那娘姨才謝了一聲。領着花雲閣走了。花雲閣走後。那陶麻子的小玉喜子和徐阿獸的玉玲瓏才陸續來了。小玉喜子果然並不是麻子。不過麻子雖沒有那一臉的雀斑和痣。却也熱鬧的好似一天星斗。然而陶麻子飢不擇食。也就覺得十分可愛。他起初鑒於王祥秉的覆轍。還不敢十分親熱。誰知小玉喜子的應酬工夫却和花雲閣大不相同。他見陶麻子不敢和他親熱。便一納頭倒在陶麻子懷裏。做出種種肉麻相來。陶麻子知道他不搭架子。便也漸漸胆大了。兩人浪做一堆。這時那王秉祥因給花雲閣撞了他一鼻頭灰。又把衣服撕破。所以最是無聊。一個人斜躺在沙發上。瞧着印陶二人的浪相。更是發氣。便回轉頭來。看那獸子叫的玉玲瓏。時只見他長的身高六尺。腰大十圍。滿臉橫肉。一張血盆大嘴。瞧那樣兒一個不留神。還當是羅刹國裏特派的公使夫人呢。又看那獸子時。只見他兩手捧住了他那副眼鏡。戴上去。又除下來。除了下來。又戴上去。一刻不停的弄玉玲瓏。笑着問他做甚麼。獸子被問。心裏更覺慌了。擎着兩隻手。沒有放處。臉上笑。又不好不笑。又不好嘴裏想說句話。偏說不出渾身的筋肉。

只是不得勁兒鬧了一會。王秉祥忍不住喊道。時候不早了。我們要打牌就打罷。那三個姨子聽他們要打牌了。便立起身來要走。印大榮只得拿出三塊錢來。一一開發了。玲瓏老三拉住了印大榮的手。定要印大榮打好牌。便到他家去。印大榮答應他明天一定來。不來便是烏龜。那玲瓏老三笑着。又在印大榮肩上擋了一把。才娘頭娘腦的出去了。那陶麻子見小玉喜子要走。更是依依不捨。幾乎連眼淚都要掉下來。後來。拉着手。直送到旅館門外。大街上看他坐上車子去遠了。才回進來。其中只有徐阿默候。玉玲瓏去了。翻着眼。躺在籐榻上。只是喘氣。喘了一回。向着印大榮搖頭吐舌。想不到局是這樣的難叫。幸而我這腿還練過。把勢有幾斤力氣。所以還受得住。不然早已給他壓折了。說的印大榮等大笑起來。不一會。那茶房進來。收拾乾淨了桌子。散開牌來。大家坐下。扳莊砌牌。砌好牌還沒動手。打各人身邊的四十塊洋錢。早已一個個滾了出來。堆滿了一桌子。叮叮鐺鐺的亂得一片響。那幾個茶房在旁邊瞧着。也覺得詫異。又瞧他們打的果然是二十塊底的。十公二。因此便疑心。他們是幾個有錢獃子。也就不似方才的冷淡了。倒開水的。倒開水。絞熱手巾的。絞熱手巾。買香煙。開嘴。囁水裝水。菓碟子先生。長先生。短的川流不息。價服侍。把四人樂的好似騰雲一般。桌上洋錢搬得格外的嚮。

列位。印大榮這次約王秉祥等幾個人出來。頑你道他安的是甚麼心。原來他素來是以麻雀老手自命的。眼瞧着王陶徐三個都有些獸瓜腔兒。身邊又都帶着幾十塊錢。所以引逗他們出來。打這一場牌。滿望借此發一個利市。撈他一筆錢來做老三處的夜度資。這件事是千拿萬穩的。只是又怕王秉祥等都是小鬼頭。不肯打大牌。輸不多。因此便假說一個明又暗算的計畫。其實錢一到他袋裏。再要叫他掏出來。便任你撞死在他面前。也斷斷不會有這件事的了。這個計策。誰也不能不佩服他想的好。何奈老天偏要煞風景。和他作對。他平常和人父麻雀。不要說王秉祥等幾個獸子。便是再利害些的。撞在他手裏。他總是十場九贏。誰知這一次却糟了糕。王秉祥等三人。因都是生手。牌打得極慢。徐獸子更是伸長了頭頸。大睜着眼。慢得好似下棋似的一隻牌要打十分鐘。印大榮心裏煩燥。只是一個人要快。也快不起來。只好耐心守着牌過三圈。印大榮一摸。自己身邊贏不上三塊錢。一聽門外樓梯那架鐘。已敲了三點。暗想照這樣打法。再打上一圈。天就亮了。若不在這一圈內多贏幾塊錢來。天亮了。誰也沒有精神再連下去。想罷。便又聚精會神的打起來。這場牌應是印大榮收莊。徐獸子坐在印大榮的上家。所以莊位輪到徐獸子身上。祇有兩副牌了。誰知獸子素來沒有和過牌的。這會子却

大大小小連和了五六副本錢撈回來不算。還贏了七八塊錢。印大榮却輸去不少。第七副上印大榮恐怕又被他和。所以發牌時也十分留意。專一跟着他打。打到後來。自己手裏已成了彊。只餘着一隻白板。向桌上一瞧。只見已有了一張。却是適才徐獸子發的。便知道這張牌他決不會再要的了。放心打出去。誰知防了上家沒防。下家王秉祥拿牌一攤下來。却是西風白板。對撞的大兩檣。手裏還有中風。克子。桌上已有一筒明杠。核算起來。陶徐二人。每人都輸出三元。印大榮是發牌的人。應輸六塊。有零。然而徐獸子的莊。總算下來了印大榮一瞧。身邊的錢。不多不少。只賸了十二元。心裏暗暗着急。現在輪到自己莊上。只有這一付牌。若再不放出些手段來。連和他幾副。不要說贏他們的了。連自己的二十八塊本錢也撈不回來哩。心裏着急。臉上却不動聲色的。打那一副牌也打的差不多了。印大榮手裏是條子一色。等着五七條的和張。又有三隻白板的克子。這時又輪到他揭牌了。他一瞧自己那隻牌的隔壁一只背脊上微微有些斑點。認得便是那只白板。一時間暗忖。這隻白板若能把他掉換過來。給自己扛出去。和頭要大得多。而且還有扛上生花的希望。當下觸動心機。乘着那三人不防備的當兒。把三個指頭輕輕只一拈。兩隻牌的位置便換了過來。自己順手拿了那隻白板。偷眼望望那

三個却絲毫沒有覺察。心中十分得意。扛出來。照例在扛頭上拿了一隻。翻過來一看。原來是張一萬。自己用不着。便發了出去。誰知徐默子一見了這隻一萬。一聲狂喊。擲下牌來。原來又和了一付萬子。清一色。又是對對和。自然是滿了限了。王秉祥和陶麻子每人輸他六元。印大榮發牌應輸十二元。方才輸贖的給他。剛剛恰好印大榮恨得把自己調換白板的那隻牌翻過來。一看恰好正是自己的。和張五條。這可氣上加氣。要想逼他們三人再打下去。何奈這時天已大亮。自己也疲倦不堪。只好罷休。茶房見打罷了牌。便綃手巾送稀飯進來。問先生們還睡不睡。王秉祥道。不睡了。我們就要進城去的。你開賬來好了。茶房答應了。候他們吃好了稀飯。便把賬單拿上來。四人一看。只見賬單上寫着房金二元八角。酒菜四元七角八分。香烟一廳五角。嘴喰水四瓶八角。稀飯一元。果碟四盤八角。小賬九角八分八厘。一總是十元八角六分八厘。徐默子這時因贏了錢。快活極了。一瞧這賬。忙拿十一塊錢付與茶房。說這是賬上的零數。不必找了。另外又拿出十塊錢來說。這是賞給你們的小賬。那茶房吃了一驚。忙接在手裏。千恩萬謝的去了。印大榮見徐默子給茶房十塊小賬。也暗吃一驚。要想上前阻止。此時已來不及。茶房出去了。便埋怨他不應多給默子道。你昨天不是說我們父的大牌。他們伺候得。

勤應多給些小賬的。況且這錢是我贏的與你無干。印大榮急道：你忘了我昨天說的場上雖叉着二十塊暗底須作兩塊底計算。變徐獸子這也好。我贏的一總二十六塊錢除掉旅館開銷二十一塊只餘着五塊。我還應得五角。現在我這五角也不要了。一總還與你們罷。說罷便把五角錢放在桌上。印大榮瞧獸子忽然一點不獸了。說出話來頭頭是道。倒也無可奈何。他這筆賬結算下來自然是印大榮會了。這一夜的鈔當下印大榮便把徐獸子恨的切骨。暗忖着日後務要慢慢的收拾他。誰知獸子自從這天早上一回學校便把自己的四十塊錢全向會計處一繳。身上沒有錢任你咬他的肉也沒用。印大榮沒法只好仍逗着王陶二個每晚出來廝混。這樣的混過了兩個星期。一天早上只見那校裏公佈處忽然貼出一張佈告。上寫道：

學生印大榮……等……人欠繳本學期學膳費……元。經本校會計處屢次嚴催迄置不理。顯係有意違犯校規。茲特於本日始暫行停止該生等之受課及給膳。並限於一星期內將學膳等費如數繳清。倘仍任意遷延。當即開除學籍。以昭儆戒。此布。

校長……

介紹顯微鏡報

是報三日一紙格式材料均極新穎所聘特約撰述如天虛我生周瘦鵠嚴獨鶴王鈍根陳小蝶陳小翠周拜花劉蟄叟劉豁公朱大可平襟亞徐哲身陳秋水奚燕子吳覺迷王小逸張恂子諸君均係一時名宿即鄙人亦爲擔任長篇言情小說一種名曰

如此銷魂

諸君花前酒後試一讀之未知亦能銷魂否也（佛影）

顯微鏡報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百五十八號

顯微鏡報價目

預定全年二元（附送佛影叢刊一部）

預定半年一元一角

預定一月二角

零售每期二分

顯微鏡報

本館爲優待購閱佛影叢刊者起見特於本書附送優待券凡持此

優待券

每券
一回

券直接向本館定閱顯微鏡報全
年者按照定價九折收費

剪裁集

年來傭書海上。以餘間爲人作改詩匠。遠近學子。頗復採其虛聲。馳箋就正。香溫茶熟。遂付剪裁。其較愜心者。亦爲錄而存之。彙成一編。附我叢刊之後。佛影誌。

金濤字子長浙江長興

影廬詩集序

在昔太湖三萬六千頃。而笠澤乃著叢書。聖門七十有二賢。而游子獨傳文學。未妨綺語曳幄。裏之餘香。大有閒情。作帳中之巧。笑得兩間之奇氣。傾三峽之狂瀾。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此吾友朱子影廬詩集之所以作也。夫其通倪丰裁。徇齊逸思。披陳編五千卷。通畫學十三科。山水邊其吟。襟烟雲助其供。養箸村酒。暖憑碧浪。以揮毫。顧渚茶香。命小紅而低唱。吹笙同調。望子晉若神仙。擊躑聯吟。呼微之爲才子。藍田日暖。不足以寫其溫也。滄海月明。不足以昭其豔也。庾嶺梅花。不足以比其潔也。隋堤楊柳。不足以致其纏綿也。矧其游迹。曾歷京華。鶯出遷喬。鴻飛留爪。望雲千里。鄉情进入詩情。懷刺三年。燕市仍同吳市。歎韶光之易逝。望富貴兮未來。既憑西笑以馳驅。空負南金之聲價。然而爛

羊爵賞徒易世以爲羞。屠狗功名詎乘時而足。貴羊叔子不如銅雀妓。此日堪憐小家女。得嫁汝南王。十年乃字琴彈流水。伯牙終遇鍾期賦。擅凌雲司馬或逢楊。意我言如是。聊爲揚子解嘲。君意云何勿謂癡人說夢。而僕與君歡聯棠棣鬢。年騎竹馬嬉游。臭合芝蘭壯歲逐雲龍。上下雜花生樹時傳希範之書。春草池塘每續阿連之夢。大塊之文章假我異曲同工。他山之攻錯。逢君雙煙一氣所願善韜光采愛護波濤。探奇青豆之房。遺惑赤華之舍。繫千鈞于一髮。集萬古于寸心。名山事業願附騏驥而傳濡筆淋漓深愧粧糠之導。

周母郁太夫人壽序

綠嶺萃吹笙之妹。鳳竹調元銀臺臨鳴玉之仙。蟠桃正熟風輕柘館讌。東閣而開樽。春在杏林頌南山而介壽。瑤島盡神仙之客。蓬壺乃鸞鶴之羣。則有西池王母默操難老之符。南岳夫人早攝長生之印。餌四兩之丹砂。花原益壽聚一門之風雅。樹號恆春。嬌女左芬獻新詩以博笑。佳兒潘岳奉板輿以承歡。如我周老伯母郁太夫人者。太夫人生本名楣毓。由望族持躬淑慎秉性端凝。攝蘋實於澗濱。採桑條於陌上。工織紅組紈之事。譽擅鍼神肄女師德象之章。才逾不櫛泊乎詩歌弋雁禮重齊牢樂奏房

中風高林下能言秋月便是詩人欲畫春山還呼夫婿旣而烽烟騰沸弧矢縱橫僕遠者逃征松者伏心驚鶴唳方欣舉室安全目斷鴻嗷轉嘆生涯落寞太夫人獨甘淡泊自勵勤劬撫井臼以躬操謝鉛華而不御男錢女布悉于經營赤米白鹽都無匱乏若夫事衰親能養志相夫子以無違挽鹿同車聞雞問寢幸威姑之健在親飮旨甘攜嬖嬪之諸嬖上承色笑侍疾則帶恆不解奉匜而事必躬親白華賡東晉之詩婦當子職黃耆進奚斯之頌嘏祝王林尤推純孝之風允協柔嘉之則至若書傳畫荻苦咽和丸承棨戟之家風振弓刀之閱閱去長橋三害孝侯之威烈長存秉戎政十年公瑾之助庸不朽尤秉義方之嘉誨益隆武庫之英稱哲嗣恭先先生學富韜鈐望隆柱石定牧野會周之局盪滌殷頑統少康興夏之兵維持華胄厯官要職疊著循聲將軍仍是書生武功乃兼文德而太夫人猶復深其誥誠重以訓詞除暴所以安良積善斯能餘慶由是噓其善氣衍作吉祥用能種厥仁心蒸爲茀祿惠周桑梓昔年之推解同沾頌到升恆他日之期願預祝徵貽彤管頌溢丹縑某某誼忝通家情深邱里飫聞懿行敬闡徽言愧非織錦之詞聊答鳴珂之韻金仙難老願偕寶婺以齊輝珠樹長春敬祝慈雲之永護

駢體最忌意俗詞俗。鄙意以爲與其作俗語。毋甯作豔語。右文二篇。因作者力求穩妥。間涉濫調。余復以筆叢脞。不暇多改。略事刪節。猶未愜意。作者倘能多讀六朝文。會心自不遠耳。(佛影)

題朱景廬詩稿

看君猛着祖生鞭。黃絹新詞世早傳。野鳥孤飛姜白石。長虹一飲李青蓮。論交貧賤情如水。曠世襟期夢亦仙。側帽風流誰省識。但將心事付吟箋。

偶感

買絲祇合綉嬋娟。红豆相思憶昔年。薄醉難消才子恨。深情易受美人憐。別時眉柳猶垂葉。往日鬢雲欲化烟。十載湖州聯舊約。再來可是綠陰天。

新聲重唱女郎詞。人面桃花繫我思。枕上瑤函添別夢。尊前錦瑟怨芳時。玉蟲早爲釵翹瘦。金雁應憐義甲癡。不是屏山天樣遠。小樓燈火費猜疑。

寄朱景廬

與君廿載聯蘭譜。可有池塘夢也無。老去未忘名。世業竭來好。證歲寒。圖危欄。風絮成新詠。明鏡霜華。

悵。故。吾。何。日。天。涯。攜。手。去。卜。隣。同。住。美。人。湖。

唐和華浙江寧波

酒樓口占

填胸恩怨總模糊。淮海功名屬狗屠。馬齒頻加悲逝水。鵬程累蹶悵窮途。偶停賈島尋詩屐。且醉文君賣酒鑪。歸去黃花同一笑。故鄉信美是蓴鱸。

贈別

望斷寥天雁。字排蒼江短。褐獨徘徊。萬千哀樂渾無據。弔夢歌離又一回。楊花和淚撲金卮。山鷗鳩啼路未知。尋得錢塘江上夢。殷勤去訪弄潮兒。

別情

舉裳含淚送君行。銷盡離魂玉笛聲。縱有文通一枝筆也難描寫。此時情相看無語意逡巡。檣燕風鴉各愴神。解識桃花潭水意。天涯愁煞女汪倫。

點絳脣 前題

一樣東風杜鵑吹去鶯留住薄魂無據門外梨花雨 指手天涯淒絕長亭暮伊人去平蕪遠樹綠遍江南路

譚保華浙江杭州

客中懷友

氣笛聲中一黯然故鄉回首入雲烟行蹤自笑如萍葉吹聚春塘又一年
將離花發雨如絲杯酒勞君一致詞解說生涯原草草屋梁月落不須思
旅店宵來月映天微風吹夢墮窗前故人已在屏山外何況屏山有萬千

張鴻鈞江蘇崇明

三更

竹簷殘漏聽三更起坐中宵無限情壓野霜痕摧瓦卉亞枝花氣夢流鶯天垂河鼓星初落寺暗江船
火又明兀兀燈前我何意秋來放筆幾回驚

元旦

桃符換了報初春。萬紫千紅又一新。柏葉杯宜傳四座。椒花頌欲獻雙親。人如玉雪何嫌淡。家有梅花未礙貧。馬齒徒憎休自悵。且搜佳句遺良辰。

春遊

郊野間行意倍欣。嬉春兒女各爲羣。一鳶影欲因風遠。諸鳥聲還隔岸聞。紅杏池台花氣暖。青旗城郭夕陽醺。歸來坐對金缸晚。竹院誰家紡織勤。

花間飲酒

花氣烘晴晝閉關。消愁莫放酒杯閑。醉鄉一覺天初暝。歷亂盤鴉正滿山。

野行

興來躡屐好尋幽。無限風光眼底收。山鳥當春呼覬覦。巖蘿經雨綠沉浮。輕晴雲氣猶垂脚。野水蘆芽正出頭。醉倚枯筇歸去晚。獨搜佳句破新愁。

閨怨

九十春光淡蕩過。梨花院子晚風多。不因樓上珠簾捲。自有輕寒到翠窩。

酒酣

酒酣天欲暝。忘却在花間。多讀南華句。夢中蝴蝶還。

葉紲浙江錢塘 以下女士

偶得

前頭嬰武不曾醒。兒自吟詩母誦經。靜裏光陰原不覺。夕陽移過小窗櫺。

初著新衣

盤龍壁鏡細端相。初試新衣稱體長。阿姊笑儂儂。笑姊去年今日耐思量。

遊南高峯

結伴登臨好扶筇。上翠微。野花當路艷。山鳥背人飛。雲氣白於絮。黛痕青上衣。泉聲終戀我。歸去尙依稀。

裘德瑜江西新建

曉起偶占

風來畫閣簾旌動。雨過中庭草木香。領略碧山好詞境。髻鶯微翠拾衣黃。

菩薩蠻

苔痕繞砌蟲聲咽。紗窗影透娟娟月。暮地暗愁生。秋花瘦一檠。還鴨爐煙篆殘。琴書親檢點。半晌停刀剪。將夢雁初。

眼兒媚

小樓初暝。朔風寒。香蘊玉爐殘。惺忪何意。愁嫌衾重。病怯衣單。分明又是年將暮。歸路計漫漫。宵來清夢每隨明月飛度鄉關。

姚楚英江蘇南匯

汕頭舟中

落日滄溟覺晚涼。海波倒影耀奇光。弄珠神女能思我。應有簫聲起大荒。暮霞爭逐醉魂飛。吹面潮腥覺漸微。半晌憑欄還自笑。海鷗也著淡黃衣。

張彩霞江蘇上海

雨聲

敲窗細雨斷腸聲。累我深宵夢不成。數遍屏風三十六。亂愁如草一時生。

花朝前一日作

急雨飈風旅客驚。落英無計滿書城。子規大有傷春淚。明日花朝未肯晴。

遊法國公園

楊柳依依傍水邊。蘆蕪漸漸欲成煙。遊人盡說名園好。方便尋春不費錢。

顧渭清江蘇南匯

新年

爆竹聲傳萬象新。比隣兒稚各嬉春。研冰自寫梅紅帖。好語憑誰祝紫宸。

雨聲

東風吹瘦雨絲絲。正是香銷酒醒時。好夢未成天欲曉。五更心事落花知。

紅梅

流霞一樹暗香飄。萼綠仙人酒未消。廣袖半斜嬌欲語。入春顏色最魂銷。

春夜

小雨綿綿下。園亭草色青。玉簫聲不斷。吹與杏花聽。

君子竹

月地檀欒影自搖。書生膽氣未全消。綠章敢上通明殿。彈瘦西風一夜蕉。

小樓夜坐

樓外煙蕪綠未齊。樓心燈火獨低迷。故鄉半載無消息。難怪啼鵝澈夜啼。

殘紅

殘紅片片任風吹。散入春城夢不知。一夜落花深幾許。有人吟出斷腸詩。

曉起

拂拂東風送好香。桃花磧面試晨妝。鬧紅庭院無人到。飛上空階蝶一雙。

桃花

桃花薄命有誰憐。流水空山獨自妍。幾日清明時節雨。鷗鵠啼破一溪煙。

顧佛影招收問業弟子簡章

一、名額以三十人爲限男女兼收額滿截止

二、國文程度須在中學以上略具文學根柢者

三、研習科目分詩詞曲辭文散文小說六種兼習或選習者聽便

四、評改課卷每月以四次爲律遇有疑問隨時函詢

五、學費每年三十元分兩期預繳

六、小說佳卷可介紹刊登於日報或雜誌其酬資由作者自得之

七、投寄課卷隨附郵票

通訊處上海邑廟大假山浦東旬報社

民國十三年五月初版

佛影叢刊全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零售七折

著作者 南匯顧佛影

發行者 浦東旬報社

代售者

顯微鏡報館
上海望平街一五八號

一新商店

上海新北門內小世界隔壁

印刷者 彩文記書局

上海華德路高廊橋堍

外埠函購逕寄浦東旬報社可用
郵票代現不折不扣寄費一成另加



A541 212 0001 4581B

所有版權

848

852

~~1612856~~

上海图书馆藏书